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一腔热血献国防

第二十三册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

警营勇士

在武警部队里有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和传奇式的人物。

他们赤胆忠心，艺高胆大，成为人民群众的保护神，犯罪分子的克星。下面的几个小故事，就是他们战斗的掠影。

他荣立过二等功；他被评为第八届昆明市“十大杰出青年”；他被武警总部评为“忠诚卫士”；他就是被武警云南总队破格提拔的二支队五中队排长方红霄。

盛夏的昆明依然温暖如春，一场雨后更是使人透心的凉爽。方红霄来到第二候车室，当他顺着右边一排靠背椅中间的走道巡视时，一名中等个头，穿一身浅灰西服，洋头卷发，留八字胡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那焦急的样子，好像屁股上有针扎似的。

凭感觉，方红霄放慢了脚步，绕道来到那人的身后，站着仔细观察。只见那人不时地用手摸摸腰间，而所触之处露出鼓鼓囊囊和硬梆梆的东西。

“不好，是枪！”方红霄大脑屏幕上立刻显示出警觉的信息。

看到那人坐立不安的样子，方红霄走到他的面前礼貌地问道：“请问，你到哪里去？”

那人听到问话，根本不答理，直到方红霄用手揽拽了拽他的衣袖时，才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恶狠狠地说：

“怎么！到哪儿你也管？”

“请不要误会，我们在这里是执勤的！”

“那你就去执勤吧！何必多管闲事呢？”

“请你接受安全检查！”

那人一听说要检查，故意扯高嗓门大声喊道：“这么多的人你不查，怎么只查我呢？”

“你不要激动吗！”说完，方红霄用手拍他的肩膀。

不拍不要紧，这一拍，那人像触电似的，“噌”的从地上跳起站在靠背椅上，大声嚷嚷说：“打人了！武警打人了！”

他这么一叫唤，立刻博得了人们的同情，周围的旅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方红霄团团围住。

面对这情绪激昂的场面，面对这一触即发的事态，方红霄沉着、冷静地说：

“请大家静一静，对旅客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是我们执勤人员的职责。为了防止易燃、易爆和走私物品上车，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和他素不相识，又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跟他过不去的地方。刚才是他太激动，我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好好说，并没有什么恶意。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不查你们，偏偏找到他呢？”

说到这里，方红霄有意停了停，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他，然后接着说：“如果有的人要耍什么花招蒙混过关，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哗哗哗”。

方红霄的话音刚落，人们便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旁边一个穿牛仔服的青年人伸手把那人从椅子上拉了下来，开玩笑地说：“你小子就下来吧！站这么高干啥？”

那家伙见自己的把柄已被方红霄抓住，贼眉鼠眼一转，立刻强装笑睑，

点头哈腰地对周围的人说：“好的！好的！我们自己解决。”说完拉着方红霄的手往外走。

方红霄跟着那家伙来到站外的一个僻静处，他小声对方红霄说：“老兄！只要你放我一马，我给你 2000 元钱，另外再送你一支枪玩玩！怎么样？”

“那好啊！”方红霄顺水推舟，说完立马伸出右手，装出一副要钱的样子。

谁知，那狡猾的家伙看出方红霄的意图，往后退了步，笑眯眯地提出了条件：“我说，这儿怕太明显了吧！我们还是另外找个地方为妙。”

方红霄想：自己手无寸铁，怎么能跟他走呢？这分明是个阴谋，不能这么干！

他用强硬的口气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枪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没等方红霄把话说完，那家伙看看四周没人，迅速地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用身子挡住视线，像吓唬小孩似的把枪对准了方红霄的胸部，凶狠地说：“你放我走还是不放？”

多次都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方红霄根本不在乎这些，更不怕他的威胁。他抓住歹徒表面凶狠内心空虚的特点，义正词严地说：“你可以开枪把我打死！今天，你是跑不了的！”

说完本能地用左手去夺他的枪。

歹徒抱着横竖都是死的心理，那罪恶的手指扣动了板机。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方红霄迅猛来了一个后倒，“砰”的一声，枪声划破了车站的上空，也惊动了所有的旅客和车站工作人员。顿时，整个车站大乱起来。

就在方红霄倒地的时候，那歹徒一看没有击中，急忙调头夺路而逃。方红霄一个反弹动作，从地上跃身而起，只身追去。方红霄离那歹徒只有七八米远。他利用前面的一个花台做掩护。同时，顺手从花台上抓起一个花盆拿在手中，候机出击。

趁歹徒在寻找退路之机，方红霄曲线冲了上去，在歹徒举枪左右瞄准还未击发之前，重重地将花盆砸在那歹徒的脑袋上，歹徒一个趔趄，摔到在地上。

歹徒一骨碌翻身起来，又举枪对准方红霄。方红霄往右一闪，一个箭步上去，飞起一脚，把那家伙右手腕上的枪踢飞出三四米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方红霄纵身跃起，一个骑马蹲裆式骑在那家伙的背上，迅速将其双手反拧过来，解下鞋带把他两手捆在一起。

方红霄把歹徒提了起来。逐一搜身，又从他的腰间、腋下、裆部搜出 3 支手枪。

这一仗，方红霄共缴获手枪 4 支，子弹 96 发。

人们看到方红霄把歹徒制服，又从他身上搜出枪支，佩服得连连称赞。刚才帮助那歹徒说话而指责过方红霄的人惭愧地说：

“对不起，我们错怪了您！”

当他以龙老板的身份走进桥东饭店，几乎一切都陌生了。趁电梯运行的时机，他打量着反光镜中的自己，油光整齐的头发，大墨镜遮去了半张瘦长的脸，沉甸甸的黑密码箱提在手上，有几分神秘。

“四楼”开电梯的小姐报了楼层，他带着“保镖”陈胜泳跨出电梯门，

直奔 410 房间而去。

他知道这是在演戏，一幕公安局策划导演的惊心动魄的话剧。与公安机关协作侦破，他不是第一次，凶险艰辛的场面他见了不少。但像今天这样化装成外籍老板打入贩毒集团内部，的确还是第一回。

这位龙老板的名字叫覃耀松，是武警部队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保卫股长。他身边的保镖陈胜泳，是位有勇有谋的散打擒敌高手，别看他长得并不强壮，却臂力过人，浑身鼓满了小馒头似的疙瘩肉腱。久经沙场的覃耀松显得极为冷静，陈胜泳却因初次出征而兴奋异常。

在房间里，陈胜泳将密码箱调换了几个位置，最后塞到床底下，瞅瞅似乎还不太合适。慢慢悠悠吸烟的覃耀松说话了：

“算了，就放在床底下，不会有什么事的。”

“笃笃笃”！门被敲响了三下，这是牵线人预先告知的暗号，说明要会的“客人”到了。

覃耀松扭动了一下身子，背朝着门，示意小陈去开门。一个精瘦的络腮胡贼头贼脑地走了进来。这人脸色腊黄，可能是吸毒的缘故，仿佛好久没见太阳的黄韭菜一般，他一扭屁股，坐到了床沿上，眼光却瞟着床下的密码箱。

双方紧接着展开推磨战，龙老板心中暗自好笑。因为他拼命压价是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待时机成熟，又主动撤退了一道防线。

“好吧！不行就多一点，3.5 万。再多一点不要。”

腮络胡也让了一步，“行吧，咱们一言为定，少一点也不卖。”

龙老板又说：“这个价也得看货才最后定，货不好可不行啊！”

腮络胡拍着胸脯打保票，拍得嘭嘭作响：“两天后交货。”

几天后，天刚刚放亮，龙老板覃耀松就早早醒来。一切准备就绪，便第一个钻进了整装待发的战斗车辆，没想到车上多了一位女记者。没有时间再多劝说什么了，覃耀松对女记者叮咛几句注意安全的话，便命令出发。

黑色伏尔加如离弦之箭，穿过闹市，飞出市郊，向礼陵方向飞驰而去。

株州和礼陵交界处，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但今天却变得不同寻常。大毒贩黄大头端坐在轿车里，两眼像鹰一般，观察着四周。任何一个细微的迹象，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

时针已指向 9 点 50 分了，买主还没露面，约定的 10 点，这 10 分钟内不会出现意外吧？

黄大头表面虽然十分冷静，但心里还是打着鼓。那两边的山林里，总好像潜伏着致命的杀机。尽管狡猾多端的他在一个小时之前就踩过山了，可这会儿心里似有某种不祥之感。

的确，一个由公安、武警组成的钳子已向他们夹来了。

那辆黑色的伏尔加终于出现在交界路上的一边。与黄大头的车保持了二三十米的距离。黄大头戴上大墨镜走下车，瞪着那双阴森森的眼走向伏尔加车，“验货吧。”

龙老板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对方从坐垫下取出个麻袋片包，就向山林里走去。龙老板心里暗自着急。进了山，个人危险事小，暗号发不出去怎么办？岂不要误大事。

“不行，不能往里走了。”

“为啥？”

“赶紧看货就交钱，万一有个情况，咱们跑都来不及。”他吓唬对方说。

对方还真害怕了。折身回到路边，打开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小包裹。

里面，终于露出了他千寻万觅的白粉。就是它，曾使多少良家青少年误入歧途，又使几多的人家破人亡。它就像洪水一样，吞没了人的良知。

龙老板用指尖沾了一点放到舌头上，顿时，满嘴苦麻，证据已经在手，他走到公路中央，摘下墨镜。

嗖—嗖—嗖—！

两辆中型面包车从隐蔽的山弯处急驰而来，堵住了前后的去路。刹那间，武警、公安干警们从车内飞驰而出。

“不许动！”“不许动！”随着回响在山凹里的厉喝着，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你们……大概，弄错了吧！”黄大头狡诈中带着绝望。

当锃亮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时，他发出了哀嚎，“完了，一切都完了……”

龙老板也被扣上手铐，他心里直想笑。因为，他是胜利者。这种胜利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他的良苦用心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的心，早已回到了警营，回到了战友身边。

罗斌，1.8 米多的个头，不胖也不瘦，黝黑的圆脸上，嵌着一对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很有神，很动人，那身得体又充满朝气的绿警眼，配上一副“二杠一星”的少校肩章，显得更“帅”、更“派”。

罗斌家在四川云阳，父亲是县委机关干部，很喜欢体育。受家庭熏陶影响，罗斌从小学 3 年级起就拜师学艺，练拳习武，掌握了不少“套路”，有了“瘾”成了“癖”，连续多年从未间断。每次全校、全县运动会都大出风头，总要拿几块金牌，夺几项冠军。

1981 年 10 月，刚刚过了 16 岁生日的罗斌，由于“功夫厉害”，被接兵人一眼看中，穿上军装当上兵。

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罗斌踏进警营大门，射击、擒敌技术、投弹、越野、器械……没多久，就像羊群中骆驼般很快“冒”了出来。第一次打靶比赛，速射 15 发，轻轻松松打了 140 环。每次擒敌比赛，过五关、斩六将，又痛痛快快夺来了全支队的冠军。部队摆擂台，28 个代表队，每队 5 名选手，他脱颖而出，夺得散打第二名……

关于他的故事、传说有许许多多，光绰号足有一箩筐，什么“不信邪”啊，“天大胆”啊，又什么“楞头青”啊，“拼命三郎”啊，等等。

其实，不管喊什么，叫什么，称呼什么，最后评价起来，都不得不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夸他是“虎将”，是“帅才”。罗斌从班长、排长，如今已是特警队的队长了。

这是一次抓捕行动。

夜，已经很深，这座大巴山下的古城，经过一天的喧嚣，沉浸在少有的宁静中。

然而，身着迷彩服的罗斌，率领 4 名队员和公安局的干警一道，轻捷如燕，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城郊结合部的“丰华旅馆”。

106 房间，4 个铺位，住了三个东北来客。他们自称是到四川采购中草药材的。然而，诡秘的行为，交往的人员，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频繁转移，早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经深入调查、证实，他们正是被我通辑多时、杀人夺枪、抢劫银行的重大犯罪团伙。主犯“崔秃子”26 岁，已经是三进宫

的“老犯”。家在大兴安岭，长年在林子里转，不但身子骨特别硬朗，而且练就一手好枪法，是远近小有名气的打猎手。可就是不走正道，吃喝嫖赌不说，还时不时“杀”出去，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最后发展到打死武装干部，夺走枪支、弹药……

“咚！咚！咚！”

女服务员敲响“106”房间的门。但没有反应。

“咚！咚！咚！”

二三分钟后，才听到里边传出不耐烦的吼声：

“谁呀？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我是服务员，对不起，4号铺来客人。”

“不是讲过了嘛，别再安排人，我们多付个铺钱就是了。”

“实在抱歉，所有的房间都满了。这位客人暂时休息下，天亮就要赶班车。”

……

又过了几分钟，门终于慢慢打开。

不等屋里人反应过来，按事先确定的方案，罗斌和2名战士，一名干警，闪电般闯了进去。

罗斌不愧是足智多谋，沉着老练的干将，他抢在最先，但并未对“开门人”急于采取行动，而是抢占窗前的有利地形，用探照灯似的目光对这三个“客人”，统统扫视一遍，发现紧靠窗户2号铺是个秃顶，尤其是枕头内侧有明显的“隆起”，很可能是“家伙”，而这个秃脑壳，无疑就是主犯崔某。

五大三粗的“崔秃子”，可不是那种草包窝囊废，他心黑、手狠，而且颇有心计，就连住处也是费了番思索。招待所不能去，饭店、宾馆也不能去……这些地方虽然条件好、舒适，钞票也不在话下，只是周围的人不“协调”，多是公安人员。而在这城不城、乡不乡的“大众化”场所，来往人员很杂，不显山、不露水，心里踏实。

但万万没想到，住进头一天，就遭“暗算”，并且一下子进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深知凶多吉少，祸事临头，幸好“家伙”就在身边。管它三七二十一呢，操起来便抠板机……

不料，一时疏忽，出了纰漏，连“打”几枪均未“发火”，原来是关着“保险”。

就在这短短的眨眼工夫，机敏过人的罗斌，马上攥起铁拳，朝着崔秃子头部狠狠砸去。

崔某也不是省油的灯，从对方出手呼呼生风的架势，断定来者不善，立刻往下一缩，只刮了点皮毛，没有击中要害部位。紧接着，他也很熟练地来了个“双脚倒钩”和“抓裆后袢”，本打算把对方撂倒，有个喘息时间，好越窗而逃。

擒拿、格斗、散打，罗斌门门通晓，样样熟悉，并且在多年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一路”，尽管崔某也练过拳术、硬功，但在特警队长罗斌面前，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他先报以“勾腿压腹”，紧接着就是“砸面击肋”，最后一招更绝，来了个“拧脖锁喉”……就这样，在战友们的全力协助下，三下五除二，把这作恶多端的罪恶团伙，一一擒获。

铁虎出散地

一首诗在以“夜战铁虎”著称的济南军区某坦克团的作战室回响着，9名校官脸色凝重地听着老诗人曾卓的这首《铁栏与火》：

虎在狭的笼中旋转
它深深地俯嗅着
自己身上残留的草莽气息
它怀念大山森林深谷……

读这首诗的是“铁虎团”政委姜忠玉。他在团党委训练改革会议上读这首诗时，眼镜后面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焦虑，这与他沉静从容的儒雅气质很不协调。而团长秦永奎几乎坐不住了，血丝在他眼里织了密密的网，他的躁动让人想起渴望在林中咆哮的猛虎。

不仅仅是秦永奎，这个以“夜战铁虎”而闻名的全军装甲兵系统的坦克团也是如此。尽管它独占了许多全军第一：第一个装备某型主战坦克的团队，唯一参加全军首次夜间实战演习的坦克团。并从总部、军区夺回许多标志着第一的奖牌锦旗。然而那些远去的辉煌无论对团队还是这个党委班子，此时都是一种沉重的负荷。刚刚休假回来的秦永奎说，他回老家时，看到一台推土机陷进烂泥滩孤立无援，突然脑子里就蹦出一个念头：假如我的坦克团在这种不熟悉的地域与敌人作战怎么办？应付未来战争，对于一个作战指挥员来说，不能不想到作战地域，尤其是对作战环境依赖性相当大的坦克部队。但传统的战法训练，仅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的，夜战训练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必须突破这种训练法。秦永奎急匆匆赶回部队。在党委会上提出：“铁虎团”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装甲兵夜间训练模式并具有实战价值。整整 3天了，9名常委争论不休。

“虎入深山才能显示出它的威风。”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

“放虎归山！对！走出散地练精兵！”姜忠玉双眼闪过一丝极为锐利的光芒。与姜忠玉一样熟读《孙子兵法》的秦永奎腾地站起来：“我来说，‘散地’一说原自《孙子兵法》，原指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在兵法九地中，它最为优越和从容，但正是这种优越和从容助长了指挥员的惰性和战斗员的依赖性。体现在训练中，表现为在熟悉的地形甚至在房前屋后搞训练。像各人种各人的自留地一样。这种沿习多年的训练模式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上考场当冠军，上战场当败军。整团整营的实战演习，在陌生地域单是作战协调与合成就很难瞬间实施，更谈不上漂亮的突击与穿插，若是置于战场，后果不堪设想。”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我们‘铁虎团’要的是拉出去足以在任何情况下决胜，而不是临战才像组装机器零件一样疲于应付。”姜忠玉补充说：“没有攻击就没有主动，没有合成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攻击。”

合成，真正意义上合成就必须走出训练场上“散地”。一个以“精兵合成，群体编组”为核心的训练模式，被这群操枪弄炮的军人们起了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铁虎出散地。

从单兵种到多兵种，从技术到战术，从整连到整团的协调合成，在“铁虎团”全军一流的坦克预习场观察台上，通过微光夜视仪，你可以知道全团每个官兵的配置与战法训练的实施。简单地说，技术训练全团在一个综合场地上展开，或操枪弄炮步坦协同，或埋锅做饭抢修装备。而战术训练犹如《孙

子兵法》中的首尾相顾的常山之蛇，协同快捷全面迅速。重要的是指挥员的每个战术思想通过战术演练瞬间可以实施并迅速完成。

如果仅仅在综合预习场训练，依然身处散地。技术训练结束后，铁虎团直扑鲁中某山区，实施加强坦克夜间山地进攻战斗，后又赶至以“孤岛荒原”著称的某海滩，实施抗登陆训练。坦克开得动打得响联得上了，“铁虎出散地”的训练效应出来了。然而一次红蓝军攻防演练，却给“铁虎团”迎头一飘冷水。蓝军的配置是以某国装甲兵作战模式设置的，作战模拟中，红军 8 种新战法都攻不下蓝军的一个山头，“铁虎团”引以为自豪的十几种战法，在实战中却发挥不出预想的效应，副团长刘俊岭、吴广民极其果断，立即淘汰或修改这些战法。训练中可以失败百次千次，但战场无亚军，必须提高指挥员的实战指挥能力。一套以军官训练为主体的训练改革方案在鲁中某山坳酝酿成熟，在山坳或峰巅，图上推演着模拟攻击与防卫部署，每个课目每种战法必须经过多次实战测定，“铁虎团”才视其有效，靠这些，“铁虎团出散地”的训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铁虎团”形成了以往 3 年才能获得的战斗力。

这种经过实战演练锤炼出来的战斗力。加上多次实战测定的优秀战法，使“铁虎团”足以在任何条件、任何地域中决战决胜。

这是真正的秋天，这是真正的沙场。上级训练部门调该团到某山地靶场点兵，并观看他们红蓝军之间的山地攻防战术对抗。野战阵地上蓝军组成多重火力网，前沿设置了混合雷场障碍以及强烈的电子干扰。阵地上，红军集中火力压制蓝军火力点，工兵分队迅速破障，通信分队实施反干扰，同时一只只铁虎仰天长啸，旋即插入蓝军阵地。团直属高炮、装甲兵相继投入战斗，组成空中火力网实施拦截。15 分钟后，蓝军阵地被撕开一条突破口……

“铁虎出散地，威猛实战知”。月色弥漫的山地里，所有的人都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姜忠玉、秦永奎站在残存着硝烟的坦克上，不约而同地诵起了那首诗：

站起来
两眼炯炯屯发沅
锋利的长牙露了
扑出去的姿势
使笼外发出一片惊呼……

无预案的对抗演习

三发红色信号弹清晰的弧线，在深蓝的天幕上划出三道硕大的“ ？ ”。刹那间潜伏在塞外大草原百余公里内的两支坦克骤然乍起。如雷的轰鸣，震碎了大草原厚重的宁静。一场集群铁骑的厮杀就此展开。

这不是一场寻常的坦克对抗演习。这是我军迄今最大的装甲集群对抗，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贴近实战的无预案对抗演习。某部坦克团自 1993 年承担总参兵种交给的坦克部队训练改革至今已整整三载。如今他们已完成了所有项目。为能真实全面地检验坦克团的训练改革成果，集团军首长专门酝酿将之放到对抗中加以验证。若按惯例，演习之前设计好对抗方案，对抗的“ 红 ”、“ 蓝 ”双方则依计而行，但担任“ 红军 ”坦克部队执行指挥员的坦克团团长贾玉荣却对此提出异议：“ 如果依方案对抗，怕不能全面高质量地检验训改的所有内容，所以我请求与‘ 蓝军 ’公平竞争，来一次无预案对抗！”

语出惊人。

总参兵种部专家的脸是严峻的。因为该团是全军唯一一个担负训改科目的团级单位，他们这次对抗的胜负将直接关系到训改科目的质量鉴定；

集团军首长的脸是严峻的。因为他们的胜负将关系到本单位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质量；

坦克团其他领导的脸是严峻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团长本人，更关系到全团官兵三年不懈努力的成果和他们的集体荣誉。

但最终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欲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欲真实全面地检验训改成果，只有选择最贴近实战的无预案对抗演习。

其时，坐在坦克指挥车中的贾玉荣，脸色也是严峻中透着沉稳。这种超常的沉稳气度，来自他对这三年中身体力行探索的自信和对全团官兵高度投入的充分把握。这一点，在现场观战的首长和专家们则从他干净利落的三步登车中获得了一丝信息。同往常的每次训练一样，贾玉荣的指挥车又第一个推进了驱动杆。顿然，铁骑的钢履刨起一股坚硬的沙尘，像一头怒吼的雄狮朝前奔突。巨大的车体由于惯性和震动，使牢牢扎在车座上的贾玉荣首先接受不可抗拒的震撼。接着一股撼人的刺痛，便袭击了他的腰际……

贾玉荣有腰疾，这是他个人在三年训改中所获得的第一个“ 成果 ”。一天上午，贾玉荣的腰痛得实在去不了训练场，使躺在家里让妻子给他按摩。妻子劝他去大医院看看。可他却一笑说：“ 眼下训改刚开个头，我不冒头，大伙就要缩头！ ”妻子知道劝不了这个爱冒头的“ 犟牛 ”，只好自己搭车钻出山沟，颠簸百余公里的山路去医院给他买回药品。可下午回家却不见了贾玉荣的影子。她匆忙赶到训练场，却见他正和一群生龙活虎的战士比着练三步登车。

贾玉荣指挥分队展开队形，刚行进约摸 20 分钟，便接到了前方侦察分队的报告：距我车阵东南约百华里处发现“ 蓝军 ”坦克先头部队……。这时，贾玉荣的耳机里突然一阵电子干扰。这种情况早在贾玉荣的预料之中。他立即命令继续开通明语电台让“ 蓝军 ”干扰，又随即开通第二套暗语联络频道，向侦察分队索要我前方的地形情况。忽然得报，约距我车阵前 30 公里处有一略成“ U ”形凸起山峁地带。贾玉荣心中暗喜：如与“ 蓝军 ”对阵硬拼，无论是兵力众寡还是装备强弱，都占不了对方丝毫便宜。如抢先占领这个有利地带，构成居高临下的集中火力围歼，那么将会赢得这场对抗的主动。于是他

立即向队伍发出了变换阵形指令。少顷，“红军”车阵立呈三路纵队，两翼呈“V”形朝预定的地域全速奔袭。

突然，贾玉荣接到侦察分队的暗报：“蓝军”车阵在我前约20公里处突然改变队形以全速进逼我预占领的“U”形地带……很显然，狡黠的“蓝军”已识破“红军”的意图。贾玉荣清楚，“蓝军”在两军如此短的距离突然抢占地形，他们可以高于我的车速抢先占领地势，即便两军同期抵达，也可凭优于我的兵力和制导武器等先进装备在对垒中占尽优势。而且现在两军近在咫尺，“红军”进不得优势，退亦无险可守……一场铁骑集群遭遇迫在眉睫……

灿烂的朝阳已然驱散大草原迷蒙的晨色，但铁骑群扬起的烟尘，又给草原着了一层神秘色彩。

提及坦克群的遭遇对垒，贾玉荣对此可谓“情有独钟”。因为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两军猝然遭遇在所难免。为攻克这一难点，贾玉荣在战法研究中紧紧盯住了“以小对大，以土对洋，以全纵深对全纵深”的课题，并针对课题在搞坦克群遭遇对抗的全过程中，设置了“接近与反接近，突破与反突破，扩张与反扩张，包围与反包围”四个阶段进行对抗探索。并对每个阶段的情况进行细析和互评，不断丰富战法的细节。对有建树的分队和个人实行重奖。这不但消除了以往笼统施训的枯燥，而且极大地调动了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2 连提出的“坦克反向射击”设想，立即得到团领导的重视，经探索完善后，不但在施训中提高一倍的单位摩托小时效率，并在坦克群的遭遇对抗中起到了出其不意的奇效。为化解敌制导武器的打击。他们集体创造出了“规遮导弹驾驶”新法……

此时贾玉荣眉头紧锁，他遂用暗语发出了执行第二套方案的命令。顿时，两翼突进的纵队立变阵形，快速朝“蓝军”两侧远距离“隐遁”。同时贾玉荣指挥中路纵队并不减速继续朝“蓝军”逼进。当快进入“蓝军”制导武器的有效射程圈时，贾玉荣急令所有坦克180度急转快速回撤。

这一急转直下的战况，大出“蓝军”预料。但他们不甘就此丢掉到嘴的肉，遂放弃对地形占领，分4路全速追杀过来。少顷，贾玉荣所率的回撤铁骑，便划入了“蓝军”制导武器的射程圈。贾玉荣得报后，立命回撤各车进行“规遮导弹驾驶”，顿然化解了“蓝军”制导武器的威胁。“蓝军”又以其高于“红军”的车速竭力追杀。这时贾玉荣立即发布所有坦克实施“反向射击”的指令。刹那间，回撤的“红军”坦克炮塔立转一百八十度，炮管直指“蓝军”车阵，先其实行猛烈的轰击。这一突如其来的怪招，把胜券在握的“蓝军”车阵轰得晕头转向。尚未等他们组织新的攻势，“红军”原先朝两翼快速“隐遁”的坦克群，便突然出现在“蓝军”指挥部和制导武器的四周，未待“蓝军”先头追击车阵回头，“蓝军”的指挥部和制导装备便已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上中天，塞外大草原百花争妍。三颗绿色带着亮丽的弧线，自高空舒展而优美地滑下来，似三个硕大的“！”

当贾玉荣钻出指挥车时，重重刻在他眉心的那颗大结才现出了三年少有的舒展。他此刻的心情，似乎比他此后得到的全军坦克部队训改“重要成果奖”时还要激动。

笑对拆弹场

说到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厂你一定知道，可对于专以拆卸销毁武器弹药为业的工厂，你就不一定听说过。

这里所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工厂，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块禁地。平时，大铁门总是紧紧关闭，只留有小小的探望孔。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铁丝网、电网，活生生一座电影里的监狱。

在知情人眼里，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没有同敌人面对面的厮杀，但却潜伏着随时被死神掳走的危险。

它的存在已有 40 多个年头了。

40 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使刚从苦难中诞生的新中国公民们扬眉吐气。然而，随着最后一声炮声的平息，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必须解决的问题：大批大批的废旧弹药如何处理？总不能就胡乱丢弃在硝烟已经散尽的战场上，任其自生自灭吧？

当然不能！真要那样做的话，不但危险的后果难以预料，单就年轻的共和国单薄的国力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浪费。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集中起来拆卸、销毁、回收。

于是，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工厂，出现了几十名将要肩负这一任务的军人、军工。

40 多年的风风雨雨，不管外面的世界是精彩亦或无耐，大墙的里面都按着不变的节奏，不变的高标准进行着极为单调，极为危险的工作。

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来的时候都是肢体健全的共和国军官，而离开的时候，身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让他们一生不会忘记的纪念：手指头少了几个儿，胳膊断了一截，耳朵掉了一只，有的则不得不赶一次时髦，享受一次大规模整形手术的“ 气派 ”。

失去的太多太多，而得到的呢？

12 个国家制造的 300 多种废旧枪弹、炮弹、引信，在他们手中成功地拆卸销毁；4000 多万元是他们从破烂堆里为国家抠出的不小财富。荣誉一个一个降临，鲜花一束束拥来，锦旗一面面挂满了依旧简陋的会议室，而他们依旧是他们，依旧干着常与死神打交道的活儿，依旧做着无愧于心的事儿。

万事开头难，检修所的元老们至今仍忘不了创业之初的艰苦。

那时候，他们是拉着全部家当，坐着牛车，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深入到这个四面是山的小坳坳里来的。周围几十里没有人家，迎接他们的是死寂的荒凉和狼的嗥叫。

唯一能说明这里还曾有过人迹的是几座被荒草淹没的地堡库，遍布着野兽的粪便。

面对这样一番景象，这些吃苦吃惯的人们没有感到任何意外，没有任何人下命令，大家就自发地跳下车，撸胳膊、挽袖子干将起来。

先得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处。这几座破败不堪的地堡库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选择。经过一番整修，还真有点儿象那么回事儿了。

可是，区区两个地堡库哪能占得下这几十号大活人？于是就在山根儿底下挖了一个大坑，在坑的上面架上木头，铺上草棵，埋上土，造就出一个个地窨子，尝起了老祖宗穴居的滋味。

这滋味儿真不好受！

夏天，天气热死人，毒辣辣的太阳把地窨子晒成了烤箱，呆在里面，简直要被活活烤熟。小咬儿、蚊虫、瞎蠓也趁火打劫，成群结队地向他们发起一次又一次强悍的进攻。把他们身上咬得红一块、肿一块，痒得恨不能一死了事，便没命地抓挠，结果是浑身血淋淋的，情状甚为可怖。

终于熬过了夏天，已是遍体鳞伤的他们终于暂时逃离了不友好的小动物的袭击，满怀希望地以为冬天会好些。

冬天气势汹汹地来了，一场寒风，一场大雪将他们心中所有的希望浇灭殆尽，地窨子成了不用电的冰柜，零下十几度的阴冷让他们听着上下牙的打架，整夜整夜睡不着。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一丝不苟地对付着那一堆堆废旧弹药。

本来，依照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只要将那些破烂安全销毁就行了，并不用进行回收利用。可是他们眼看着大量废钢铁流失，想着依然贫困落后的共和国，就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他们决定碰一碰阎王鼻子，变“销毁”为拆卸，变“流失”为回收。

360 行里破天荒增加了拆弹这一行。

这一行干起来可真不容易。

运到检修所的废旧弹药共有 300 多个品种。各个国家制造时，只想越坚固越好，谁也没想着给拆弹人留下方便。有一些零部件，套上螺母后，还进行了铆焊，这给拆卸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难不倒他们。他们边拆卸边探索，边研究边总结，形成了一套很管用的拆弹经验，而且还自己动手研制出了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拆弹工具，使工作进展得越来越顺利。

从建所那天起，这里就形成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老规矩，就是凡属于新型的第一次拆卸的或者风险系数高的弹药，都由所长打头阵。这条不成文的规矩由第一任所长王怀利极为专制地硬性规定下来后，经过群众三番两次的强烈抗议，仍然被历任所长们强硬地坚持下来。于是，在这里，“所长”这个最高行政长官的头衔仅仅意味着这样一种特权——拥有更多缺肢少腿的危险，拥有更多同马克思见面的机会。于是，在这里，所长的任期都很短，不是他们不称职，也不是他们不想干，只是他们太多地受到废弹药的报复，失去了继续干下去的能力。于是，在这里，大家都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些权利只有芝麻点儿大的“首长”。

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中的几位吧！

30 多年前的宋雄灿，可是个闻名远近的美男子。作为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拥有许多人羡慕的一切。

然而有一天，他放弃了这一切，走进了这个远离都市的山沟沟里来，成了一名拆弹兵。他形影不离地跟在老所长屁股后面，细心学习，大胆摸索，不断总结经验，很快就成了一名挑大梁的能手。

然而，就在一次即将胜利告终的拆卸工作中，突然起了火，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响彻天空，他被烧成了一个黑人。

七天七夜，他昏迷不醒。

又是七天七夜，已被死神拖到半路的他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可是，到哪里再去找昔日的他——那个精神焕发、挺拔俊逸的他？

残缺的五官，使得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女友捂着脸哭着跑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1968 年，他挑起了所长的担子，是那样沉重，那样让他充满了奋斗下去

的勇气。

后来，他同一位朝鲜族姑娘结了婚，有了一个小宝宝。他爱温柔贤惠的妻子，爱可爱的宝宝，可他也离不开拆弹场。

在小宝宝刚刚生下来 5 天，他就顾不得还在月子中的妻子，走进了拆弹场。

就在那一天，他的一只眼睛变成了血窟窿，十个手指头，只留下了五个。

1975 年，他转业了，离开时，他什么条件也没提。本应该给他记的功，他让给了别人，本该得到的补助，他一分钱也没要，就搀扶着病重的妻子，抱着没有成人的孩子，悄悄地走出了这个高墙围起的世界。

他叫鲁长江，可算得上检修所的三朝元老了。功劳荣誉一大堆。大致统计一下，这 36 年中，他带领着一代代拆弹人共销毁拆卸 12 个国家制造的各种废旧弹药 1.5 亿发，回收各类物资 1.6 万吨，总价值 3200 多万元，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一等功。他脸上，手上的一块块疤痕就是 36 年中废弹药对他的捉弄。每一块疤痕都记载着一个惊心动魄，甚至惨不忍睹的故事。有时候，当面临大任务，年轻同志不让他上时，他就指着这些伤疤，朗朗地笑着说：“我都同阎王爷会见过好多次了，他会照顾我这个老熟人儿的。”然后，就同大家一起踏上了又一次会见阎王爷的道路。

其实，他有过好几次调动或转业的机会，但他都没有丝毫犹豫地放弃了。1983 年，他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以回家休息与两地分居多年的老伴儿团聚了，他却依然不想离开。他惦念那些拆弹的同志，还有那些没有拆完的弹药。他找到上级领导说：“我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再给我 3 年时间，把那些废弹拆完……”

他又留下，以普通战士的身份继续干了。

第十三任所长王岩说：“我们这一行，是自己和死神打交道，让别人有安全感。拆弹同架桥、修路一样，是利国利民的事，我们没有理由去讲条件和索取……”

这朴实的言语，是检修所全体人员的心声！

正像他们自编的歌曲一样：“迎着朝阳/走向拆弹场/肩负着党的重托/铭记着人民的厚望/啊，我们是光荣的排险勇士/我们战斗在特殊的战场……”

海上医院

吃五谷杂粮，难免有个大病小灾，头疼脑热的。更别说训练任务繁重，生活极端艰苦的南海守礁人了。高温、高湿、飓风、狂涛、缺水、少菜，恶劣的环境，损害着南沙卫士们的铮铮肌体，就是铁打的人也会闹病。

得了病，就得及时治疗，否则就有可能变得厉害，甚至酿成大事，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没有就医条件的时候，这个道理就变得苍白无力。守卫南沙海礁的官兵们就不得不养成了小病挺着，大病撑着，实在不行就蒙上大被子发汗的习惯。这是在远离陆地，远离医院的前提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终于有一天，这个办法可以被淘汰了。

在茫茫海面上升起了一座可以行走的医院，她象一位忠实的守护神，穿梭往来于一座座岛礁、一条条战舰之间，哪里有人受伤，哪里有人得病，她就出现在哪里，送出一份真情，营造一份平安。

这就是我军第一艘医院船——“南康号”。她载着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上，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保卫了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官兵们的平安康健。

不常坐船的人难免要晕船，这些来自条件优越的大都市医院的医护人员初到“南康号”时，很多根本就适应不了船上生活。第一天就开展了一场“呕吐赛”，你一口，他一口，把苦苦的胆汁都吐出来了。医生倒成了病情不轻的病人。怎么办，打退堂鼓还来得及，激流勇退吧？

不，一个都不，包括那些娇弱美丽的小护士。“既然来了，哪里还有走的道理！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南沙的战友们需要‘南康号’”。

他们扶着船栏努力地挺直了身躯。

也许是他们感动了什么神灵，很快就适应了在船上吃、睡，而不再痛苦万分了。

生活归于了正常，可工作中的问题不容忽视地出现了。

同样的手术，在船上施行，比在陆上施行难度要大千倍万倍。因为船身在海浪的冲击下会不停地摇摆颠簸，就拿缝伤口这一点来说吧，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来说，这该不成问题，可如果前提是在船上，就成了问题，而且是不小的问题。无影灯、手术台、手术台上的病人、手术台边的医生、要缝的刀口、缝刀口的手都被船带着摇摆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把针准确地扎在该扎的地方，就绝非易事了。可是，一剪一刀，一针一线都关系着病人的生命安危，又怎么能有丝毫含糊呢？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有努力练习，练就一身稳、准、精的本事。于是，“南康号”就常常专门驶到风浪区里，在 8 级风浪的摇撼下练习实施救治的本领。有的甚至用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苍天不负他们的苦心，很快，他们人人练就了一身雷打不动的绝技。一针扎下去，不会有丝毫误差。

1993 年 7 月 24 日，天空突然密布起浓浓的乌云，低得几乎触到船上的桅杆。

暴风雨不远了。

果然，顷刻间，狂风大作，暴雨如盆，大海疯狂了，咆啸着，翻卷着。正在近海作训练航行的“南康号”医院船立即返航。

恰在这时，收报室接到某登陆舰的求救信号：“我船有 3 名人员受伤，

随时有生命危险，请求援助！”

“是，我们立即组织抢救”，“南康号”立即回答。

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响彻了风暴汹涌的海天。船头立即调转航向，全体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临战状态，气氛紧张异常。

总指挥陈国奇处长镇定地布置抢救计划，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临战不慌，这是每一位军人医护人员应该具有的风度。

“南康号”艰难地排开风浪驶向登陆舰。终于到达了，但由于风浪太大，几次努力都不能使它们靠得足够近。两条船象患难的兄弟在风雨中摇摆晃动。等着接应伤病员的换乘组成员干着急。

战友的生命处于危急中，不能再等了！

“干脆，跳过去！”敬德林副主任这样想。这位文质彬彬，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掉进波涛滚滚的大海。可是，一想到一个医生的职责，想到战友的病痛，他再也顾不了那么多，豁出去了！

他抓住一个两船摇摆同高平行的瞬间，飞身一跃，跳了过去。活生生一幅跳远运动员的矫健身影，可是谁能想到，他的体育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不及格。也许是形势逼出来的本事。

看到副主任的举动，大家再不等了，一个个争相效仿。男同志毕竟体质强些，都问题不大。可这宽宽的“堑壕”对于文文静静的女医护人员来说，不亚于天堑一样。可是，抢救工作又离不开这些白衣天使。怎么办？

“跳吧！”望着男同胞们关切询问的目光，女兵们心一横，眼一闭，拿出全身的劲儿……

“跳——”，过去了！

登陆舰上的官兵们激动地说不出话，他们知道三位战友的生命可以保住了。

1991 年 4 月的一天凌晨 3 点钟，“南康号”依然沉在梦里。忽然，一声尖利的警报划破海空，全体人员迅速从床上跃起，穿戴整齐。

“某舰艇大队长被一个巨浪击倒，头部撞成重伤，请求紧急抢救。”

刻不容缓，“南康号”加足马力，向出事地点飞速驶去。

外科护士长王荣带领大家迅速作好手术准备。

伤员伤情严重，鲜红的血不停地往外冒，急需输血，而船上同他血型相同的只有王昱。她是全船年龄最小，身体最纤弱的姑娘，能受得了吗？

“能”。小王还未褪尽稚气的脸上满是坚毅。为了表明自己真的能行，她很有一股豪气地捋起了袖子，露出的却是一条纤细的胳膊，白皙得让人心疼。

她发觉了大家的不忍，急得快流泪了。

“我真的能行，我真的能行。”她急急地喊着。粗大的针头扎进了她的血管，殷红的血液缓缓流进了伤员的血管里。小王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可那洋溢眉宇间的带泪的笑却越来越灿烂。

医院船上的 13 名女医护人员，可以称得上我国第一代女水兵。她们当中有正值花季的少女，有刚为人妻的少妇，还有些是年轻的妈妈。她们也拥有女性的娇弱，她们也想家想亲人，她们也有多愁善感，黯然神伤的时候。可一面临救护任务，她们就是 13 名响　　的白衣战士。她们给南沙，这个缺少女性的地方带来了一份令人感动的温柔，南沙的卫士们尊敬她们，感谢她们。

潮涨潮落，风浪里，“ 南康号 ”依然前行，忠实守卫着南沙卫士们的健康！

冲天而起的蘑菇烟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始末

5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

1955 年 1 月 15 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这样 3 个人：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这天都成为了最热心的听众。

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含笑示意后，就开始对原子武器的原理作着讲解。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钱三强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今天，周恩来又坐到了钱三强的旁边。不时地提醒着：“三强，你再举个例子。”在坐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聂荣臻在长条桌另一边静静地听着。接着，李四光让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当仪器铀矿石旁发出“嗄嗄”的响声时，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毛泽东沉着坚定而又十分自信的语言，给了聂荣臻极深的印象。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这年 7 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致、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子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三个月之后，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飘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赋予了他庄严的使命。

又过了 2 个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1956 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钱学森介绍了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论证。大家谈得很投机。临走，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 年 2 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3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乐（兼秘

书长）、刘亚楼、王净、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业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一个月后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军委5月26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周恩来在会议过程中，作了以下重要指示：1、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2、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由宋任穷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联系人才和收集技术资料，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努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3、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4、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周恩来和中央军委还指定聂荣臻负责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得这位老帅深受鼓舞，他立即着手紧张工作。

5月26日下午，聂荣臻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以及安东、薛子正开会，研究逐项落实措施。这3个人也是周恩来在会上指定帮助聂荣臻解决机构设置、抽调人员、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聂荣臻要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聂荣臻对安东说，要向有关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经过协商，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空军466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用。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这样，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找到了第一处院址。这里虽然荒凉，但经过开拓者们的努力，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航天事业研究基地之一。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调研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特别精神，显得十分高兴。他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这些话，他用的时间很短。他要做的主要文章，在下面的话里：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也给大家提供了思考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心里翻翻自己的家底。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持航委。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沉默。后来，有人说：

“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帅听了这话，脸带愁容，他心里明白，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

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 3 至 4 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之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最后，聂荣臻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感谢。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五院报到。这些人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尚光荣的事业。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 100 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聂荣臻得知后，深感欣慰。

1956 年 7 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3 个月以后，10 月 8 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 10 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

1958 年 10 月 16 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决定将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并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 22 人组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1958 年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多次听取苏联专家关于建设试验基地方面的意见。彭德怀一度指定聂荣臻为试验基地建设的总负责人。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年 1 月下旬到 4 月，聂荣臻先后 4 次召集由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士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论证导弹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

会议商定了如下几点：1、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从基地选址到设计施工都由这个指挥部负责；2、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设计由二机部负责，勘察、定位和施工由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3、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定位于甘肃酒泉东北的额济纳旗地区。

以上三点，到 5 月 3 日，先后得到彭德怀、周恩来批准。

专家请到了，舞台也搭好了，按理说此时的聂帅可以轻松了。可是他心里的石头越来越重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根黑发染霜。

转眼就到了 1963 年 9 月。一天，邓小平正在处理工作，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来，邓小平拿起电话，聂荣臻激动的声音传过来：“小平同志，报告你一

个好消息，邓稼先同志已经在原子弹总装方案上签了字，我们的原子弹马上就要在西北马兰总装了。”邓小平问道：“报告总理了没有？”聂荣臻在电话里回答说：“报告了，总理指示我再向你报告。”邓小平感佩地说：“老同志，总理总是那么对人体贴入微，真让人感动。”话还未完，总理的电话来了，问他有没有时间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会议，邓小平连忙回答道：“总理，现在我正忙着九评的事，实在无法为你分劳。”

周恩来得知邓小平不能前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便让秘书通知陈毅、贺龙、聂荣臻、钱学森、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专业委员会会议。还有两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4 周年，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亮，国庆游行队伍正在天安门前的大道上进行彩排。将帅们和科学泰斗们从前门那里绕道过来，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总理已在北京厅等着，迎候前来开会的人们。

人都到齐了。秘书提示开会的时间到了。周恩来看看自己戴的国产上海手表说：“再等等，主角还没有到呢？”

正当周恩来在北京厅说“主角”还没有到时，北京西郊机场跑道灯已全都打开，一架喷气式客机轰鸣着降落在跑道上。飞机刚刚停稳，几辆高级“红旗”轿车驶到飞机前。从飞机上下来两个人，一头钻进轿车，轿车随即飞快地向前驶去，最后停在人民大会堂前。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个人紧步向北京厅走去。他们一推开北京厅的门，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周恩来走过来握住他俩的手，使劲地摇着：“李觉同志、邓稼先同志，你们辛苦了。”李觉抱歉地说：“我们来晚了，耽搁了总理的时间。我们马上抢做一个试验，试验做完了才上的飞机。”周恩来笑着仍摇着他们的手：“你们这种分秒必争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好，主角到了，我们的会该开始了。请李觉同志和邓稼先同志先讲。”

李觉和邓稼先向大家汇报了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周恩来问道：“主席很关心这件事，他要我问大家一下，明年能不能试爆。先请学森、稼先说，你们是行家，最有发言权。”钱学森想了想说：“可以，我可以保证明年进行试爆。”邓稼先接着说：“实弹组装明年年度一定完成。”周恩来一听点点头说：“好，我马上把大家的决心向主席汇报，我们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另外从现在起，要对马兰基地和核爆点现场进行清理。核爆场黄羊沟是古楼兰属地，地形复杂，气候异常，自古以来常有大匪出入，要防止潜藏的土匪破坏。”

聂荣臻立即吩咐秘书给马兰基地司令张蕴玉将军打电话，立即组织部队清理核爆区，所需外围部队请新疆司令员王恩茂调配。

周恩来看看表，立即下令：“从现在开始，立即进入一级动员状态，确保明年试爆成功。散会！”

会议一散，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李觉和邓稼先一头钻进汽车，赶往机场，乘飞机往马兰飞。从北京到马兰的 5000 公里专用电话线讯号不断，马兰基地总机值班室里，几十个女话务兵忙着接线，双手似翩翩而飞的彩蝶。

1964 年 5 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总装成功。

古楼兰国的戈壁滩上的核爆场立起了挂原子弹的 120 米高的铁塔。兰新铁路上一列又一列装载着核试验用品的军列驰向吐鲁番，人员物资在那里下火车后，又装进大军用卡车星夜开往楼兰。每到夜晚，公路沿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队络绎不绝地源源向南开去。随着车队的不断到来，楼兰核

爆场铁塔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域内，放射状地布满了坦克、汽车、大炮、楼房、地下工事，楼房里和工事里放着装着各种动物的铁笼，一支骑兵防化部队在进行紧张的训练……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周恩来的指示，王恩茂调来一团骑兵部队配属给核爆场，担负清理核爆场的任务。骑兵部队以连为单位，反复清查。

眼见试验日期越来越近，王恩茂也不敢含糊，又调两个团的骑兵和一个飞行中队到楼兰执行搜剿工作。3 个团的骑兵分兵清剿，沙漠里顿时人喊马嘶，沙尘飞扬。飞行中队也出动飞机在空中侦察。

到底哪一天进行核爆炸，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周恩来在心里反复琢磨，他特别担心爆云对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影响，为此他连续召集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根据气象资料和其他准备资料，周恩来反复进行论证，最后秘密决定把核试验时间定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2 时。这前后三天，楼兰一带都是晴天。时间定下来以后，周恩来马上报告了中央常委会。他回到西花厅以后，又写了封短信，装入信封，外面写上邓小平、聂荣臻、罗瑞卿的名字，请他们签阅。专门经办核试验文件的秘书知道，这是党内最高机密。在西花厅，除周恩来和一个经办秘书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事，连邓颖超也丝毫不知，所以他不敢让其他人知道，通过电话联系，直接找到首长本人，请他当面签名阅读。最后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邓、聂、罗都签阅了短简，并把短简呈上，周恩来很满意，夸奖了他几句。

说话间，就到了 10 月，核试验日期已经迫近。国防部副部长张爱萍上将要起身往楼兰主持核爆炸，行前和周恩来约定联系暗号，规定原子弹的代号为“老邱”。

张爱萍走后，立即打来电话报告，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周恩来严肃地通知他：“经中央决定，核试验的时间定在 10 月 16 日下午 2 时，中央要求核试验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张家萍响亮地答道：“是！一定完成任务。”

10 月 14 日，中南海举行核爆前的中央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李富春参加了。周恩来汇报完毕后，中央常委经过讨论，通过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制造核武器是为了打破美苏对核武器的垄断，是最终为了消灭核武器。核试验一成功，我们马上发表公报，建议世界各国首脑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命令楼兰核试验场，把“老邱”挂到铁塔顶上，预备起爆。此时，部队早做好了准备，一声令下，立即把 3 吨多重，3 万吨梯恩梯炸药当量的“老邱”吊装在铁塔顶部的平台上。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日子。上午 9 时，周恩来走进了核试验北京指挥中心。他们刚到，张爱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老邱’已经通电，请指示。”周恩来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定在 10 月 16 日北京时间 15 时，请你们立即行动，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得令，当即命令李觉将军和核试验专家坐着吉普车，指挥试验人员试发安装起爆装置。李觉等二人来到铁塔下，亲自指挥试验人员安装起爆装置，随即指挥大家撤退，他最后锁死了登塔的小铁门，也坐车离开了。这时 60 公里方圆的核试验场上，已经寂无人声，只有 90 多项效应工程静静地摆在那里。

下午 2 时，张爱萍再次请示：“点火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请指示。”周恩来下了命令：“试验开始！”

按照预定方案。张爱萍和指挥人员进入了爆心 80 公里以外的前沿指挥所，他不断地发布命令：

取样飞机立即起飞。

防化部队准备出动。

“准备点火！”

14 时 50 分 40 秒，张爱萍下令：“起爆！”起爆指挥员随即下令“开始起爆！”操作员立即开通主导传送开关，大声报道：“10、9、8、7、6、5、4、3、2、1，起爆！”

操作员话刚落，大地突然猛晃了一下，位于地下的前沿指挥所骤然一亮。张爱萍看看表，正好是 15 时整。他走出指挥所，只见远处的铁塔不见了，一个巨大的恶魔从地下钻出来，在半空里摇晃着乌黑蓬乱的脑袋，狰狞可怕，沉闷的爆炸声似惊雷阵阵传来。

正在张爱萍惊喜地看着蘑菇云的时候，忽然参谋跑来让他接北京电话。张爱萍赶忙跑进地下工事，拿起电话：“总理吗？我是张爱萍。”周恩来在电话中问道：“‘老邱’怎么样了？”张爱萍一字一顿地答道：“‘老邱’已经爆炸了！”周恩来不放心地追问一句：“你的确看清楚了？是‘老邱’爆炸了吗？”张爱萍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刚才在山坡上亲自观察，确实是‘老邱’爆炸了，引起了巨大的蘑菇状的烟云。”周恩来说：“好，我马上向主席汇报！”

就在他们通信的同时，聂帅也接通了试验场的专线电话。他得到消息以后高兴极了，几乎是同时，他与总理的电话接通了，两人在电话上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他随即要秘书起草了贺电。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风趣地说：“我们要感谢赫鲁晓夫，要不是他撤销援助，激起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很可能不会这么快就造出原子弹来。为此，我们要奖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主席讲得太精彩了，我现在马上组织人起草公报。”

公报写好后，周恩来审阅了几遍，又送毛泽东审阅。正式定稿后立即召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副社长穆青。吴冷西由于还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所以新华社的具体新闻业务由副社长穆青分管。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立即把公报发表出去，并对具体发表工作提了一些要求。

吴冷西、穆青接到指示后，立即布置新华社国内部发通稿，《人民日报》出号外。10 月 17 日清晨，解放军驻京部队出动了大量卡车运载专刊新闻公报的《人民日报》号外到市内各处。5 点 15 分，所有卡车的军人和报社工作人员一齐发放号外。北京市民对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毫无所闻，骤然看到号外上用头号大铅字套红印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又惊又喜，拥到卡车跟前索要号外，以先睹为快。

笑容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每一个中国人都笑了。

为了核潜艇的诞生

1954 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东海岸缓缓下水。一时间，这神奇的庞然大物吸引了所有国家的目光，世界因之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游动的战略武器发射基地，是一块可以实施第二次核反击的可升潜国土，它的功能将是无法估量的。

只有美国人可以占有如此殊荣吗？

中国——这个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东方巨人，何时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何时迎来同样的辉煌？国人们翘首以待，企望着烙刻着中国名字的核潜艇早一日游弋于祖国的万里海疆。

50 年代末，聂荣臻元帅上书党中央，提出我国也应建立自己的核潜艇。这一提议正代表着一切有爱国心的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望，也道出了毛泽东思忖许久的想法。

是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巩固国防的要求，是中国真正强大的标志，也是全国人民热切渴望的一针强心剂。

毛主席当机立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然而，仅仅 30 多年过去，烙刻着中国名字的核潜艇便诞生了。她满载着祖国人民的嘱托，游弋于祖国神圣的万里海疆，迎接着日出日落，无声却有力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不比任何国家差。

沿着核潜艇的航迹，献身此项事业的海军驻核潜艇制造厂军代表室的一群共产党员的形象也写进了大海深处。

已是共和国海军少将的孟庆宁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而且是一位膝下没有子女的孤独的老人。在他书桌上那个最显著的位置上，永远摆放着两样东西，一帧老伴的照片儿，一支小小的核潜艇的模型。

老伴已先他一步离开这个世界 10 多年了，这支核潜艇模型也早已是 20 多年前的纪念，而在他，老伴似乎仍然在他身边静静地打毛衣，他也好像刚刚将这支浸透了他的心血的核潜艇亲手送下水去。

他常常在桌边一坐就是很久，凝望着这两样他最最钟爱的东西，思绪的风帆便会悠悠驶回到记忆的源头，去找寻那些艰苦创业，燃烧着青春之火的岁月。

30 年前，他还年轻，置身在南方一座繁华的大都市里，有得心应手的工作，有温柔幸福的家庭，有温柔贤淑的妻子，属于那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幸福者”中的一个。本来就是个“乐天派”的他自然心满意足得整天小曲儿不断。

一天，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首长找他谈话。这位同他一样喜欢笑的老首长今天却表情异常严肃。

“有什么重要情况吧？”直觉告诉他事情非同小可。

“经党委讨论，报上级批准，决定选派你任海军驻核潜艇制造厂军代表室总军代表兼党支部书记。你准备一下，明天动身，有什么困难尽量克服一下……”

老首长的眼神充满信任和期待。

核潜艇，中国的核潜艇工程终于拉开了序幕！十年前，美国成功制造出世界第一艘核潜艇的消息曾极大地震动过他。当时的他心中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将来要为中国自己的核潜艇的诞生贡献力量。如今，他的愿望终于有

了可以实现的机会，怎么能不激动！

他努力压抑着冲溢心中的热情，郑重地向老首长点了点头。

秋夜的风已饱含凉意。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潮起伏难平。

老首长的话他都记下了，组织的信任他也记下了，他知道这份担子有多重，他也清楚前面等待他的将是怎样艰苦而又漫长的道路。他的心——一颗年轻的共和国军人的心毅然承担起了这一切，钢铁般坚韧。

推开家门，迎接他的是温暖的灯光，热腾腾的饭菜和妻子灿如桃花的笑脸，他的心颤抖了一下：明天，就要远离这一切。一瞬间，他几乎脆弱得流泪了。

敏感的妻子觉察到他不同寻常的表情，问他有什么事儿。他不能说，这是保密原则，只简单地告诉他明天要到远方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时间可能会很长。聪明的妻子不再追问他，默默地帮他收拾好行囊，并且深情地安慰他放心地走，她会照顾好腹中刚刚出现的小生命。

第二天一早，他告别了亲爱的妻子，踏上了远行的火车。

旅程的终点是一个偏远的小镇，贫穷而荒凉。

同他同时到达的还有另外 28 个人，都是从全军各大单位挑选出来的。他们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组成了一个年轻而坚强的战斗集体，开始用年轻的身躯来铺垫共和国核潜艇的产床。

当时，我国的核潜艇技术一穷二白，既无图纸资料，又无建造经验。军代表们就协助科学家参照国外核潜艇的外型照片进行放大，在厂棚搭起了一个 1∶1 的木头核潜艇，又把艇内的各种设备按 1∶1 的比例做成“积木”，整宿整宿地呆在模型旁，反复挪动“积木”，寻找每一个部件的最佳位置。也就是在这场小孩似的积木游戏后，第一艘核潜艇紧锣密鼓地上马了。

而几乎与此同时，孟庆宁的妻子腹中的小生命却因为妈妈搬煤时不慎摔了一跤而流产了。

孟庆宁假期回家，看着妻子憔悴的模样，心疼得不行。他多么想多停留几天，多帮妻子一把，多让妻子享受一些有人照顾的幸福。然而，在遥远的地方，他的在艰难中孕育、挣扎的核潜艇在呼唤他。假期未满，他就毅然告别了善良的妻子，急急忙忙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核潜艇身旁。

1970 年初，妻子第三次怀孕，由于她已患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并且身体状况较弱，医生对她说：“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怀孕，一定得特别当心。”早就想有个孩子的孟庆宁得知后，写信告诉妻子：“在你分娩的时候，我一定回去照顾你。”妻子热切地等待着，精心地照顾腹中的胎儿，并且采取了多种保胎措施，胎儿平安地保到了第 7 个月。而此刻，核潜艇也恰好十月怀胎，正在进行下水前最后的总体验收工作。

孟庆宁食言了，他无耐地写信告诉妻子：“我工作太忙，实在走不开，你回老家去生吧！”发完信，他就上了艇。

善良的妻子揣着孟庆宁的信小心翼翼上了火车，长时间的乘车，加上人多车挤，又无人照料，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了，腹中已有 7 个月的小生命，化作一滩血水，永远的逝去了。

孟庆宁的心流泪了。

他默默地把妻子的信锁进抽屉，又默默地回到艇上，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和国的核潜艇不能流产！

终于有一天，孟庆宁亲手验收签字的核潜艇终于诞生了。远在家乡为他

激动，为他高兴的妻子却再也没有了做母亲的权利。

这又是一位献身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军代表的故事。

姜德厚终于住院了。这位年过半百的清癯的老人，在代表室组建之时还是二十出头的英姿博发的青年。

几十个春秋的紧张工作，当年的小姜变成了满头银丝的老姜，而且还患了脑血栓的毛病，右腿神经越来越麻木。而他努力瞒着战友们和细心的妻子，不去医院，他不舍得耽误时间。

这里的医疗条件差，姜德厚靠每天吃几粒药丸支撑着，同大家一样战斗在核潜艇的施工工地、试验现场。

有一次，他一下子倒在了工地上，大家才发现他的右腿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同志们的强逼之下，他终于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他也闲不住，长时间地翻阅资料，时时刻刻惦记着他的核潜艇。

他的病情日趋恶化。常常是几天几夜昏迷不醒。

有一天，他醒来了，妻子告诉他：“ 军代表室的同志们来看你，说明天核潜艇就要试航了！ ”

他听后，像一位操劳过度的父亲听到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了，可核潜艇上有他不朽的名字。

他们,这些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默默奉献了 30 个春秋的共产党员们脚踏实地地工作，奉献在党的事业最需要的地方，默默塑造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业绩难以为世人知晓。然而，在共和国骄傲的史册里，记载着他们的功勋！

冰山热血颂

如今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人们的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乎，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纷纷出台，什么知识竞赛、商业竞赛、各种体育竞赛……不胜枚举。可是，你听说过吃面条竞赛、睡觉竞赛吗？你可能会想：这些参赛者一定是“竞争意识”多得直往外冒，再不就是穷极无聊，否则，参加这种无聊的竞赛干嘛？

其实，你想错了，这些竞赛的参加者们都是最与世无争的人，他们不是因为争强好胜才参加；他们都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决没无聊到那个份上。他们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了不倒下去，才艰难地吃下一口口味道其实不错的面条，才艰难地让自己能闭着眼睛、以“睡眠”的状态捱过一分一秒。

真的是“艰难”！决不亚于干世上最重的体力活儿。

经历这份艰难的就是他们——我们可爱的战士，守候在全军海拔最高的红山河机务站，十几年如一日，圆满完成了各项通信战备值勤任务的通信官兵。

12 年前，一批年轻的通信兵登上了喀喇昆仑山，在 5060 米海拔的红山河，在茫茫的风雪高原上建起了我军海拔最高的终端机务站。”

4000 多个日日夜夜，12 年风雪严寒，至今，机务站仍坚强挺立着，默默完成着属于自己的任务。

刚到机务站的官兵首先面临的是战胜高山反应这个大关。胸闷、头痛、无力、血压直线上升，恶心得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尽管炊事员想尽一切办法做出最可口的饭菜，新战士们也吃不下一口。再就是睡觉也是大难题，人躺在床上，使劲闭眼就是睡不着，头部疼痛难忍，难受得要命，吃六七片安眠药都无济于事。吃和睡是生存必须的两个基本条件，不吃不睡怎么成？于是，从第一批来站的官兵开始，“吃饭竞赛”、“睡觉竞赛”就成了机务站的传统比赛项目，每一茬新兵到来，都必须参加。吃一碗及格、吃 2 碗良好、吃 3 碗优秀；睡一个小时及格，睡 2 小时良好，睡 3 小时优秀。竞赛一直进行到所有参赛者都达到优秀为止。

强烈的高山反应好不容易平息后，战士们才发现脸上掉了好几层皮。这是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的结果，竟然一抹一把皮。开始时光顾得呕吐，竟没发现。战士们开玩笑说：“这是洗心革面。”

机务站大门有一对醒目的对联：

头顶蓝天脚踏昆仑背倚乔格里峰，

血沃中华魂系祖国笑迎珠穆朗玛。

横批是：

无私奉献

这其实就是机务站官兵的真实写照！

指导员周世辉满腹经纶，一表人才。可都 30 岁出头了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可不是什么独身主义者，也决非为了事业一定得牺牲爱情。从小失去了母亲，对女性特有的温柔善良极尽敬慕与渴望的他，比任何人都更想找一位贤淑的妻子。其实，也有不少姑娘钦慕过他，可一听说他的工作，就再也没有勇气同他偕发百年。已是年近花甲的老父亲急呀！他自己也急呀！可急归急，他决不会趋就一个不热爱喀喇昆仑山，不热爱高原灼目的阳光，

不热爱他的事业的姑娘。总算有一天，在多方的关心帮助下，他终于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好姑娘，一年多的鸿雁传书，他体味到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决定结婚了。但由于一直没有下山的机会，婚期一拖再拖。终于，一次换防，他有了下山的机会，于是他计划这回一定把婚结了，也好让身体状况日渐衰弱的父亲放下心。可计划不如变化快，由于种种原因，他失去了这次机会。而他没有一句怨言，乐观地说：“考验的时间越长，感情才越深！”

为了摸索高原高寒条件下通信专业训练的路子，周指导员带领全站人员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建起了 600 多平方米的维护训练场，组织战士们进行耐风寒、适应高原反应等训练，效果非常好！

连长张朝军在高原上一呆就是 3 个年头，他曾是广州通信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分配时有多种选择任他挑，他挑中了最艰苦的红河机务站。

年长他 16 岁，像母亲一样一手把他带大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在父母临终前，曾拉着她的手把还是个婴儿的弟弟托付给她，她答应过父母亲一定照顾好弟弟，一定不让他受苦。二十几年，她含辛茹苦地努力培养着他，没有辜负父母亲的嘱托。在他毕业前，她八方求人，给他联系好了那么多人想挤都挤不进的单位，可他却要去什么喀喇昆仑山。她能不难过伤心吗？

张朝军为姐姐擦干了眼泪，第一次以大人的口气对她说：“昆仑山上有千千万万长年驻守的战友。有的老同志在巡逻执勤中冻死在雪地里，在遗书中向部队领导提出如果自己死后，让子女参军，完成他生前未尽的事业，这是多么高尚的精神！更何况我学的就是通信专业，我的事业就在昆仑山上……”一席话说得深明大义的姐姐不再流泪，她紧紧握着弟弟的手慈爱地说：“你好好干吧！但一定要保重！”

张朝军在姐姐饱含关爱的目光里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

几年来，他努力地工作，努力地不给远方的姐姐丢脸。

有一天深夜，他正在值班，突然甜水海方向的线路出现故障。他二话没说，立即带上工具出发了。二月的深夜，狂风肆虐，大雪纷飞，他连滚带爬地向故障地区奔去。由于天太黑，风太大，根本找不到故障的确切位置，他就逐杆逐段地检查。在海拔 5000 多米的昆仑高原上，攀登一根线杆可不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更何况是在这样恶劣的夜晚。再不容易也得上！张朝军凭借自己平日炼就的好身体，一根杆一根杆地攀登。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不是铁打的，当他终于排除了最后一个故障时，累得昏倒在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当战友们赶到时，他几乎成了一尊雪人。

机务站四周全是 5000 米以上的雪峰，夏天洪水隔绝，冬天大雪封山；看不到有“影”的，听不到有“声”的；篮球、排球在这里派不上用场。为了不使官兵们的生活单调无味，站领导想了各种办法，大力开展军棋、跳棋、扑克、书法等项目的比赛活动，种上换防时从山下带来的野草、野花，还用罐头盒、小菜盘等培养蒜苗、葱苗。整个机务站被装点得绿油油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机务站地处新疆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是整个交通线路海拔最高的险恶地段，每年都有不少路过这里的群众被严重的高原反应和特殊的恶劣气候击倒。几年来，机务站的官兵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数百次在暴风雪里，冒着可能被死神吞没的危险，抢救各族遇难群众 1500 人次，使 500 余名生命垂危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残酷无情的大自然和卫国戍边的责任感，使这些通信兵牺牲了许多。但他们矢志不移。正如 1989 年他们通过电话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所说的那样：强边固国是我们的责任，无私奉献是我们的品德。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我们甘愿牺牲一切。

劈波斩浪闯海人

核潜艇是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的骄子。它的诞生，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奇迹。中国军人能不能驾驭代表着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核潜艇？我军核潜艇和一支艇员队的官兵驾驭第一艘核潜艇，骑鲸滔海 20 年，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战胜了驾驭现代化装备过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揭开了中国潜航史上辉煌的一页，完成了 800 多个课题的训练与试验，填补了我国一项项空白，编写出我军核潜艇部队一整套训练大纲、规程，在现代化航程史上犁开了一道道波澜壮阔的航迹。

而开始时，进入现代化起跑线上的官兵素质是这样的：艇长杨玺参军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政委崔桂江、抗美援朝战场上刺刀见红的二级战斗英雄，回国后参加速成识字班；其他水兵也大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

矗立在官兵面前的是一座科学技术的高峰，掌握核潜艇，他们要学习的有核物理、化学、电子等 30 多门学科的知识，要操纵上百种设备，似高峰与低谷般的落差。在 36 个人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干现代化遇到的难题，第一次集训会上，大家立下誓言：起点低，但干现代化的志向是不能低，再难也要闯过去。

干现代化的志是在“裂变”中升华，“台上教员讲得一身汗，台下听得我们汗一身”。36 名艇员之一的新兵程文兆，如今已成长为核潜艇部队的后勤部长，他记忆犹新地讲起学习的情景：“那时教员要费很大劲把高深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听，‘核裂变’听得大家直摇头，教员急得说：原子核就像看电影时许多人坐在一起，‘裂变’就是散场后一拥而出的四分五裂。当官兵终于理解了“核裂变”的原理之后，自身也进行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裂变’”。

一年下来，经专家考核、笔试、口试、实际操作，36 名艇员全部合格，无一人掉队！就是这 36 名身负特殊使命的军人，像 36 颗种子，在中国核潜艇部队的创建、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将自强不息、无坚不摧的精神和志气，一代代传了下来。

在一次规模颇高的科技研讨会上，与会者多是中国赫赫有名的专家，但其中却有一位年轻的专业军士。此刻，老专家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就核潜艇某项重大科研工程方案的实际操作意见，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士兵核专家”的第一支艇员队的军士长张志斌。

张志斌是我军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核潜艇士兵，他从开始接触核潜艇的迷茫中感到，要驾驭现代化装备，既要有敢担风险的勇气和强健的体魄，更需要知识的力量。于是他勤学苦钻，为了弄清反应堆舱内各系统的分布，管路走向及几百个阀门的位置，一有空就钻进艇舱，拿着教材对号入座地学习掌握，直到能把密如蛛丝的反应堆系统流程图准确默画出来，并连年在各级组织的专业比武中夺魁。20 年士兵生涯，他成了中国士兵核专家，他执笔编写的几十万字的我军第一部《核潜艇动力反应堆专业训练大纲》、《核潜艇动力装置反应堆设备系统使用保养条例》已被正式颁发实行，他参与的一项高难度科研试验，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张志斌这类“士兵专家”的崛起，不断塑造了当代中国士兵的崭新形象，使部队现代化建设引发了一些新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艇队蔚然成风，根深蒂固。

午夜，一场飓风陡然而至，霎时，寂静的夜海巨浪滔天，泊在码头的核潜艇安全受到威胁。全艇官兵与飓风展开了殊死搏斗。一个波峰排山倒海般打来，几根系艇钢缆，似利刃下的豆腐，齐刷刷断成数节。干钧一发之际，罗建华等 8 名官兵不顾一切地跃入水中，将两卡车钢缆密密匝匝固定在浑圆的艇体上。

突发事态下，他们不惜用生命保卫核潜艇，平时则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记得第一次核潜艇下水的时候，官兵们迎着漫天的雪花，解开最后一根缆绳，潜入变幻莫测的大海。10 天、20 天、30 天……这天，正在加速的核潜艇舱室内，一个蒸汽阀门“ 叭 ”地一声起跳，高温蒸汽在数十个大气压下，带着刺耳尖叫向外喷射。霎时，艇舱内弥漫着炙人的蒸汽，危急关头，专业军士王玉怀挺身而上，抓起一块石棉布往头上一蒙，顶着高压高温气流冲上去，一把握住热汽阀，一圈、两圈……他用尽力气，把这个平时要靠电动机带动的阀门整整摇了 120 圈，险情排除了，王玉怀却两手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险情挡不住勇士的步伐，长航的探索继续进行，40 天、50 天、60 天，长期战斗在水下，困难难以想象。为了保证有限的空气不受污染，蒜、葱、鱼等任何有异味的东西他们都不吃。艇内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数百台电机、水泵、蒸汽机日夜运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官兵们每天战斗在岗位上十五六个小时，精心操纵仪器，进行各种探索实验。

限定的长航期到了，为探索中国军人驾驭核潜艇水下长期伏兵的极限，艇队向上级请求延长航期。电波带着官兵的心愿，从遥远的海中飞向大本营，上级被艇员们不畏风险的精神打动了，准许他们继续潜航。

80 天过去了，核潜艇长航的世界纪录被中国核潜艇第一支艇员队打破了，官兵们驾驭着蓝色“ 巨鲸 ”胜利回到祖国的码头。“ 弟兄们，站起来接受祖国的检阅！ ”极度虚弱的官兵亢奋了，他们一步步艰难地从艇上走下来，列队码头。

正是这种探险勇气，他们创造了我国核潜艇水下连续航行时间最长、航程最远、平均航速最高的纪录。

正是这种开拓精神，他们此行完成了数十项课题的训练与试验，拿到人与核潜艇结合过程中的各种宝贵数据，军委刘华清主席欣然为核潜艇第一支艇员队挥毫题词：“ 水下伏兵，出奇制胜。 ”

20 年水下长征路，他们靠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勇气，在核潜艇部队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可观的“ 风险效应 ”。从长期水下潜航，到复杂海区进行水下攻击；从大风大浪下高速航行，到参加海上编队演练，他们先后完成了 800 多个课题探索，编写出一整套核潜艇训练大纲及操作规程，为中国核潜艇走向大洋开辟了一条清晰的航线。

在第一支艇员队官兵心中，核潜艇是捍卫祖国尊严与安全的和平之盾。这个盾牌需要有人把它高高擎起，就是付出超人的奉献和牺牲，他们也甘愿做擎盾之人。

扬威国门 拒腐倡廉

在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的孔雀之乡，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就驻守在四周环形通道的主要入口。改革开放以来，它既是连结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又是走私分子冒险的通道，前几年秋天，一场轿车走私风吹向这里。

1992 年 11 月 10 日，一封由海关签署的请援公函送达该团，州、县也同时行动起来。“共和国的利益重于泰山，决不能让一辆走私车从我们把守的国门进来。”团党委接到上级批准行动的指示后，党委常委分赴岔河、零公里等 7 个边贸口岸，数条通道上便出现了一道加固的绿色屏障。

南疆夜幕，似乎格外宁静，3 个黑影在黑暗中摸进五连连部。“我们有 27 辆车想从你们哨卡入境。”来人态度极其“友好”：“你们开个价，一辆车给一万元怎么样？要不等车入了境，你们挑一辆。”连长龙安进、指导员韩进东严辞拒绝了来人的“好意”，捡起当场无法追还的 5000 元，连夜报告团里，追踪 230 公里，将钱退还给那个单位：“在国门行贿，应该重处！”

1992 年 12 月 29 日凌晨，雾障哨卡，再过 20 分钟就要下岗的王春福、曹树军警惕地把守哨卡，突然一辆小车狂奔而来停在哨卡前。验证放行后，王春福发现刚下车的两个人没随车一起走，没等问个明白，一个中年男子已从皮包里拿出两捆钱：“等会儿我们要过一批车，这 8000 元你俩拿去”，说完，把钱分扔给两个战士，为稳住走私者，王春福说：“钱，你们先拿着，等车过来点点再说。”几分钟后，14 辆走私车开进哨卡，见战士不为钱所动，中年男子又从皮包里拿出更大的一捆钱说：“这样吧，你们放一辆车，我们给 4000 元，这是 6 万元。”曹树军回连报警刚走，走私者见金钱买不动，仗势上前抬起横杆，要强行闯关，王春福孤身横枪站立路中：“谁敢闯关，后果自负！”这时，连长赵应林带兵赶到，14 辆走私车全部落网。

又一批走私车被堵在境外一个多月，口岸人满为患，走私者已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一天深夜，海关和边城领导在磨憨口岸处理公务时被数百名红了眼的车主围攻。100 多台车点火开灯，喇叭狂鸣，团党委接到险情通报后，报经上级批准，立即带兵赶往口岸，将执法人员解脱出来。

走私者见重金敲不开国门，就不惜耗费巨资在原始森林里开辟通道，企图绕过官兵守卫的关卡，团党委密切注视着这一新态势，采取加强兵力巡逻，发现并堵死了一条条通道，仅团长李建国一人就堵获了 8 辆走私车。

走私分子再换一招，用高达万余元的租金租用牌照，以便蒙混过关。有一名女青年，自称某新闻单位的记者，带着牌照到境外买了两辆走私车，还在上面贴了“采访车”的标志，过关卡时，她虚张声势大嚷让战士放行，哨兵见她手续不全，便按规定把轿车扣了下来。此后，她找到团长李建国，这名在战士面前嚣张跋扈的女人，此时却一个劲挤眉弄眼，嗲声嗲气请求李团长开恩放行，李团长不容她纠缠，下令立即把车交给地方执法部门。

走私分子更换的第三招，是从团党委的家属子女处寻找突破口，他们了解到，政治处主任毕六均的爱人随军后没工作，便纷纷找上门来，“盛情”邀请主任的爱人去他们商行工作。毕主任很警觉，他宁愿爱人在家养猪种菜，也不去上这个当，当场予以拒绝。毕主任将这一动向及时向常委作了通报，常委会很快做出决定：要求全团干部教育好自己的妻子儿女，严禁他们去沾走私分子的边，团里有营业执照的服务社，也不许经营与汽车有关的项目。

到 1993 年国庆节前夕，官兵守卫的边贸口岸已恢复正常通关秩序，边城党政领导议论起这场车潮，人们有个共同的说法：“解放军的卡子万金买不通。”在这次堵走私车的斗争中，团党委一身正气，顶住了一股股说情风。

——团长李建国送走当天第四批说客，已是深夜 11 点了，刚刚掩实的门又被两个老板敲开：“今天赚了 10 万美元，拿到钱后给你 1 万，”李建国压住心头火问：“你的钱就这么好赚？”“有 20 辆车请你放一放，别的关我们都打通了。”“别人我不管，手续齐全我一辆不扣，手续不全我来一辆扣一辆，”见来人还在纠缠，李建国勃然大怒：“告诉你，我这颗头不只 1 万美元！”

走私分子的钱买不通，老战友呢？ 1993 年 4 月 23 日，团扣留一辆走私三菱车的第二天，一位熟人带着车主把李建国堵在家里，来人掏出 3000 元请求：“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放他一马。”染上铜臭的交情，李建国挥刀一斩：“你马上把钱拿去，留下钱，你的车死定了，拿走钱，向海关申报缴税，接受罚款，车还有活的可能。”李建国切断这根情丝不久，家门又被一位自称是“某处长的送信人”敲开（该处长转业前是李建国的老战友），来人从怀中掏出一个胀鼓鼓的大信袋：“处长给你的信，我们想从你这儿过一下。”李建国一把挡回这个装的显然不是信的“信袋”，“如果为这事，这封信我不看。”

——政委张晓诚处理完扣留的 10 辆走私车，天已经亮了，张政委刚想打个盹，车主来了，他细语轻声地对张晓诚说：“求你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放过我这一回。如果团里有困难，我可以给你们几万元补助。”车主的父亲曾是张晓诚的老首长，张晓诚想了想说：“我一当兵，你父亲就教育我遵纪守法，如果放了你的车，岂不辜负了老一辈的期望？”车主见张政委不买帐，就到地方四处活动，拿来一张路条，要求该团准许这 10 辆车倒出“放生”。张晓诚毫不客气地说：“顶不住说情风，群众会骂我们是假共产党，这 10 辆车必须交海关处理，谁敢‘放生’，我就把这车拉到省委去，让领导来评理。”类似这样凭关系上门找团领导说情要求放行走私车的有 20 多起，他们没有一人收礼受贿，为一辆走私车开“绿灯”，当地州、县委领导说，这样的部队把守国门，我们一百个放心。

“再穷，我们团也不买卖一辆车。”——8 名常委一致形成这条郑重决议时，东海国门的第一浪潮刚刚掀起，每天有十几辆进口轿车从团部门口驶过，这对谁都是不小的诱惑。党委“一班人”心里清楚，团里条件差，家底薄，翻修营房、改善部队生活、解决部队实际困难等，都得用钱，面对缺钱的困扰，挣钱的诱惑，8 名常委一条心：“国家大利重于山，团队小私轻于尘。”执行堵扣走私车任务前后，他们没有利用守国门这一神圣权力，买卖过一辆走私车，为团队挣一分钱。

几度春秋，团党委在这个特殊的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他们拒腐倡廉，保持着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团党委被成都军区评为“先进党委”，部队连续 6 年未发生案件和重大行政责任事故，团队被评为全军“学雷锋先进单位”，18 项工作受到成都军区表彰， 20 项工作受到云南省军区省政府表彰，他们不愧是人们赞誉的“新风亮节好本色，一身正气扬边疆的铁班子。”

八日风雪路

1982 年元旦前夕，一场特大暴风雪袭击了西藏高原。转瞬间，千山万壑雪海茫茫，狂风怒号，电线被雪凝成了杯口粗的冰绳，参天大树挺不住风吹雪压，歪倒在雪深三尺的地上。这场暴风雪来势之迅猛使人措手不及，声势之浩大百年不遇。正在川藏线上行驶的成都军区 3 个汽车部队的 1000 多辆汽车，2300 多名干部战士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情况十分危急！

这几十支车队是常年行驶在川藏线上的“ 钢铁车队 ”。向西行的都满载着边防部队春节食用的冻猪肉、鸡、鸭、鱼等罐头以及边防建设急需的战备物资；向东行的则载着转业于部和他们的行李。

风雪肆行无忌，地上的雪越积越深，汽车轮子被埋住了大半个，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上坡的时候，挂上了防滑链的车轮依旧打空、横滑，时时出现险情。官兵们只得脱下身上的大衣，铺在地上，让汽车在人推肩顶的帮助下，像蜗牛一样缓缓爬行。

路边的山上不时崩落下巨大的雪堆，阻在路上，甚至把汽车埋个严严实实，驾驶员们不得不一次次跳下车来，用脸盆和撬胎杠挖雪开路。

最难熬的是夜里。高原的夜来得异常严酷，风雪更狂暴，气温骤降。电瓶冻裂了，未来及放水的水箱胀破了，挡风玻璃上结起厚厚的冰层。饥寒交迫的官兵们瑟缩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意味着艰苦的滋味儿。

从 12 月 11 日开始，在这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野高原，这 1000 多辆军车和几百辆地方车就处在了这种进不能进，退又不能退的艰难境地。高山缺氧，吼声如雷的雪崩，嘶嘶怪叫的狂风，零下 30 多度的严寒，这一切都严重威胁着人员车辆！吃什么？住哪里？如何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如何保证人车安全？这是每个干部必须作出回答的现实问题。

忠坝兵站附近，被风雪阻挡住的人员车辆高达上百。兵站的 18 位官兵目睹遇难人员的吃住困难，就主动将兵站的全部 20 多个铺位和所有能使用的房间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把站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他们吃。而自己却在山凹里挖个雪坑，拾一些树枝、燃一堆篝火，啃一点干硬的干粮，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夜。

在暴风雪撒野的然乌沟里，一辆拉萨建筑公司的货车，同某团驾驶员史安家的车子堵在一起，开车的是一位藏族司机，同车还有一位藏族妇女及她手中抱着的一个不满一岁的小生命。他们已经在风雪中挣扎了两天两夜。携带的食物早就吃完了。孩子吸吮不出母亲的奶水，哇哇直哭。小史得知后，二话没说，将自己精心省下、准备留在最需要时再打开的一包饼干、两封罐头一股脑全送给了他们。藏族司机看到小史也是一副饥饿疲弱的样子，知道他肯定也是好久没吃东西了，便说什么也不要这些比金子还宝贵的食物。小史急了，一把抱过已哭得没有了气力的小娃娃，暖在自己怀里，恳求地对那位藏族司机说：“ 我们能撑着，可这么小的孩子撑不住呀！ ”藏族妇女含着热泪把饼干嚼碎喂在孩子嘴里！

某团 2 连车队有 3 辆车被阻在一起，同时还有四辆地方车。地方车上的司机和乘客都没带被褥，酷寒的夜晚该怎么过呀。指导员黄照月了解后，心里很不安。傍晚，他悄悄地对战士们说：“ 我们能不能挤出几条被褥让给地方同志？ ”他的话还未说完，战士们便异口同声地说：“ 没问题。 ”七个人的七床棉被，一条不剩地送到地方同志手里，给他们带去远不止小小棉被能

产生的温暖。泪光里，战士头顶的五星红得耀眼。漫长的 8 个昼夜，战士们都紧紧相偎地瑟缩在一辆闭封性稍好些的车里，依靠体温彼此温暖着、慰籍着。想到地方同志能盖着他们绿色的军被暖和地睡觉，他们再冷也愿意。

被困的几千人同风雪严寒抗争着、搏斗着。消耗过大，体 力越来越不支。随车带队的某团政委李三杰感到，坐等路通不是办法，而且越往后困难越大，必须竭尽全力实行自救，从积雪中开出一条路来。于是，他动员官兵们下车清路，展开了一场人与自然间的竞赛。大家有的挥锹，有的用撬车杠，有的端脸盆，有的甚至用吃饭的碗盆来排雪开路。然而，苦干两天两夜后，才挖开了 3 公里雪路。看来，光靠人工挖是绝对不行的。部队已被困了 7 天 7 夜，再困下去，可不得了，必须尽快把车队从雪窝里救出来！李政委在然乌机务连的帮助下，终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同住在札木的副团长周纪告取得了电话联系，建议想办法搞一台大型推土机，尽快把这段路推通。连夜，推土机轰鸣着开上了积雪最深的然乌至忠坝之间的路段。为了配合驾驶员工作，周副团长亲手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给推土机照亮，当路标。经过一夜突击，最困难的一段路打通了，而周副团长则累得瘫坐在雪里，脸上却是欣慰的笑容。

在沿途兵站官兵及各族群众的大力帮助下，军民一同清雪开路。经过 8 天 8 夜的顽强拼搏，暴风雪终于被征服了，冰雪道路终于又通车了。1000 多台汽车，马达轰鸣，车轮滚滚，宛如一条僵而复苏的钢铁长龙，又开始在冰山雪海中前进了。

在这样的高原地带，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这样崎岖危险的山路上，没有死一个人，没有发生一起等级事故，这是个奇迹，是世界屋脊的一曲凯歌！

中国押运兵

这是一支不易为人所知晓的队伍，这是一支长年担负押运押解任务的部队，他们常年在不是战场的战场上战斗着，流血、牺牲，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押解押运任务，他们是一群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夜幕悄悄降临，一列特种专列缓缓驶出南方某站。

咋嚓……咣当……车厢的震荡声响了 6 天 6 夜，温宗权感到耳膜嗡嗡直响，便用卫生纸揉成两个小纸团塞住耳孔。出发的前一天，他才知道这次押运的“ ××号 ”火箭，将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实验性发射。上级命令由他这个副指导员带领 10 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完成这项艰巨的押送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有着特殊的纪律：全副武装的战士一刻也不能离开车厢，吃、喝、拉、撒全在那狭小的空间进行。炎炎夏日射在车顶，车厢内像蒸笼一样，温宗权与战士们都是大汗淋漓。为了寻得一丝凉风，战士们轮流在窗前“ 享受 ”，可专列靠站时，那唯一通风透气的小铁窗按要求又必须拉上帆布。于是，水，成了战士的生命。无论旅途再长，洗脸刷牙全免了，即使饮用水也要省了再省。最困难时，战士们硬是挺着几乎干裂的嗓子将干巴巴的面包，闭上眼睛一点一点咽下。 ”

温宗权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挪挪身子，不觉一丝寒气袭来。出发装车时还是汗流浃背，可 6 天的变化也真大，现在的天气已变成了朔风黄沙的暮秋。

专列在崇山峻岭中盘旋，地势的险要迫使列车把速度一减再减。出发前，上级领导在交待任务时特地谈到这段铁路一度治安不好，车匪路霸时常出没，偷、抢铁路运输物资的事情常常发生。温宗权把手按在手枪柄上，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车驶过一段山梁，速度慢得如同爬行。突然，车厢顶部传来了一阵“ 轰轰隆隆 ”的声音，接着似一阵雨点，碎石“ 噼噼啪啪 ”地撒在车厢两面。战士周泉、毛彬“ 腾 ”地跳到副指导员身边，揉了揉惺松的眼睛，温宗权低声传令：“ 注意路基两侧 ”，此刻，温宗权心里清楚，这是一伙专“ 吃 ”铁路的不法分子在试探情况。顷刻，只见从铁道边上突然窜出几个黑影，纵身攀上专列。“ 不许动！ ”战士们猛地拉开车门，举枪大喝。几个黑影虽是老手，却万没有想到车厢里有“ 伏兵 ”，见黑幽幽的枪口正指着自己，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逃下火车，没命地钻入了路旁的山林之中。

第 8 天，专列安全抵达目的地。

随着一声刺耳的“ 铿锵 ”声，急驰的列车猛地慢了下来，巨大的惯性将守在车厢门口的一名战士摔倒，随着一声“ 呼啦 ”，垒得方方正正的塑料箱倾斜下来，砸在倒下的战士身上，旋即，其中一个箱子反弹后飞出被震开的车门。

“ 箱子掉啦！ ”小宋惊呼一声，跟着跃下火车。

这是一列普通的货车，由南方某站开往北方 T 市，在列车的中部加挂了一节代号为“ ××× ”号的现钞运输车厢，出发前，姚副队长带领两名战士和银行保卫干部老张，制定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措施。但由于是特种车厢加挂普通列车，因此，安全工作的困难就更大了。

此时，列车已冲出了数百米。

姚强揉了揉摔伤的膝盖，借着朦胧月色，和战士小宋在路基旁仔细搜索，终于，他们在泥泞的苇荡中找到了那只现钞箱。

喜悦和疲倦同时涌来，姚强将子弹推上膛，说：“我们匆匆跳车，身上没带一份证件，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现钞，追赶火车。”靠两条腿，两个人又要轮流肩担百十斤重的箱子，追赶火车谈何容易。

“呜——”，一列货车驶来，“对！搭火车。”姚副队长放下箱子，举枪站在铁道中央，火车越驶越近，“呜！呜！”列车鸣笛，姚强对空“叭！叭！”开了两枪，并用手做了个“停”的手势，货车喘着粗气，冲出300多米停了下来。司机听完述说，再看看姚副队长和小宋的神情，破例让他们上了车头。

在N站铁路公安派出所，姚强忍着疲惫向公安民警述说。经过民警的反复核实，情况汇报到了铁道部，铁道部指示：“将押运人员和现钞箱以最快速度安全送到目的地。”姚强和小宋终于舒出了一口气，紧张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下了。

在铁道部门的统一安排下，两名武警战士护送着现钞箱，安全抵达目的地T市火车站。而加挂特种车厢的列车此时正在途中D站解体编组。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火车上仅有一老一少，车厢里的大量现钞发生意外怎么办？姚强决定立即返回D站。

话说姚强和小宋跳下火车后，保卫干部老张和战士小王更加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他们立即关死车门，整理好倾斜的现钞箱。列车时停时快，有时在一个车站停车几小时，可他们丝毫不敢离开半步。水喝光了，干粮也吃完了，”他们忍着、挺着，以百倍的警惕坚守在岗位上，期待着早日与战友相聚。

次日下午2时许，姚强俩人到达D站，经与车站联系，他们终于找到了特种车厢，找到了战友。张德金，这位在银行工作了30多年的老同志，心头一热，流下了激动的眼泪。4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历经3天3夜，列车缓缓驶进T市火车站，早已等候在此的T市银行负责同志和大家涌进站台，热情欢呼，感谢人民的卫士为此付出的辛劳！

中国押运兵，他们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他们心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感谢中国押运兵！感谢人民的卫士！

新华门卫士

1993 年 8 月 25 日中午，碧空如洗、骄阳似火，长安街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如同一条热浪翻滚的河。汽车尾气、柏油马路的反射，陡然又使街面上温度升高了几度，火一样的热浪一直涌向新华门前，涌向头戴军帽、身着厚重挺括的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礼兵。街上姑娘的花裙子和小伙子的 T 恤衫与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一队礼兵走上了岗位，换岗后，新上岗的礼兵便如同被定格了一样，除了双眼有节奏的眨动，表情和姿势纹丝不动。只有汗水慢慢在爬行。太阳依然在毫不吝啬地释放它的热量，礼兵的军帽和礼服被汗水浸成了深色，立正的脚下，踩着一对湿乎乎的脚印，这脚印，是上一班岗的位置，脚印又在加重……

刚刚上岗的礼兵吴建华，忽然觉得一个凉凉的、软软的东西落在了后脖子上——是壁虎。但是吴建华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纹丝未动。

小壁虎在吴建华的脖子上趴了大约 10 来分钟，见没有什么反应，便狡猾地试探着，东伸伸头，西拱拱嘴巴，接着就试探性地继续往吴建华的脖领下面爬。在汗涔涔的肌肤上，这只小动物分明已嗅到了人的气息、体温、乃至心脏的搏动，却不见有半点动静，于是，它又大着胆子从左肩膀爬到了右肩膀，从肩膀到后背，又从后背到前胸……，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小壁虎在吴建华的上身自由自在地游弋着，一阵阵奇痒反馈到吴建华的大脑，他将牙关咬得紧紧的，恨不能掐断自己的每一根神经。疼痛的滋味也要比这好受得多！——吴建华心里想道。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下岗的时候，吴建华始终保持了一种表情和姿势，回到班里，他才让战友帮助他从内衣里拿出了那只该死的壁虎。

对于守卫祖国门脸的新华门卫士，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新华门，明清时代称为宝月楼，从天安门沿西长安街往西走两百余米，便可看到路北这座雕梁画柱、气度不凡，古老而庄重的两层门楼。大门两边各有一尊栩栩如生的石狮，一面国旗在门前的广场上迎风飘扬，一尊国徽悬挂在门的正上方，两至三名礼兵持枪伫立在大门的两侧和内外，几百年来，新华门历经沧桑，而新华门的卫士则以他们的潇洒和英俊，令所有经过新华门的人侧目凝望，即使经常路过这里的人也总要多看他们一眼。威武、俊美和质朴在他们身上融为一体，警惕、爱和善良渗透进他们的血液，因为他们做为新华门的卫士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卫兵，新华门也不仅仅是一座门。新华门沐浴了中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自毛主席在天安门按动升起国旗的电钮后，新华门也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意义，中央警卫团的礼兵也开始在这里昼夜守卫，春夏秋冬，1.6 万多个日日夜夜，难以计数的新华门礼兵，用他们的热血和青春，保卫这座不寻常的门楼，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中枢正常运转，保卫着祖国的尊严和形象，他们是新华门前有生命的雕塑。

礼兵们以不变的形象换来“雕塑”的美誉，但这些“雕塑”却是有心有肉的生命，有七情六欲的小伙子，他们有他们的爱好，五颜六色的憧憬，他们同样热爱生命，渴望爱情，然而，不论任何时候，只要一站在礼兵的哨位上，他们绷紧的神经便充满高度的警惕性：一旦有情况，随时挺身而出，为了新华门，为了党中央、国务院，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一天，一个身着破旧外套，蓬头垢面的男子，手拿一根裹着红布的长杆，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行走着，当行至新华门时，突然连声高喊“冤枉冤枉”，

同时朝新华门直冲而来。正在值班室执行机动任务的礼兵丁岩，听到紧急信号后，立即跑出大门外阻拦。这时，此人凶相毕露突然甩掉长杆上的红布，露出一把长约六十厘米的尖刀，迎着丁岩的胸口直刺过来，临危不惧的丁岩手疾眼快，侧身一闪，躲过闪着寒光的尖刀。一个擒敌动作，将对方手中凶器震落在地，然后，用两只铁钳一样的大手将歹徒的胳膊扭到背后，仅仅用几秒钟，就结束了战斗，将政治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可见，雕塑并不是摆设。

还有一些人，别有用心，不时利用各种方式企图在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以期引起所谓“效应”、反响。但是，面对新华门的卫士，这些企图永远只能是企图。而遇到另外一些情况，他们也同样会有不同的举动。

1993 年 9 月 14 日晚 10 点，新华门东侧，一名正在行走的男子忽然晕倒在地，仰面躺在马路上，四肢直挺，不省人事，值班员白宗贵接到游动哨的报告后，几秒钟就赶到现场，他必须首先查明此人身份，但左翻右找，也寻不见他的证件，救人要紧！他立即报告上级，经有关部门配合，白宗贵等将病人抱上车，疾驶的小车上，白宗贵用双臂紧紧保护着病人的头部，让病人的身子躺在自己的怀里。一到医院，白宗贵立即将病人背到急诊室，又唤起值班医生。经诊断，为癫痫发作，必须立即送北京急救中心。这时，白宗贵才在病人的内衣口袋里找到工作证，此人系山西劳改 12 支队的职工，名叫王长青，白宗贵火速与病人单位取得联系，当得知病人的母亲和弟弟家就在北京后，又连夜通知他们，直到第二天凌晨 3 点多，白宗贵把病人托付给他的亲人后，才返回驻地，由于及时治疗，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他激动地说：“亏了我倒在新华门！”于是，警卫队那挂满荣誉的会议室又多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助人为乐风格高尚”。

新华门的礼兵们已记不清多少次为走失的儿童找到焦急的父母，把离家出走的少年送至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中，解救跌倒在长安街上的骑车男女……以及耐心劝说那些要冲进中南海的各地上访者和提各种无法满足要求的人。

战士刘向东年迈的父亲从老家来北京看儿子，恰巧小刘正在新华门上哨，他眼睁睁看着睛眼不好，躬腰驼背的父亲正在长安街上走回来又走过去，向行人打听儿子的驻地，而此时儿子正离父亲几十米远，却不能喊一声“爸爸”，父子俩分别已三年，小刘心里一阵悸动，强忍眼里不断转动的泪水。直到下岗后，才追了过去，一头扑在父亲怀里，泣不成声。

一个普通的战士，一旦站在新华门前，他那一系列并不复杂，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言行便与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尊严、军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体现着我军的威武军威和钢铁般的纪律，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是出色的。新华门的礼兵，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除了多一双皮鞋外，其他的待遇与全军义务兵无任何两样，毛料礼服是共用的，每月统一领津贴费，他们服役期满后也要退伍返乡，家在农村，也还要继续当农民，如果说不同，那就是比别人多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艰辛。三九严寒，不能穿棉衣，不能穿棉鞋，手必须露在外面，晚上站两小时下来，再钻进被窝，第二天起床，被窝还是凉的。人员紧张时，每人一天要顶着北风站 8 个小时，关节炎、胃病、冻疮是他们的常见病，负责升降国旗的礼兵，要严格按照着装佩戴，不管在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必须和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一样，绝对准时日出升旗，日落

降旗，没有半点误差……

无须过多赞美，对新华门的卫士们来讲，身后那巨大的“ 为人民服务 ”，便是他们用忠诚和勇敢换来的一面巨大的奖旗。

戍边雕塑群

自古以来，有国就有边，有边就有防。

仗可以千年不打，边不可一日无防。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列强侵略和欺辱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有边无防的悲惨。在整个国防建设中，边防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当军人光荣，当边防军人更光荣。

正是有了那些与繁华和享受无关的风餐露宿的边防军人，才有了祖国统一和安宁的可靠屏障；正是有了边防军人付出常人不可想象的奉献和牺牲，才有了今日的太平盛世和人民的欢乐。

让我们听一听边防军人的故事

当你来到边城二连浩特边防某团团部时，一组洁白的雕塑群首先映入你的眼帘：一把石锁与三把铜锁并列开来，石锁托起一轮明月，圆月正中是一战士警惕的眼睛，眼中辉映出的是一幅鲜红的中国地图，界碑和铁矛组成的围墙似长城坚不可摧。这里的每一名干部战士对其中的内涵，都能给予深刻的注释：

石锁——古代戍边将士；

三把铜锁——现在戍边官兵；

一轮象征和平与安宁的皎月悬挂空中，战士们戍守边关，一家不圆万家圆，体现了戍边官兵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操。

“界碑长城明月金晴，铁矛铜锁边关军魂”。从雕塑群底座这句铿锵的战士诗句里，你会感受到“热爱边疆，安心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在边关战士心中的升华，那就是这组雕塑群上镌刻着的五个大字：战士责任重。

在远离祖国大陆 1000 多公里的南海有座中建岛，这里被人们称为“南海戈壁”。战士杨波被分配到岛上的守备队。岛上生活艰苦、单调，与他想象中水兵的浪漫生活相差甚远。他很失望，整天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面对大海叹息不止。但当班长陈松强给他讲述了老一代中建人团结友爱、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以及党和人民对中建岛的期望后，杨波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又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投身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为守岛建岛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伍后，他又考上了地方大学。他在给守备队党支部的信中写道：中建岛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祖国”二字的份量，如果祖国需要我再上中建岛，我会毫不犹豫地马上启程……。杨波的信表达的是所有在中建岛战斗生活过的“天涯哨兵”的共同心声。

有这么一个平凡又平凡的故事。

那一天刮起了暴风雪，即将转业的边防连的老连长怕新连长对边防的地形不熟悉，非要再带队巡逻一次。老连长在边防 16 年了，两条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几十里的边防线走一圈下来，他的腿已经不能动了。就在步履艰难的风雪中，他向新连长交出了他的责任和他的一颗火热的心。

庄严肃穆而又颇具民族建筑风格的吉木乃国门，是新疆阿勒泰边防区唯一的国防军事通道。是祖国的象征，连长耿新说：“一般人神往而不可及。我们有幸在这里当兵，是莫大的骄傲；为国门站岗，更是一辈子的光荣。”在这里服役过的官兵们，每人都珍藏着一张站在国门前的照片。战士蒋开久的“国门照”最大，不仅镶了金边，而且还在高高挺起的胸口处印有一个红

色的“心”字。他对人解释：“这表示我胸中装着祖国。”

特殊的国防象征，神圣的地理位置，庄严的建筑风格，使国门对吉木乃边防站官兵有特殊的感染力。每年新兵一上站，站里都要组织向国门宣誓仪式；老兵退伍，要举行向国门告别仪式；每当春节来临，官兵们都在站在国门下向祖国和人民拜年；“国门在我心中”演讲活动被作为固定内容，年年开展，久而久之，国门在官兵心目中更加庄严神圣，无论新老兵，国门都能使其内心得到净化和升华。战士李广宽和王胜利因打水排队闹了点小矛盾，指导员把他俩拉到国门下谈心。往那一站，还没说几句话，俩人的眼泪流了出来，手也不由自主地紧紧握在一起。入伍后的新战士张向阳，收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没有向任何人讲，只是忍着悲痛默默来到国门下流了一会儿泪，就又正正规规地站到了哨位上……。

是啊，这就是国门在边关将士心中的位置，这就是国门那无可伦比的感召力。

边防官兵把国家的尊严和军队的声誉看的高于一切，那怕是一举一动也决不马虎。

冬天的一个上午，乃堆拉山口雨中夹着雪。个子短小、一脸稚气的新战士代军站在哨位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前方。此刻一场无形的比赛悄悄拉开了序幕。小代的对手是邻国大胡子兵。昨天，他俩曾以手势决定站岗比赛。

身披雨衣的代军在风雪中一动不动。然而，仅半小时，大胡子摇着脑袋四处张望，打着手势示意代军不要比了。小代依然全神贯注，一动不动，一个小时过去了，战友来接岗，小代坚持再站 1 小时。大胡子却叫来几个同伴竖起大姆指：你赢了，我们服气。

自古边塞出英雄。但是，从古代的许多边塞诗中我们知道那些士兵的牺牲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这是他们无法排遣的牺牲。而今天边防官兵们，也同样遇到过那种牺牲，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呢？

某边防机务连蒙古族战士吴峰山，在距离连队 250 公里远的一个维护哨。维护哨只有吴峰山一个人和四间房子，四周荒无人烟。

这里的苦，一言难尽。

外出查线或维修，吴峰山带上凉馒头和咸菜，喝水就从小水沟里捧，因为一壶水根本不够。野外作业往往超过预定时间，这一下，干粮不够了，只好抓泥鳅、拔野草吃，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机线标准化整修中，吴峰山天天手不离钳，一天十几小时不停接线头，调试松紧，那两只手的动作早已超出生理极限。整个手磨去一层皮，露出嫩红的肉。竣工时，他的两只手已经不像手了。

像什么呢：像两座纪念碑！

孤独、寂莫的煎熬更让人难忍受，吴峰山只有靠拼命地工作排遣。1992 年冬天，一场特大雪，压断了不少线路。吴峰山在两米深的雪地里跋涉了 7 天，所有线路都通了，他却病倒了，高烧 40 度，原本不多的药却偏偏用光了。吴峰山便在屋子里一圈圈地跑，跑累了躺在床上靠自己年轻的身体慢慢生长抵抗力。没几天煤没有了，粮也没有了，雪太大，连队送不上给养。吴峰山扎挣起病体，去几十公里外的牧民那里借来半袋面。菜两个月未沾牙了，只有几个冻土豆和一碗舍不得吃的酸白菜。

等高热退了，吴峰山开始算日子，觉得是春节了。无处打听，吴峰山想：就算是春节吧，于是他吃掉了那一碗存了好多日子的酸白菜……。

吴峰山力量的源泉来自哪里呢？

他懂得人生的尺度不是索取而是奉献。

西藏阿里的什布奇边防连，是全军距离祖国心脏最远的连队。在这个属于“生命禁区”的边防哨卡，狂风暴雪、高原缺氧等常年伴随着官兵们，可他们仍像高山雪莲一样顽强地坚守在这片国土上。1996 年 4 月，特大暴风雪封住了与外界的通路，连队库存的食品仅够吃两天的，山下送粮部队途中受阻失去联系，连队无线电台又出了毛病。边防连成了“风山雪海”中的一座孤岛。

没粮吃、没煤烧，无法生火取暖，长时间的挨饿受冻，官兵的体力渐渐不支了。面对死神他们裹着被子唱起了“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的《长征组歌》。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才创造了连续 15 天挨冻受饿无人致伤、致残的雪域神话。

和平时期，边防军人付出的是一种具有崇高价值的社会劳动。最普通、最经常、最大量的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然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奉献啊。

在南沙，很多人都知道“黑”队长周建明。南沙的太阳紫外线似乎特别垂青这位湖南小伙。你让他撸起裤腿，从大腿黑到脚跟。而且，坑坑洼洼找不到一块光滑的皮肤，那全是珊珊、噍石留下的印记。夏季，南薰礁正午的地表温可达 45 度，酷热难当。他打破部队早晨和傍晚“起早贪黑”训练的惯例，而光捡太阳毒，气温高的中午搞紧急集合，实施对空、对海攻击演练，他说：“天热敌人就不来了吗？人要适应战争，而不是战争适应人。南沙的兵必须是‘全天候’的。”一年，南薰礁被东北季风围困。海水扯着长长的呼啸冲上礁堡，灌满蓄水池。用这种水煮饭，咸；炒菜，苦；烧汤，涩。周建明看着战士们一天天瘦下去，心里难过极了。他何不是看到这种饭菜也食欲顿消。可是他不能倒下，部队不能没有战斗力啊！他把全队集合起来说“看我的！”于是三扒两咽，把饭吃完，然后一个个“抓落实”。就这样，周建明七上南沙，三次立功，被誉为“南薰礁的忠诚卫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边防官兵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生命，铸起祖国万里边疆的钢铁长城。

这是一个边防军人把青春永远留在乃堆拉山口的故事。

乃堆拉最低处海拔也有 4300 米，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我们祖先留下的界碑和忠骨。某部连就驻扎在这里。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带队伐了一天木柴的指导员穆忠民不顾疲劳，照例摸黑到各班查铺查哨。他到 1 号阵地，为几个熟睡的战士掖好被角。又沿崎岖的小道向 2 号阵地走去。不料，一脚踩空，活生生的汉子跌至 20 多米深的悬崖下，他再也没能走到 2 号阵地。等战友们把他从雪堆里救起时，他的躯身已冻疆硬。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告别了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离开了战友和哨所。

战友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在他身上发现了妻子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催他给孩子起个名字。孩子出世半年了，他还一次没见面，就连给孩子起名的空也没腾出来。

穆忠民走了，战友们哽咽地唱起《雪山骄子》之歌为他送行。

边防线上的生活环境大多数是艰苦的，但是，戍边固防的信念，使官兵们把脚下的这块土地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把青春和汗水种在这里，改变

着“家”的容貌。

当年，阿盟边防支队算井子边防站只有三间低矮的破屋。一次，一场沙暴掀走了房顶、门窗，推倒了墙。接着断了粮，大伙便煮驼饲料吃，饲料吃完了，只好冲盐水喝。包成任指导员上任的第一天，为表明献身边防的心迹，把自己的名字用红褐石块嵌进了山体。以后凡是在这里工作过的官兵，都像包成那样，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太红山。这些石块摆出的名字中，有些已被风沙刮得残缺不全，读得出的一共是 63 个名字。远远看去，蓝天白云下犹如燃烧起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官兵们说，服役的时间是有限的，但人走了，“魂”也要留在这里。

阿盟边防支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兵在算井子只许呆 3 年。那怕只呆 1 天，任何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把边防站看成是自己的“家”。

既然是“家”就不能是这个样子。官兵们要改变家乡的面貌。上级拨 6 万元改造营房费，官兵们一算计，一切建筑材料要从 300 多公里外往这运，这些钱只够零头。怎么办？自己干！除雇 5 名技师外，这个不到 10 人的队伍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开山炸石，再从石缝里抠土，拉回来脱坯。6 月天气，地表温上升到 40℃，胶鞋底烫得扭曲了，官兵们挽起裤腿下“火海”。“扑通”一声，新分配来的学员罗刚一头栽倒在地，苏醒后爬起来继续干，谁也劝不住。官兵们裸露的脸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3 个月后，两栋土木结构的营房造好了，彩釉地面砖、墙裙，游艺室、图书室应有尽有，还盖了车库、厕所。欢声笑语使这里充满了生机。

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戍边战士们的意志，坚强的意志又改变着边关的风貌。

中建岛是西沙群岛中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小岛，珊瑚和贝壳组成了面积只有 1.5 平方公里的荒滩。岛上气候炎热，夏天沙滩上最高气温可达 60℃以上，无土、无水、寸草不生，曾是一个过往海鸟都不愿在此筑巢的地方。

1975 年首批官兵带着一顶帐篷上岛后，就以岛为家，艰苦创业，以后的一批批官兵们用辛勤的汗水改写了中建岛的荒凉历史。

官兵们利用探亲、出差等出岛的机会，你一包、我一包地从大陆 20 多个省市背来泥土、菜种、树苗，在沙滩、礁缝播种下绿色。白天，他们为刚种下的幼苗搭遮阳棚、筑挡风墙；晚上他们用收集起来的洗漱水浇地。眼看着小苗在官兵们的精心照料下悄悄地长大，却经不住一场台风的洗劫，有时甚至是一扫而光。看到台风过后的惨样，大家都流泪了，真想对着海大哭一场。可是让风刮跑的菜和树是哭不回来的。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擦干眼泪继续干。

一茬又一茬的官兵们靠着“擦干眼泪接着干”的精神，换来了中建岛的今天片片绿荫。20 多种蔬菜郁郁葱葱，实现自给，结束了官兵们靠吃药丸补充维生素的历史。600 多棵椰子、枇杷树和数千平方米的绿色爬藤迎风而立；昔日的“南海戈壁”已成了“鸡鸭成群猪满圈、绿树成荫花芬芳、瓜果飘香菜满园”的“海上家园”。

时代精兵——记广东边防总队“沙头角模范中队”

沙头角，这个深圳特区中的边防禁区，因那条不长的“中英街”闻名于世。武警广东省边防部队 6 支队 13 中队驻守“中英街”27 年来，经受住了“一街两制”的洗礼与考验，“糖衣炮弹”打不倒，“酒绿灯红”志不移，在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岗位上，为边防和特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感染着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

素有“一条小街、两个世界”之称的中英街，只是一条长 250 米、宽 5 米的小街。在这里，五星红旗和米字旗在同一条街上空飘扬，中英警察面对面站岗，人民币与港币相互流通，两边居民自由往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使这条街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价值观念同时存在的交汇点。境外敌对势力历来把这里视为对我进行渗透与破坏的桥头堡。20 多年来，13 中队先后粉碎境外政治策反阴谋活动 3 次，企图侮辱祖国尊严的阴谋 20 次，抓获内潜敌特分子 15 名，抓获外逃内潜人员 1820 起共 45325 人次，缴获各种反动书刊 135 本。

沙头角镇地方虽小，但镇内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以及私人轿车和家用电器拥有量却都位居全国第一。沙头角酒绿灯红，“中英街”流金淌银。而 13 中队的战士，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津贴费，还不够当地居民买一条香烟。强烈的收入反差和物质诱惑，随时都在检验着战士们，把关验证和边境巡逻是中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有人说，他们要想来钱太容易了：“点点头，钱不愁；挥挥手，半栋楼。”由于“中英街”是免税区，走私可谋取暴利，走私分子为打开 13 中队这道关口，不惜重金铺路。一天夜晚，一辆崭新的黑色皇冠牌小轿车自港方一侧开过来，面对我方哨兵陈盼的盘查，走私分子递上港币 1 万元：“一点小意思，请抬抬手，事成之后还有重谢。”遭到严词拒绝和警告后，走私分子不甘心，又找到 3 班长林光明。这回“买路”的港币又加了一倍，仍没得逞。一连串碰壁之后，走私分子不得不哀叹：“要过 13 中队这一关，比过鬼门关还难！”“中英街”一街两制的特色，边防禁区的神秘以及免税政策带来的经济实惠，吸引着众多的内地游客前来观光、购物。最多时每天达到七八万人次。游客进入沙头角必须持有《特许通行证》。戍守国门的神圣职责要求官兵们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有父亲用烟袋锅敲打儿子的脑袋，儿子也不让父亲进去的；有得罪了家乡父母官，退伍回乡不给安排工作的；也有拒绝妻子单位领导进关而使妻子丢了饭碗的。这种事例，中队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位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在这里视察后感慨地说：“13 中队官兵的关系学是 0 分，原则学是 100 分。”

近 10 年来，13 中队共抓获走私分子数百人，查获走私物品近亿元。中队官兵用自己的青春和赤诚维护了国门的神圣和心底的高洁。

1991 年 10 月，沙头角镇内的一家胶花厂与外商签订了一份 50 万美元的订货合同，限期 20 天交货，延误一天罚款 1 万美元。由于胶花厂的员工办的是集体通行证，一人拖后，其他人都不能进镇，而加班时员工又不可能同时进厂，厂领导为此心急如焚。13 中队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报请上级批准，为胶花厂员工制作了临时的进镇卡，增设专门通道，改集体验放为单个验证放行。13 中队以自己增加几倍工作量的代价，使胶花厂提前两天完成了供货任务。13 中队官兵就是这样，既严守边防，不徇私情，同时又想方设法便民利民，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1992 年 11 月 4 日凌晨，沙头角镇一家合资企业突然失火，大火映红了半边天，13 中队官兵闻讯赶到，奋力扑救。救出了所有被大火围困的人和价值 100 多万元的财产。大火扑灭了，官兵们的衣服烧烂了，头发眉毛烧焦了，他们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返回了营房。港商陆先生原本对沙头角的投资环境有疑虑，这件事后，他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投资 1000 万在沙头角办厂！在陆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外商纷纷来沙头角投资。目前，沙头角外商投资企业已有 500 余家。

13 中队还主动协助镇内派出所承担起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的职责。先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各类专项斗争 210 多次，出动警力 6000 人次，破获各种案件 250 多起，抓获内潜外逃重大刑事犯罪分子 25 人，港商练和平原在香港开有 3 家金铺，遇黑社会洗劫和敲诈后，听说沙头角社会治安好，就在“ 中英街 ”开了一家金铺，在镇内办了两家企业。这位港商深有感触地说：“ 13 中队的官兵既是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也是我们的保护神 ”。

多年来，13 中队参加各类抢险救灾 50 多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1000 多万元，为驻地群众做好事无数计。沙头角镇党委书记张全方说：“ 今日沙头角的繁荣，有 13 中队一半的功劳。 ”

在 13 中队，有不少近乎苛刻但却为全体战士恪守的规定：不抽烟、不喝酒，不戴手表，不穿非部队发的服装，非外出执勤不许离开营区，日用品必须使用国产货等等。对此，中队长石家明认为，这样严格的管理为的是培养战士抵御各种诱惑的毅力，强化在当今时代艰苦奋斗的意识。

中队有块 3 亩大菜地，随着沙头角镇地产不断升值，有人提出以每年 5 万元租用菜地搞开发，后来又升至 10 万元。但中队算了这样一笔帐：菜地不出租，经济上是亏了，但有了这块艰苦奋斗的阵地，育人育才有了场所，其价值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许多新战士入伍时连衣服都不会洗，而现在全体官兵人人会种菜，会做饭，会缝补。每个战士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津贴，却人人有存款。中队的“ 小银行 ”有战士存款 36000 多元。

作为一个担负着 4.2 公里边防巡逻任务和进入中英街验证任务的执勤中队，135 名官兵，所有军事训练科目全部到优秀水平，从中队长、指导员到通信员、办事员，个个都是精兵，随便点一个来，都能做示范教学。这一点，就连多年担任部队干部的人都惊叹不已。

一身正气，一流业绩，一尘不染，一心奉献。这是中队全体官兵永恒不变的精神。这些年来，13 中队先后荣获“ 沙头角模范中队 ”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集体二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六次。中队先后有 108 人次荣立了三等功，2830 人次受嘉奖，中队长石家明被授予“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称号。

热血——记徐洪刚

公元 1 世纪，一位西方哲人预言，人类在群猎谋生时期所形成的互助互爱精神，将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而最终被冷漠取代。

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东方学者预言，中国人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现，当他们欢庆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时候，曾经袭击许多发达国家人群的冷漠病，已经悄无声息地爬上了他们的国土。

这是一个夏季的早晨。飘绕在滇北乌蒙山远峰近壑间的雾岚，正被初升的阳光一点一点化开，四川 46——70104 号客车——一辆由云南省彝良县牛镇开往四川省筠连县的长途公共汽车，开始转动它车轮，车上坐着 40 多位乘客。晨风透过车窗，把一阵阵凉爽和惬意送进车内。

车轮在山间公路上不停地旋转。

“喂，给我钱！”坐在车厢中部一个叫任永林的男子突然朝前座上靠窗的一位青年妇女嘶喊。

“给你钱？我凭啥给你钱？”那个名叫吴道蓉的妇女愕然地扭头反问。

“叫你给钱你就得给！”那男人的话音里露出了凶意。

“我不欠你钱，我也没钱，”吴道蓉断然回道，她明白她是碰到专在车上讹人的歹徒了。

“没钱就抹你的手表！”任永林边说边伸手去吴道蓉的身上乱摸并扯断了她的表带。

“没钱就脱她衣服！”任永林身边又站起一个同伙，恶狠狠地朝吴道蓉叫。歹徒任永林于是立刻动手撕破了吴道蓉的上衣。吴道蓉拼命反抗，歹徒愈加疯狂，竟一手卡住她的脖子，一手抓着她的衣服，要把她从高速行驶的车里推出窗外。

吴道蓉在那一刹绝望了，她想她不可能抵抗多久，今天是必死无疑了。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她一边挣扎一边闭上了眼睛……

让吴道蓉重新睁开眼睛恢复希望的是一句冷峻的喝止：“住手！不许这样耍横！”

声音出自邻座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小伙，那小伙在喝叫的同时挺身站起，拉住了歹徒任永林正推吴道蓉的手。

目睹事情发展的车上乘客，差不多都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伙。他们仅仅是出于惊奇，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叫徐洪刚，更没人知道他是一名战士。

徐洪刚今天是探家归队。当他在晨风里登上这辆客车时，心里除了与父母辞别之后的那股不舍那缕依恋之外，满是那将回到连队见到战友们的欢喜。他并不知道命运将在今天给他安排一场血的考验。

当歹徒们最初纠缠吴道蓉时，徐洪刚还沉浸在自己的遐思里，后来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是震惊：歹徒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随后便是愤怒。这个从乌蒙山里走出来的军人，身上既有着乌蒙山男儿强悍的血性，又有着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的觉悟。这样的事他不能不管，他也不会不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

“滚开！关你啥子事？！”歹徒任永林松开正推吴道蓉的手，转对徐洪刚吼。另一名歹徒也跟着叫喊：“你想挨揍？揍他！”冲上来就打了徐洪刚两个耳光。

徐洪刚热血直冲脑门，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保证按时归队，他忍住了。也罢，就用这两耳光换来这位妇女的安全吧。未料歹徒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亮出刀子叫骂着，推开徐洪刚，又向吴道蓉扑去。

这次徐洪刚被彻底激怒了：今天有我在，你们就休想胡作非为！他凭着在部队练就的一身硬功，奋起一脚将一名歹徒踢倒，接着又挥拳直逼另一名歹徒。歹徒们的另外两个同伙坐在车厢后半部，这时也一齐窜上前来对徐洪刚拳打脚踢，徐洪刚见 4 名歹徒围上来，而且拿着刀，就只身同他们奋力搏斗。

一个人与 4 个人搏斗，又是在无法施展拳脚的车厢内，结果可想而知——他被两名歹徒从身后死死抱住，另一名歹徒按住了他的脖子。

车仍在继续行驶。

歹徒任永林嗖一声挥起了锃亮的匕首。

徐洪刚眼睁睁看着匕首向自己刺来。他拼力反抗着躲闪着，但躲闪的范围是那样有限。他最初还能感到哪一刀刺中了胸，哪一刀刺中了腹，随后便只觉到了疼，与剧痛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彻身彻心的冷……

当歹徒任永林朝徐洪刚刺下第一刀把刀拔出时，徐洪刚身上滚烫的血便已喷溅而出了。

徐洪刚的血浸透了他身上的迷彩服，染红了车厢的座椅和脚下的地板，肠子流出了体外。

一股由鲜血中腾起的热气开始在车厢里弥漫。

一股热血特有的味道开始向每个乘客的鼻孔里钻。

徐洪刚支撑不住，倒在了车厢地板上。

搏斗已经结束，车厢应该归于沉寂。

但热血自有功用？它用它的热度炙烤着车厢内的空气，那层冷漠之色，它用它浓烈的味道刺激得每个乘客都打了一个激灵。

一个令歹徒们没有料到的局面在车厢里出现了：先是有人高呼：杀人了！随后司机唐向红紧急刹车；人们开始纷纷站起向倒地的徐洪刚和歹徒们围拢过来；有人去扶徐洪刚；司机唐向红乘歹徒不备，缴了歹徒手中的刀；许多人要求把车开到公安局……

歹徒们惊了、慌了，他们开始越窗而逃。

血，这一维护生命机器动转的液体，此刻用它特有疑固力把车上的生命和人心凝聚在了一起。

当徐洪刚在血泊中抬头看见歹徒任永林也企图跳窗跑时，他在旅客的扶助下以铁一般的意志支撑着身体，用手抓住了歹徒的腿，又扯住了歹徒的衬衣，吓破了胆的歹徒拼命挣脱，仓皇跳下车窗，徐洪刚见状忍着剧痛，用背心兜着流出的肠子，以惊人的毅力紧随歹徒从车窗跳下，踉踉跄跄地向前追去。

就在这时，筠连县税务局的一辆伏尔加轿车经过此地，司机看到迎面跑过来一个血人，急忙紧急刹车。徐洪刚拼力走到车前对车内的同志说：我是解放军，快去追歹徒！边说边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士兵证。车内的县税务局副局长詹本方等 5 人急忙把徐洪刚扶上车。追击歹徒。此时，徐洪刚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税务局的同志意识到救伤员是当务之急，急忙调转车头，向医院急驶而去。

徐洪刚是在休克状态下被抬进医院的，他当时并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

方；处于虚幻状态的他的大脑，只是感觉到他来的这个地方像是一条河，他躺在温暖的河水之上漂。其实他的感觉没错，他走进的的确是一条河——一条汇积爱意而成的温暖的河。

在徐洪刚住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 5000 多人自发地前往医院探望。

这一切令徐洪刚无比激动。他说他从来没想到他会得到这么多的温暖，他说他不知道人间原来竟蓄积着这么多的温暖，他说他承受了这么多的温暖之后就是去死也值了。

1993 年 9 月 29 日，基本康复了的徐洪刚在筠连、彝良两县民政局和武装部领导的护送下，启程归队，乘车驶进河南渑池县境。县里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徐洪刚的眼睛再一次潮湿了。

那时候徐洪刚还不知道，不久之后，共和国的主席江泽民亲自接见了他；军委刘华清、张震副主席还掀起他的衣襟察看他的伤情……

热情，潮水般地向徐洪刚涌来。

自然；任何热情都有原因，人们这些热情的举动，其实是在进行一种呼唤，呼唤新的中华文明的到来；是在表达一种渴盼，渴盼人与人彼此互助的新的人际关系的实现。

这个在渑池车站举行的凯旋式，不仅仅是在庆贺徐洪刚一个人的凯旋，而是在庆贺见义勇为、互助互爱这种中华精神的凯旋。

时令是 1993 年的秋末冬初了，徐洪刚浴血救人的事迹先是在川、滇、豫、鲁，后是在全国传开了，一些人在感佩赞叹之余，也多少有些担心，他会不会不久就被人们淡忘，一切又都恢复如常？仿佛是为了回答这个担心，在洛阳西去潼关的公路上出现了一辆班车。

那辆班车那天在旅客们的轻声交谈中驶近了渑池县境，突然，一伙持刀的歹徒开始对车上手无寸铁的乘客们进行洗劫，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身上的钱已被抢走。歹徒们自以为这次和以往一样成功了，他们快活地下车准备去享乐。但他们这次估计错了，他们刚下车，听到了乘客们哭喊的渑池人先是围上来问清情由随后便开始向歹徒们追去。人们拎着铁锨、镐头，虽无人组织，但却是接力式的，这村追到那村的境域，那村接着追，那村追到第三村的境域，第三村接着追，歹徒们先是吃惊，再是发懵最后彻底瘫了，当他们后来跪地求饶时他们不解地问，遭我们抢的人与你们非亲非故，你们为啥这样没命地追？

还用问吗？一个战士的热血怎会白流？徐洪刚舍己救人已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此时，它已成为一种新风尚！

京都利剑

剑，一种利器，它的高贵，它的锋利，它的杀气，以及它那种沉默中包藏着的那种神秘，常令对手在搏杀中无言地败下阵去。

中国武警部队中唯一的快速反应部队——北京市武警第二总队，正是将和平与除恶集一身，为人民谋安宁的利剑，它令所有的邪恶与罪行难寻逃路，又让首都的每一寸土地常驻平安。

1989 年 1 月，塞外长城脚下，一条宛如巨龙般的车队，在 警车的引导下，穿过万里长城向首都北京驶进。

这是一支曾经在朝鲜战场威震敌胆，打出国威军威的英雄部队。几个月后，他们身着橄榄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首都人们的视线之中时，不少人生存疑惑：

这支在条件艰苦的赛外山区蹲了几十年的部队，突然来到繁华大都市，能否站稳脚跟经受住考验？

进京，其实就等于一场赴考。当年毛主席进京的时候，不就曾经说过，“ 咱们进京赶考 ”的话吗？再早一些的李自成，不就是因为进京后没有经受得住这严峻的考验，而功败垂成的吗？

这个问号对于二总队的领导者来说，是压力，更是动力。“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抓团以上干部，带过硬部队。 ”二总队党委“ 一班人 ”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这里。

一系列管理机制出台了。

——部队进京后和地方单位、人员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如何防止在和地方交往中出现的乱拉关系、精力外移等问题，他们及时制定了《对外交往若干规定》：

——为防止有的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在财务管理上钻空子，总队及时制定了“ 党委集体理财、经费民主公开、3 人联审联批、两级联合把关、四家联审、每季联查 ”的财务管理制度；

——部队一进城，外单位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往这里调，为杜绝由此产生的不正之风总队党委及时制定了“ 兵员管理二十个不准 ”；

——为防止部队进城后滋长公车私用的倾向，总队党委严格规定，机关车辆一律统一管理，严格用车审批手续，私事用车不论官大官小一律交费。

一项项具体化的规章制度，对团以上干部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干部晋升，战士入学、提干、学技术、转志愿兵等，是官兵们最关切的热点和敏感问题，二总队严于监督。凡从战士中直接提升干部，必然是自下而上进行推荐，全总队再进行公开大会考，组织班长骨干观摩，总队领导亲任主考，当场公布结果，是“ 骡子 ”是“ 马 ”一遛就清楚。

干部使用上，他们的坚持得才兼备、任人唯贤；坚持按规定程序审批；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全面考察；坚持党委集体讨论；坚持严格的军政业务素质考核等六条原则如同六道关卡，断了跑官的路，堵了要官的门，绝了混官的人，大大净化了干部队伍的风气。

官兵们都说，二总队的师团领导们，不在坐车上动心思，不在住房上超标准，不在生活上搞特殊。

这样的班子怎能不让人信服，这样的领导哪能带不出好部队。7 年来，第二总队十分响亮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北京西郊某训练场，深秋。

几十名身着迷彩服的战士们马步蹲裆，提气运气，只见刀枪棍棒齐刷刷地向他们袭来，刀枪闪光，棍棒生风，“啪，啪！”结实的棍棒顿时断为两截，而战士们一个个俨然纹丝不动的铁塔金钢，坦然自若。

“踩刀开石！”随着口号看去，10 名战士一字排开，赤脚站在铡刀刀刃上，每人头上再放一块 10 厘米厚、长宽 1 米见方的青石板，随着铁锤呼啸而下，“咔嚓！”青石板瞬间被击碎，人却完好如初，安然无恙。

看过这些表演的人，无不为之赞叹。

好钢是千锤百炼出来的，宝剑的锋利是几经磨砺形成的。二总队官兵们这身非凡武艺是用血汗铸就的。

每人每天用木棍击打赤背 500 次，脚踏木桩 500 次，拳打沙袋 200 次，掌劈千层纸 1000 次，晚上熄灯前，还要练头功，头撞墙壁 200 次。

头部是人体最经不起撞击的部位。刚开始有些战士吃不消，头痛、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头部肿起了血泡，脸上淤血出现浮肿。一天下来，身体像散了架似的。但官兵们坚持下来了。

长期训练，战士们的双手粗糙变形，个个像蒲扇似的，头上百汇穴部位的头发全部脱光，浑身的痴快脱去一层又一层。战士张宏业，训练时手关节错位，手掌起了厚厚的老茧，手指肿得像棒槌，伸手靠近燃烧的火焰旁已不知疼痛，把手伸进滚烫的开水之中也失去了知觉，但仍没有放弃练功，咬紧牙关一步步不断加码。苦练终得真功，如今他随手在地上捡起一块砖，用手掌一劈便断为两半，练就了单掌劈断四块砖的绝技。

那一年，总队聘请了少林寺第 29 代接法传人释延才来教功传技。他带来的打坐、打禅、罗汉睡觉、铁牛耕地等少见的真功，让官兵们大饱眼福，也激起了大伙的学习劲头。“弟子们”学得极刻苦，一招一式地跟着师父练。

在这群虔诚的“弟子”面前，大师的的确确感到了意志和坚韧，他看到身边的小伙子阳刚气十足，功夫练得很快，便悉心教授着自己的绝活儿。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这天大师要考考“弟子”们。地上摞着两块砖，只见敦敦实实的王风龙走上前去，运足气，两个手指猛然向砖块点去，“着！”随着一声大喝，“咔”地一声两块砖拦腰断开。“好！”大师满意地点点头。

汗水和毅力总会换来收获。这些官兵身上的伤疤一天比一天多，功夫也一天比一天见长，终于练就了二指禅、落石击臂、银枪刺喉、踩刀开石、钉床开石、油锤贯顶、汽车过人等 10 多项硬气功高难科目。涌现出“铁头”刘玉树、“铁背”刘昌勇”、“铁拳”林刚、“铁脚”杨田生、“铁掌”冯幼华、“铜肘”舒士洪等一批身怀绝技、出类拔萃的训练尖子。某中队指导员叶春，练就的一口钢牙利齿，能一口吃下两个酒瓶的玻璃，更是令人叫绝。

京西宾馆。1993 年。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接见出席全军会议的各大军区及军兵种的领导们之后，来到了武警司令员周玉书面前。

刘华清副主席面带微笑，对周玉书司令员说：“我给你半个小时，你能不能将你的快速反应部队拉一部分到这里看节目。”

“刘华清副主席这是要考一考这支特种部队的快反能力。”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全都集中在周玉书司令员的身上。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周玉书司令员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坚定地说：“可以，半个小时之

内保证将部队带到。”

迎着众人带有疑虑的目光，周司令拿起电话，向武警北京市第二总队作战值班室下达了命令。

在时间的长河里，半个小时实在是太短了，短得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一样只是一闪即逝。

军中无戏言，在场的将军们都摒住了呼吸。

只有周司令员不动声色，沉稳自如。他对自己的部队太了解了。

任务落在 16 支队身上。一声令下，所有的活动立即停止，全支队进入一级战备。仅仅 3 分钟，500 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全部登车完毕。

汽车轰鸣，雪亮的车灯如两把利剑，撕破漆黑的夜空，向京西宾馆快速驶进。”

时间一分一分消失，房间里寂无声响。周玉书司令员看了看表，离规定的时间只差 12 分钟了，在场的将军们，都替周玉书司令员捏了把汗。周司令自信地笑了笑，走出了房间。

就在他走出房间的一刹那，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如神兵天将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

没等周司令讲话，身后刘副主席的掌声已响了起来。

全场掌声响起。一阵又一阵。

1995 年 7 月的一天深夜，2 中队的战士们已进入梦境，突然尖厉的紧急集合口哨声划破夜空。两分钟全队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在门前集合完毕。

原来是丰台区派出所打来紧急电话，要求官兵们火速赶到一栋居民楼，一名持猎枪杀人抢劫的亡命之徒已被围困，请求支援。

十几分钟后，这支精干的队伍就到了出事地点，占据有利地形，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时，公安干警开始喊话，稳住歹徒。另一边，2 中队组成的突击小组迅速在居民楼的侧面管道处攀援而上，趁歹徒在室内慌乱不安之际，一跃破窗而入，死死地把歹徒制服在地。

事后，丰台派出所专门送来了一面“警营一绝”的大锦旗。

这真是：利剑闪银辉，京都得平安，为民除妖魔，雄师显军威。

一腔热血献国防——记沈阳军区某团原参谋长苏宁

在哈尔滨市郊的军营里，有一座为一位青年军官修建的事迹展览馆。

展览馆不大，也很普通。可是，它却远近闻名。全国各地 10 万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追思这位青年军官献身国防现代化的壮美人生。

他，就是沈阳军区某炮团参谋长苏宁。

90 年代的第二个春天，这位年仅 37 岁的青年军官，奋不顾身扑向瞬间爆炸的手榴弹，为掩护部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此，一个新时代英雄的名字传遍中华大地。中央领导同志对苏宁的英雄行为和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总参炮兵部的同志称赞他为“炮兵英才”，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暨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分别作出向苏宁学习的决定，数十家新闻、出版、文化单位先后推出 680 多篇报道、8 本书、5 部影视剧讴歌他的事迹，哈尔滨市在松花江畔最美丽的一个旅游景点修建了苏宁塑像……

岁月可以冲淡人们许多记忆，可苏宁——一个普通的青年军官，为什么能这样震憾千百万人的心灵？

1969 年入伍的苏宁，22 年军旅生涯有 17 年在基层度过，当了 7 年半连长，8 年营职干部，是所在部队同年兵中职务较低的。英雄走后，许多人动情地问：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早没发现？为什么早不提拔起来？

干部部启封了苏宁的档案，在那昨天的秘密里透视出一个英才的成长轨迹，1976 年 8 月，年仅 23 岁的苏宁就走上五连连长的岗位，成为全师最年轻的连长。1978 年 6 月，指挥连的连长缺编，在物色人选时，团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指挥连在炮兵部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需要一个好连长。在全面考察中他们发现五连连长苏宁强烈的事业心，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业务水平，正是担当此任的好人选。于是乎指挥连连长这副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苏宁的肩上。

半年之后，紧急的战备任务，使每一个中国军人都绷紧了神经。根据训练和战备需要，要求师里也组建一个指挥连，这个连队有 8 个专业，干部战士是从 20 多个单位抽调的，紧急调动之中，连队生活保障、战备训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此，挑选什么人担任这个连长特别重要。究竟谁会入选呢？许多领导的目光在全师范围进行了一番仔细扫描，最后都集中到了苏宁身上。说来也巧，这时的苏宁已经自告奋勇公开请缨。经过全面考察，果然又选中了苏宁。

1981 年 2 月，苏宁作为优秀的基层干部被选到师炮兵科当参谋。这时，他已当了 4 年半连长，论资历、政绩和水平，按说都应该提升他。但他所在这支部队老资格多，又只好使他屈才。到了 1983 年，师里第一次成批起用 1969 年入伍的干部，他才被任命为炮团作训股长。

1984 年 8 月，师干部科对全师 158 名干部进行全面考核，觉得苏宁能力出众，准备提拔他当团参谋长。但又由于他文化程度偏低，不利于长远发展，便决定先选送他入学。可到了 1987 年苏宁带着“不可多得的人才”的鉴定学成归来，干部提拔又有了新规定，加上当时上学不算任职时间，只好任命苏宁当营长。几年前还是他的下级的同志，这时都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1989 年底，让苏宁担任代参谋长，还算破格提拔，而苏宁任正营职只有一年半，直到 1990 年底才走上炮团参谋长的岗位。

对这些情况，苏宁无暇顾及。他总是一如既往，不计个人得失，拼命工

作。

人生总是有得有失。奉献与索取，往往难以和谐，难以平衡。1989 年，由于新的军官服役条例的颁布，一些基层干部屈指盘算自己几年才能上个“台阶”，算来算去，觉得在军队干吃亏。苏宁却说：“要算帐，我最吃亏了，1969 年的兵，当参谋长还是代理的，可我不认为我亏。关键看怎么个算法，如果没有部队的培养，我们能有今天才华、品德和能力吗？”在一次全团干部大会上，他还说：“一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军人的价值，不能以个人得失来衡量，而要以他对军队、社会贡献的大小为标准。”全团 1000 多双眼睛，看见他的神态是那样自豪，语气是那样坚定，原先那些抱怨“吃亏”的干部，一个个觉得苏宁说得对，再也不好意思“算帐”了。

在得与失的选择上，苏宁也并非没有一点机遇。他是师里有名的优秀基层干部，他父亲是老干部，军里好多首长都是他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只要他父亲说句话，他苏宁还用得着为职务发愁？但苏宁呢，他不那么想，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靠父辈，要靠自己的才华能力，踏踏实实地努力。”

靠父辈走门子不好，靠自己的本事该可以吧，然而苏宁的想法也与众不同，在宣化炮兵学院毕业那年，苏宁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学院很想留他，总参炮兵部很想调他。按常理，这是不少基层干部梦寐以求的机遇，可苏宁却更乐意在基层干。他说：“我觉得在基层干最有意思，它可以把实践变为理论，又可以用理论指导工作，基层的军事舞台，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场所。”

80 年代初的一个冬日，苏宁当年手下的班长、一个最要好的战友，转业上大学后要出国了，临别前，他对前来送行老排长说：“苏宁，你别在部队了，转业战友谁不比你强，你还在基层摸爬滚打。凭你的才华，到地方早就上去了。”苏宁也剖开心迹说：“人各有志呵。我就喜欢部队，舍不得脱这身军装。”

还有什么能比苏宁这颗爱军之心更让人钦佩的呢？在这颗伟大的心灵中，他没有遗憾；在这位英雄的军旅征途中，他没有一步暗淡的脚印，有的都是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当战士——他是优秀战士。1969 年初，他 16 岁入伍，不到两年就入了党，当了班长，成了训练尖子，带领全班获得全团训练比赛第一名，两度捧回奖状。

当排长——他是“尖子排长”。经常站到讲台上给全团上军事课，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当连长——他是“标兵连长”。他到三个连队走马上任，改变了两个连队训练落后的状况，一个连队参加沈阳军区组织的野战军地面炮兵竞赛，获得全区第二名，被称为“全营第一炮”。

当营长——他是上了全师“基层建设群英谱”的优秀基层干部。所在营头一年参加沈阳军区炮兵比武，就在对运动坦克和计划内目标射击项目上折桂夺魁；第二年参加全团实弹考核，他带领的营又居全团之冠。

当团参谋长——他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个人军事函授作业第一期的总成绩，在数十个旅团参谋长中，他名列榜首。参加师炮兵 8 项专业比武，有 7 项的前三名全被炮团囊括。他们炮团还在 1990 年，被总参谋部评为全军训练保障配套建设先进单位。

苏宁就是以这样眩目夺彩的业绩，呼应着他生命那令人振聋发聩的心

声：“三百六十行，唯有军人是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服务的。我喜欢这一行！”

日月推移，当年苏宁牺牲的地方，如今已用大理石建起一块引人注目的纪念碑。

这泥土浸透过参谋长的鲜血，印记着参谋长的爱心，包起这捧不寻常的泥土呵，就仿佛又回到苏宁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悲壮时刻……

真情一片留永远——记“模范团长”李国安

李国安，是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团长，1961 年入伍。在内蒙古生活了 34 个春秋，走遍了大漠荒原。在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李国安威信很高，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从他的身上，人们感受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

8 年前，李国安患了腰腿痛病。在参加“创业在军营”报告团时，病发得很厉害。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腰椎管肿瘤”，需立即进行手术。手术后的第 16 天，他开始下地，手术后 22 天，开始增大活动量。1994 年 4 月 2 日，是他正式不坐轮椅能够独自慢步行走的第 20 天。也是在那一天，他正式向军区总医院提出的出院要求得到批准。4 月 4 日，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给水工程团。从第二天起，他一边查资料，一边安排部队，确定先打距呼和浩特市 100 多公里的一个民族村的深井。

这个村的老百姓们喝的水又苦又涩，含氟量超过正常量的 10 倍甚至 30 多倍，色似啤酒的含毒水。大部分人患有皮肤病。佝偻病、粗脖子病，人均年龄不到我国人中平均年龄的一半。经过资料分析，在这一带 150～300 米深的地层中，存在一层可饮用水，但是，如果成井工艺处理不当，含毒水、洁净水就会混合在一起。开钻后，技术人员告诉他，在 150 米处止水，否则水量不能保证。也就是说，如果水量满足不了这个村庄 2000 人的用水，那么这个井也不是成功的。所以，就要求这个井既要流量大，又要水质好，他反复地查看岩芯，反复地查找资料，把从现场带回的岩芯，每种取 5 克，用 5 升矿泉水溶解，用口感来分析岩质状况，弥补物探手段在成井前不能精确确定水质的不足。李国安的意见，把好的含水段再去掉 50 米，在 200 米处止水。5 月 1 日，正式下进管，他赶到现场。机台边不能坐，只能躺在材料堆边，当夜回到团里，机台来了电话告诉他：承压水已自流出井，但水色还是黄的。听了这个报告，他十分震惊。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夜里放在窗台上的水样，瓶底有一层泥沙沉淀，上层液体是很清澈的，水清了。这就是说，水黄是泥浆粉和搅泥浆的黄土造成的。当地没有这种土质，是施工中带进去的。承压水自流出井，水量对全井的冲洗能力还不大。他同意再增加洗井措施，同时注意观察水质变化。7 天 7 夜过去了，这是多么难熬的 7 天 7 夜啊！喜讯传来，水清了，水量达到日出水近百吨。水质经过化验，是优质饮用水，十分理想，全村各族群众欣喜若狂。

这些年，为了找水打井，他长年奔波在草原戈壁，在哪里打井就在哪里安家，往往顾不上自己的家。他亲眼看到：一些地区沙进人退，水干草枯，草原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大地的眼睛”——湖泊，正逐渐消失。由于缺水，许多群众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因为这个“水”而步履维艰。

李国安走上领导岗位后，经常告诫自己，要让人们从自己身上看到党的形象。

在给水工程团，最吃不开的就是搞歪门邪道的。1994 年冬天，一位刚刚调入的干部想分配到机关工作，精心备了一份厚礼送到李国安的宿舍，李国安静静地听他说明来意后，耐心地说：“你给我送礼，我给你办事，这是不是在拿党性原则做交易？我们都是党员干部，可不能学这一套。”那个干部愧疚地提着东西走了。

有名战士为保送入军校的事，将一叠钱装进信封悄悄送到李国安办公室

里。李国安发现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位战士不死心，又买了礼品送来，这回李国安火了，他把这个战士叫来说：“是你马上拿走，还是让我今晚在全团给你暴光？”这位战士只好赶快把东西拿走了。李国安随后找这位战士谈了一次心，好好给他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

一些请给水工程团打井的地方单位和到部队揽工程活的包工队，明里暗里给李国安送“红包”，少的几百元，多的上万元，也全被他顶了回去。

李国安在原则问题上能够把握住自己，在一些生活小事上也注意保持普通一兵本色，找水打井，经常吃住在外，他总是能简就简，能省就省，他外出经常自带馒头，最多一次带了 5 公斤馒头干，1994 年夏天，他率队赴内蒙西部勘察。大漠戈壁，方圆百里不见一户人家，他一日三餐菜都是“老三样”：海带丝、豆腐乳、雪里蕻。10 多天了，大伙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一天中午，他们来到沿途唯一的县城，李国安领着大家看了这家饭店，又转到那个饭馆。大家满以为这回该好好改善改善了，没想到团长选了一个简陋的小饭铺，每人只吃了 2 碗羊杂碎和几根油条。李国安歉意地说：“要说吃好点，咱们不是没有钱，但这些钱是国家让我们为边疆军民打井的，用在吃喝上，怎么向官兵和群众交待！”

刚退伍不久的宗培松从山东老家返回部队了，小宗从小父母早亡，家境贫寒，身体又不好，退伍后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回来找部队，李国安知道后，先让人安排小宗在招待所住下，和小宗谈过后，决定派人到山东帮他联系工作，有人说：“已经退伍了怎么管他，不要自找麻烦。”李国安动情地说：“小宗在部队 3 年，我们打的每一眼井，取得的每一份收获，都有这些老兵的心血和汗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他们有困难我们不管谁管？”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经过李国安和团政治处的努力，小宗终于在县造纸厂找到了工作，李国安听说后，又给小宗写了一封勉励的信。

汽车连战士申庆玉腰痛得厉害，到医院查了几次，都没找出原因，需要做 CT，但这种检查属于自费，李国安知道后，自己拿出 280 元，带他到医院做了检查。后来李国安听说一家医院能治小申的病，又带他到这里治疗。由于治疗一次需要 20 元，小申考虑到家庭困难，几次想放弃治疗，李国安每次都安慰他：“你放心治吧，费用团里给你报销。”小申坚持治疗 2 个月，终于治好了病，去医院结帐时，李国安亲手把 1400 元交给了他。事后小申才知道，这哪里是报销啊，钱全是团长自己出的。

给水工程团的官兵心里有一笔帐：5 连长苏国良父亲刚去世，母亲又病重住院，李国安去看望时留下了 200 元；退伍兵赵忠是特困户，为了让他回家有点资本好致富，李国安给他寄去了 2000 元；下乡碰到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小姑娘因无钱眼看要辍学，李国安又资助她 1000 元……李国安资助过的干部战士有近百名，金额达 2 万多元，而他自己却欠了 7000 元的债。近年来，有关方面先后奖励他 3.1 万元，他除了还债外，捐给了希望工程和幼儿园 1.1 万元，剩下的也都帮助了有困难的同志。

“自己苦是为了别人甜”，这就是李国安的人生哲学。

团修理所汽修工文平义忘不了 3 年前的一件事。那次部队外出执行任务，一台汽车中途发生故障，团长带他去抢修，忙活了大半天才修好。这时天色已晚只好在附近住下，在一家普通旅店里，团长要了一个单间，又在一个 8 人住的大房间要了两张床，团长先让小文在单间洗了热水澡，然后说：“今天你最辛苦，该你住单间，我和司机住大间去。”

官兵们说：“这种事多了。”团长在火车上把卧铺让给新分来的学员睡，自己在车厢过道坐了一夜；团长下雨天把技术人员推进汽车驾驶室，自己爬到车厢上淋着；数九天，团长把自己的大头鞋让给被泥浆弄湿棉鞋的工程师；团长的爱人和儿子在北京没房住，上级分给他一套房，他却让给了别的同志……

李国安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兄妹3个都是母亲一人拉扯大，他对母亲感情很深。1992年，他把年过7旬的老人接到部队，准备尽尽孝心，由于长年奔波在外，也没能很好地照顾老人。后来老人患病住院，为了工作，他只好花钱请保姆照料。后来母亲病危，李国安才急火火地从工地赶到医院，两小时后老人就去世了。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李国安的妻子郭晓莹，就属于这“不同寻常”之列。郭晓莹也是一个军人之家。她是红军的女儿，继承父业，20岁穿上戎装，成为部队一名卫生战士，儿子李源去年考入军校，成为预备役军官。然而“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妻子更难”。她和李国安结婚20年，至今两地分居，可她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们的爱情日历是从1975年掀开的，那年郭晓莹25岁，择偶标准不高，就想找个学医的，有共同语言；脾气好的，用温情去弥补那童年失去的母爱。就在这时，李国安出现在她的面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可谓是志同道合；他从小失去父亲，她从小没有母爱，又可谓是同命相怜，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没有鸿雁传书的缠缠绵绵，准确地说他们只匆匆地见过几面，就定下了终身。

爱情的季节是无常的，从相识相爱到结婚，他们只经历了一个短短的瞬间，那个短短的瞬间并没有留下多少甜蜜的记忆，真正咀嚼爱的滋味是他们结婚后那一串漫长的日子。

蜜月刚度完，李国安就打点行装随队出发，给水团一年到头在戈壁滩上打井，每个开春出发，年底回来休整，他一年大多数时间不着家，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了还是忙。那时他是医生，邻里的大人孩子有病总爱来找他，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有求必应，丈夫是个热心人，他干的全是助人为乐的好事，有啥可指责的？起初，郭晓莹这样想。后来他当了卫生队长、后勤处长，头上挂了个“长”字，本来就闲不住的他就更没时间顾家了。别人回家过年，他留下值班；战士生病住院了，他三番两次地去看望。

李国安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北京，他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很多，却很少回家。1993年秋天，对于郭晓莹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婆婆报病危，接着是嫂子患了癌症。真是越忙越添乱。一天，郭晓莹心急火燎骑车去医院看嫂子，途中出了车祸，醒来后才知道头上缝上了30多针，差点送了命。从死亡线上归来，郭晓莹庆幸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难以排解的惆怅。家里的孩子谁来照料？住院的亲人谁来照顾？这是两个人的家啊！李国安来了，是出差路过。听说妻子出车祸住进医院，李国安立即赶到妻子病床前。见妻子伤得不轻，本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每次张口，欲言又止。郭晓莹看出了丈夫的心事，所以强打精神说：“国安，我头上的伤已经缝合，也脱离了危险，用不着再担心，去忙你的事吧，我能理解你！”理解，他太需要理解了！他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妻子出车祸需要他在身边照顾，老母亲弥留之际需要他尽一分临终的孝心，生命垂危的嫂子也需要他照顾。他走了，妻子理解，老母和嫂子呢？然而，李国安义无反顾地走向给水团。这一切无不令

人感动。提起治水佳话，人们总会想起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从大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形象，而是一种敬业精神。这种美好的印象伴随着泱泱中国走过了五千多年，最后延伸为当代的无私奉献精神。新时代的李国安以其朴实的语言、朴素的行为创造了又一个美谈。只不过，一个为治水，一个为寻水。

李国安当团长后，没一个春节是回家过的，1993 年春节，妻子郭晓莹带着儿子来到部队，准备全家过一个团圆年，除夕这天，妻子准备好了饭，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丈夫的人影。他除夕没回来，初一没回来，到了初二早上，才见他一身泥水走进家门。郭晓莹不高兴了：“你不回去过春节，我们来了也不好好陪陪我们娘儿俩！”李国安说：“对不起，今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一听说要带他们出去玩，娘儿俩高高兴兴地跟他上了路。谁知，越走越偏僻，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个金字塔似的大帐篷，李国安领着他们走进去，只见里面钻机拖泥带水轰隆隆地转着，战士们一个个浑身泥水，头上冒着热气，见他们来了，大家一下围了上来，有的叫嫂子，有的叫阿姨，争着问好。郭晓莹被感染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儿子源源开始对爸爸也不理解，总认为“别人的爸爸都管自己的孩子，我的爸爸为什么总不管我”。有一次他跟李国安急了，说：“如果你再不管我，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为这事，李国安伤心地哭过，后来通过报纸宣传，源源才真正了解了自己的爸爸，他给李国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我只知道爸爸的名字，但不理解爸爸名字的真正含义，更不了解爸爸的理想，现在我懂了，您的‘国’是指‘国泰’，‘安’是指‘民安’，您追求的正是国泰民安，我以后再也不会埋怨您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1996 年 1 月 28 日，距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 520 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为海内外所瞩目的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终于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向全世界展现了威武、文明的雄姿。

时间追溯到 1984 年 12 月，当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会晤之后，向世界宣告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90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颁布，标志着解决香港问题进入法制化轨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正是根据这一基本法而组建完成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根据香港的防务需要编成，总兵力不超过多年驻港英军的规模。这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由陆海空三军合同编成。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草案）》中所指出的，为了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体现祖国对香港地区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而组建驻港部队。

香港，这颗镶嵌在祖国南部海岸线上的“东方明珠”，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是 150 多年来，香港上空却一直悬挂着英国的“米”字旗。这是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屈辱！如期收回香港地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通知英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邓小平运用他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一个伟大的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让香港重新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为香港人民所欢迎，为整个世界所接受。

虽然遇到了种种阻力和不和谐的声音，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仍在按照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确定的时间表前进。

共产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制度——1997 年 7 月 1 日，进驻香港的部队将面临这一反差鲜明的历史图景。这将会给香港社会和我们的军营带来怎样的冕影响？

一位香港评论家这样评说：“1997 年以后的港人生活，完全不应因这支部队的到来而感到有什么不安。中国是具有现代文明的法制国家。共产党要在国家法律下活动，党领导的军队被派驻香港，也是会遵守香港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此话言之有理。

如何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历史使命？驻香港部队严格按照江主席关于“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尤其将“政治合格”摆在首位。每天清晨，在驻香港部队的陆军、海军、空军的军营里，和太阳同时升起的是鲜艳的五星红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是一支由战功卓著的英雄集体组成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驻香港陆军部队是从秋收起义中走来的“红一团”的后代，从这里走出过 142 名共和国的元帅和将军；历史上著名的“大渡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以及击毙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的“功臣炮连”，都出自这支部队。驻香港海军部队在解放万山群岛战役、“8·6”海战和西沙海战中建立过卓越功勋，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海上先锋艇”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驻香港空军部队多次担负援外任务，为祖国赢得过许多荣誉。

1994年“五一”节前夕，驻香港部队在接受总部和广州军区领导检阅时，天空突降暴雨，风雨中，主席台下以阅兵队形等待检阅的部队似钢浇铁铸，纹丝不动。将军们迎着风雨检阅了这支雄师劲旅。

目睹这一场景的各界人士啧啧赞叹：“看来，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什么风雨能阻挡这支部队执行中国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任务！”

在这支部队中，官兵们爱学习，有文化，多才多艺。

当你第一次跨入部队集会的大礼堂，一眼就会看到墙上高悬的领袖教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在陆军某部1、3营的图书馆，藏书不下七八千册，每个官兵都有借书证。业余时间，他们总爱徜徉在这知识的宝库里。快进香港了，许多战士对学英语产生了兴趣。在9连，有个小小的“英语角”。战士王永君不仅自己学得好，还带动30多名战友一起学。在1连，有个“英语20分”的小环境，战士们自发约定晚上9点至9点20分的生活对话都须讲英语。这支部队还有许多“小秀才”“小专家”“小明星”。2 连文书于永何的书法作品在湖南岳阳市举办的书法大赛中获奖；踏入军营不久的陕西籍新兵徐朝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

在这支部队，官兵们懂法律，讲礼貌，有很强的法制观念。

为了适应遂行香港防务的需要，驻香港部队通过多种途径让干部战士学法知法，专门下发了《基本法一百问》、《香港法律读本》、《香港现行法律汇编》等书籍，以增强官兵在特殊环境中遵守特殊法律的意识。在某部一营，教导员周集红给战士上的一堂香港法律知识课，题目就是《在香港，光讲“宵情就是命令”行吗？》战士们听一堂课明一个理：在香港，驻军实行封闭式管理，即使是抢险救灾和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也要履行法律程序，当然更不能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了。

在这支部队，官兵们举止端庄，谈吐文雅，有良好的文明习惯。

在驻港部队营区地上没有一处痰迹，墙壁上找不到一个脚印，饭堂里无丢弃的饭菜。战士们在营区行走，两人成列，三人成行，见首长行礼，遇指挥车让道。不管在任何场合，都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这些港人熟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军人和军队标准形象的描述，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最真切的体现。

说到威武之师，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将军说：我军进驻香港当然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百余年来受屈辱的历史的标志，但同时，香港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日本侵略东南亚，就是把香港作为跳板和支点的。因此我军驻防香港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将军补充说 驻香港部队已经接待4批共1800多位香港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就是要用事实让香港同胞了解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看到我军将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上起什么样的作用。

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组建短短时间内，便在大海上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力作：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成功完成直升机引导舰艇编队超视距导弹攻

击；多次参与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等多兵种实兵合同演练；完成电子对抗条件下的红蓝双方攻击；数次参加海军新装备集训，发射的数枚导弹均直接命中目标；多次接受外军将领观摩，为外舰访问领航；向数百名中外高级将领演练实操；参加部队组织的专业比武，在 18 个项目中夺得 10 项第一；有两艘导弹护卫艇分别被南海舰队和基地树为基层建设、装备管理标兵单位，有一艘荣立一次集体三等功。一面面锦旗当之无愧地挂在部队荣誉室。

不久前，一位外国海军司令来到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新型导弹护卫艇上参观。他看完战艇，非常满意，在留言簿上写道：“ 骄傲的舰船，国家的护卫者。 ”

1995 年 10 月，这支部队的新型导弹护卫艇参加海军举行的诸兵种合成演习，接受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视察和检阅。担任海上舰艇编队指挥舰的新型导弹护卫艇，破浪疾驶，通过江泽民主席乘坐的检阅舰时，艇长王继龙镇定自若地下达了“ 发射 ”命令。导弹瞬间起飞，拖着桔红色的火焰，掠海飞行，随着一声轰然巨响，准确击中数海里外的海上目标。

江泽民主席满意地笑了。

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是在空军运输航空兵某师一大队的基础上组建的，这是一支为祖国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集体。

在神州大地上，哪里有灾难，哪里人民需要，哪里就有他们战斗的航迹、播洒的真情。邢台地震后，是他们的专机及时送周恩来总理来到灾区视察、慰问；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余震未消的情况下，他们出动 8 架飞机，为灾区人民送医送药、运送伤员……

这些光辉的航程，使这支英雄部队闻名空军。

一次，他们执行向孟加拉国东北一个偏远灾点运送物资任务，飞机一出达卡机场，发现方圆百里都是大水，能见度只有 1 公里，云高只有 100 米，孟加拉国向导没有信心，认为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事。机组人员准确操纵，克服重重困难，把直升机飞到灾区预定降落点的上空，又经过 10 多分钟的盘旋寻找，终于把救灾物资准确地投送到了救灾点。

团政委梁纪铭说：在军委、总部、空军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如今，部队的全面建设正朝着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目前，这个团已完成《飞行训练大纲》增编的所有训练课目，严密组织了快速起降、城区巡逻、舰船降落、丛林救护、海上搜索、楼顶平台降落、悬停上下人、掩护跟踪等高难课题训练。组建 3 年来，全团年年超额完成训练任务，保证飞行安全，被上级评为训练安全先进单位。

1995 年 1 月，香港某报刊出一条消息称：驻香港部队现在的营地是“ 华丽营 ”，文中渲染说，“ 香港驻军总部大楼像大酒店 ”。

不错，驻香港部队现在的后方基地，有第一流的整体规划，第一流的营房和设施，第一流的训练场，第一流的后勤保障。然而，有谁知道，这些“ 第一流 ”是官兵用艰苦奋斗换来的！

现在的“ 华丽营 ”营地，原本是一个垃圾场。官兵们就像当年八路军开进南泥湾一样，拓荒平地，修桥补路，改造环境。在三营，官兵们为修建出第一流的训练场，总共穿破了 300 多双解放鞋，用坏了 500 多个铁桶。整个部队一个月内就修整路面 28 000 多平方米，铺沙石 24000 平方米，清理垃圾 3700 余立方米，铺草皮 8500 平方米。这样，才矗立起现在的这座“ 大酒店 ”

似的“华丽营”。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流传着“西瓜兄弟”、“一只怀表”、“锦州苹果”等许多动人的爱民故事。在今天的驻香港部队，我们也听到类似的故事。某分队驻扎在仙村，营区就在老百姓的荔枝园里。部队进驻前，一到挂果时节，村里就要派人看护，部队进驻后，守园人全撤了。为啥？部队秋毫不犯，连过路的游人也不敢乱摘了。

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被驻香港部队看做加强部队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请听那首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之歌》吧：“五星红旗飘扬心中，八一军旗凝聚我们的忠诚。我们香港驻军，发扬优良传统……”

从刘镇武和熊自仁将军的身上就能看出驻香港部队的形象。这两位经过我军最高学府深造的带兵人，都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文化修养。一些香港人士看到举止端庄、谈吐文雅、会讲英语、知晓法律的官兵，不禁发出了“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赞叹。

两位将军对完成驻港任务充满信心。他们请祖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放心，驻香港部队官兵一定能够以第一流的工作展现人民军队的风采，一定能够为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做出自己的贡献。

1997 年，香港再见！

UN——中国“蓝盔部队”出兵柬埔寨

1992年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745号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向柬埔寨派出权力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及文职人员》的报告，并任命明石康（日本人）为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通过外交途径，向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和军参团请求中国政府派47名军事观察员（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为47名）和不少于300人的工兵部队，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

早在1991年10月23日，在法国巴黎，西哈努克亲王向钱其琛外长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派军队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维持和平行动的愿望。钱其琛外长表示：中国一贯主张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希望早日实现柬埔寨和平。我们一定认真考虑亲王阁下的意见。

秘书长加利的请求传回国内。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长期为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柬埔寨问题早日政治解决的中国政府，有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答应了加利秘书长的请求。

1992年Q月20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47名军事观察员和由400名军事工程人员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前往柬埔寨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维持和平行动。由此而诞生的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登上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国际政治舞台。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柬工程兵大队。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全国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面和东南面与越南接壤，西面和西北面与泰国毗连，北面与老挝相邻，全国人口近 900万，主要是高棉族，侨民以越侨为多，其次就是华侨了。柬埔寨的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本应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有的评论家说，如果不是这20多年的战乱，柬埔寨完全可能成为亚洲的第5条“小龙”。可正是这连年战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糟蹋得濒于崩溃。

派遣工程兵大队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护和平行动，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要决策。它有利于柬埔寨的恢复和重建，有利于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定，体现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支持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一贯立场和愿望。这是崇高的使命，是正义的行动。

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在我国尚属首次，国际社会对此反响很大，在柬埔寨执行这次任务的军队中，中国又是唯一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所以，能否圆满完成任务，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威望，关系到我军的对外形象。

1992年3月10日，中国“蓝盔部队”——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的组建工作，在总参原工程兵部的直接领导下拉开了序幕。

北京。透迤的长城脚下。北京南口某部工兵营驻地。训练场上，身着迷彩服的400名官兵正在进行“临战”前的特殊应急训练。战场救护，雷伤抢救，体力训练，夜间行军，特殊装备的技术培训等正在按计划进行。

此时，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有一支将引起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

注的中国特殊部队正在快速组建、应急训练。

这是一支诞生于战争年代并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经过战火的考验，参加过一系列大型工程和国防工程的施工及各种大型项目的汇报表演。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工程保障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全营官兵都十分熟悉工程兵的道路、桥梁、爆破、筑城等专业技术，能驾驶和修理各种车辆与工程机械。这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专业部队，由于出国执行任务的特殊需要，还从其他部队借调部分翻译、通信、工程技术、医务等专业人员。因而，中国“蓝盔部队”完全能适应国外新的特殊环境和独立执行任务的需要。

1992 年 4 月 16 日，晴朗的北京，万里无云，蔚蓝如洗。两架 IL—76 大型运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蓝盔部队”的 30 名先遣队员及部分装备、物资，在大队长李金勇、副大队长田晓山的率领下，踏上了联合国驻柬埔寨维持和平行动的征程。

1992 年 4 月 12 日、13 日。晴朗的北京。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车队，从长城脚下某工兵营驶入北京昌平火车站和南口火车站。所有的机械、车辆、集装箱一律喷刷成白色，并在顶部、前后、左右等醒目的位置标有黑色醒目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标记（缩写）“UN”。所有军人都头戴蓝色贝雷帽，系蓝色围巾，身着迷彩服，脚穿防刺皮靴，佩带本国军衔。左臂佩带标有 CHINA（中国）字样的红色臂章，右臂佩带联合国国微图案的蓝色臂章。所有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部队都必须按此要求着装。

四列特殊的军列。中国“蓝盔部队”的 370 名官兵在大队政委高军和副大队长江述钊的率领下，携带大部分装备、物资开始了跨国远征的铁路输送。

1992 年 4 月 19 日 12 时。中国湛江军港响起了雄壮的军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印有地球、麦穗标志的联合国蓝色国旗，徐徐升上舰船主桅杆。由“郑和”舰、南运“831”和“赤峰口”号万吨滚装船组成的“郑和”舰编队，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跨国航程，南海舰队参谋长李树文少将任编队总指挥，大连舰艇学院政治部马永奎副主任任副总指挥。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本部的 370 名官兵，开始海上征程。

出发前，迟浩田上将及总参各部（局）领导在部队驻地检阅了这支即将跨出国门的第一支中国“蓝盔部队”。总参领导还亲自到北京南苑机场和昌平火车站送行。

根据任务的需要，这支“蓝盔部队”携带各种机械、车辆 150 多台，其中大型工程机械 36 部，各种车辆 80 多台，各种物资 135 个集装箱约 500 吨。这些中国军队工程兵装备物资，是从全国 12 个省市、10 多个仓库、20 多家工厂和单位在一个月内紧急调拨的。这些装备器材，代表了中国工程兵部队的最先进水平。

当时，装备物资，特急特办！这代表手持军委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签批的“特急件”——“批准中国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复印件，各工厂、仓库一律绿灯，紧急特办，保证了赴柬工程大队的按期成行。

1992 年 4 月 23 日 16 时（柬埔寨时间），“郑和”舰编队安全停靠柬埔寨西哈克努克港（磅逊港）。历时 100 小时的海上航程平安、顺利结束了。400 名中国蓝色贝雷帽官兵，踏上了异国他乡——古老的吴哥大地，开始了神圣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使命。

1992 年 5 月 5 日上午，在柬埔寨金边的瓦滚奔，中国工程兵大队的营地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联柬总部桑德森将军、中国驻柬代表处傅学章代表检阅了中国工程兵大队的全体官兵。

至此，赴柬工程兵大队 400 名官兵及各种装备、物资、器材、历经 2500 多公里的铁路输送，2400 多公里的海运，4×240 公里的摩托化行军，陆、海、空立体开进，安全顺利地完成了部队的出国输送。输送距离之远，输送方式之多，都创造了中国军队的历史记录。

根据《出兵国政府指南》规定，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可 6 个月轮换一次，轮换的具体时间由派出国政府与联合国商定。柬埔寨恶劣的自然、生活条件以及官兵们的身体状况，经总参谋部批准，1993 年 2 月份进行赴柬工程兵大队轮换工作。

第二批赴柬工程兵大队的组建工作于 1992 年 12 月 15 日拉开序幕。一支 392 人的轮换部队开始了强化训练。

1993 年 2 月 9 日，北京。总参兵种部在工兵某部驻地举行了第二批赴柬工程兵大队阅兵式暨誓师大会。张万年上将等总参首长和总参有关部（局）领导出席了大会。

1993 年 2 月 12 日和 22 日，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两架 TU—154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专机降落在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上。中国“蓝盔部队”第二批赴柬工程兵大队 392 名官兵（首批大队 8 名同志留柬继续工作）顺利抵达柬埔寨。

1993 年 2 月 18 日 11 时 30 分，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在金边营地举行了隆重、庄严的交接仪式。150 多部机械、车辆、540 多种、上千付（套）的零件配件，全部移交得清清楚楚。车辆完好率 100%，机械完好率 94%。12 时整。李金勇、马继东两位大队长在交接书上正式签字。这标志着首批赴柬工程兵大队在联柬总部的使命顺利完成！第二批赴柬工程兵大队正式接管并行使指挥权。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 1992 年 4 月 16 日赴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1993 年 9 月 16 日全部撤离柬埔寨回国，历时 18 个月。他们是走出国门的第一军。国际舞台上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在 18 个月来经受了酷暑、雨淋、热带传染病和枪林弹雨的考验，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经受住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经受住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考验，经受住了艰苦环境及特殊任务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联柬总部赋予的各项工程保障任务，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

18 个月的日日夜夜，官兵们战高温，不惧危险，拒腐防变，吃苦耐劳，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先后完成了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上丁机场、磅湛机场的构筑与修复任务；完成了 4 号、5 号、6 号、7 号公路 640 多公里的构筑和维修任务 架设和修复桥梁 40 多座，维修和新建营房 1 万多平方米，新建 8 个停车场，平整场地几万平方米，构筑各类工事 230 多个，开挖堑壕、交通壕 16000 多米……

在参加柬埔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 32 个国家的军队中，流传着这样一种公认的说法：要想玩，到日本营；要打电话，到澳大利亚营；要开会到印尼营；要物品，到波兰营；要帮忙（干活），找中国营。

是的，日本工兵带去了最先进的娱乐和生活设施；澳大利亚营主管联柬

总部的通信，国际长途直拨。卫星通讯应有尽有；印尼营住在金边设施最好的楼房，桑德森将军几次主持召开的指挥官会议都在印尼营举行；波兰营负责联柬总部的后勤，各类物品、器材、设备都必须找他们领取；中国工程兵大队带来的是大量先进的工程装备和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一看就知道是来干活的。在柬埔寨，几乎所有的维和部队，都受到了中国营的帮助和支援。有些是工兵处下达的任务，有些是主动找上门请求支援的，无论是任务，还是支援，中国的军人们都尽力去做。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联柬总部最高司令官桑德森将军高度赞扬了中国工程兵大队对柬埔寨和平进程和柬埔寨重建所作出的贡献。他说：“首批工程兵大队来时，正值柬埔寨的旱季，气候十分炎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打通了 6 号公路斯昆至磅同路段，修复了 4 号公路磅逊港至金边的道路和桥梁；扩大了金边波成东机场的使用范围，完成了联柬总部的各项工程保障任务。为了保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顺利部署，为柬埔寨难民的遣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说：“中国人民对柬埔寨维和行动很关心，对中国工程兵大队在柬埔寨的表现非常了解。他们为你们的出色工作感到骄傲，你们也应为此而感到自豪。”

是啊！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无愧于伟大祖国和人民 1 无愧于鲜红的“八一”军旗！

中国驻柬代表处傅学章代表慰问赴柬慰问工程兵大队时指出：

“我们国家成建制的部队走向国际舞台，在我国、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通过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士兵的辛勤劳动、良好的纪律、优良品质，向柬埔寨人民，并通过柬埔寨人民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有口皆碑’。我认为用这个词来证明你们的功绩一点不过份。”

1993 年 8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6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联合国驻柬埔寨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在金边波成东机场中国工程兵大队营地，向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中国工程兵大队 398 名官兵和两名牺牲烈士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勋章和证书。

中国蓝盔部队在赴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中陈知国，余仕利两位同志为了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93 年 6 月 3 日上午，熊光楷总长助理代表总参领导和机关到某部二营驻地亲切慰问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牺牲的陈知国、余仕利烈士的亲属，对两位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对烈士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1993 年 9 月 12 日 15 时 50 分。北京首都机场。第二批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圆满地完成联柬维和任务，载誉回国。

联合国波音 747 客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专用停机坪上，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中国赴柬工程兵大队 366 名（有 32 名留柬埔寨装船）官兵，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少年儿童向他们敬献了鲜花。归国官兵与前来迎接的战友、亲人紧紧拥抱。

这一天，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破例试运行通车！这也是首都人民对子弟兵的厚爱。

中国工程兵大队的装备物资由联合国租用塞浦路斯“西方人”号货船于 1993 年 9 月 22 日从柬埔寨磅逊港起航，于 9 月 28 日抵达天津新港。10 月 2 日，所有装备，物资由天津新港安全顺利撤回到部队驻地。1993 年 9 月 14

日。北京。

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主席明石康的亲笔信：

联合国感谢你们！

我很高兴地有机会向你们表示敬意。中国对柬埔寨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你们的贡献使联柬维和行动能顺利进行，你们的贡献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中国工兵，联柬维和行动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柬埔寨、为亚洲、为联合国作出了贡献！赢得了未来！

……

1993 年 10 月 9 日。北京。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等有关领导，代表中央军委接见了赴柬工程兵大队的官兵代表。对赴柬工程兵大队全体官兵出色地完成联柬总部赋予的各项工程保障任务给予了高度评价。

指出：“我们派部队分两批赴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任务完成得很好，对柬埔寨恢复和平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军队争了光……”

“我代表中央军委感谢你们为人类和平作出的贡献！”

测旗血样红

这是一支航外专业队。“航外”，就是拿着飞机航拍的照片到实地对照，测量并计算出各种数据，绘进地图；“航外”，就意味着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就意味着生命历险，牺牲奉献。

26 年来，这支队伍纵横驰骋在藏北高原、塔里木盆地、准葛尔盆地……西北边疆的冰峰雪岭、大漠火洲，印满了英雄测绘兵的脚印，飘扬着英雄测绘兵的测旗。

26 年来，他们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记录：

7 次攀越“生命禁区”喀喇昆仑高原。

5 次闯进“火洲”吐鲁番盆地。

5 次深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腹地。

5 次登临“西北屏障”天山和阿尔泰山群峰。

6000 米以上的冰峰他们攀登了 1610 座。

双脚丈量了 102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1978 年，总参测绘局下达了对乔戈里峰的测绘命令。二队领导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行动方案，与会者都明白所面临的是一次不同凡响的任务，因为位于中巴边界的乔戈里峰，海拔 8611 米，一向为我国测绘史上的处女地。对她进行测绘，其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再艰苦也难不倒这些长年安于艰苦的人。很快，一支 50 多人的攻坚队形成了；很快，便开始了向千年冰峰进发。

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没有人声，没有鸟影，这是一片被生命遗忘、被死神的魔爪盘亘的土地。攻坚队员们成为这里接待的第一批鲜活的生命。然而这些稀而又少的“贵客”却未能受到应有的礼遇，大自然依然顾我地将最严厉的一面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深刻体味到了生与死的距离是那么近。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队员们尽可能轻装。工作器材当然不能少，于是生活用品就被减少到了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压缩饼干和咸盐成了他们唯一的食物，冰块雪团则是他们最好的饮料，仅剩的两顶帐篷只够这 50 个人坐着打盹睡觉。

白天，强烈的雪光和高原紫外线伤害着官兵们的视力和肌肤；夜晚，恶狼般怒嗥的风雪几乎把他们一个个卷起；地上暗伏的冰缝、水洞随时给他们造成意想不到的生命威胁。

途经一道 3 公里长的冰坡，坡陡路滑，难以搭脚。6 名精壮汉子挺身而出组成突击队，像登山运动员一样手持冰镐，轮番到前边刨冰开路。一点一点艰难地刨、一厘一厘艰难地走。早晨出发，太阳落山时才终于翻过了冰坡。还没等他们松口气，更大的困难已逼到跟前——一条十几米宽的冰河挡住了去路。河水没有封冻，湍急地卷着浪花，不时有大大小小的浮冰顺流而下，攻坚队的 50 人中，不乏游泳好手，可这样的水却实在不是他们展示水平的所在。过低的水温，过急的流速，还有横冲直撞的冰块，使这条仅宽十几米的区区小河成了不可小看的天堑，怎么办？当然得过去！50 个人手挽着手踏进了刺骨的河水中，一米、两米、一步、两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终于全部安全地爬上了河岸，一个个冻得嘴唇乌紫全身麻木。

次日一早，他们又振奋精神，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高寒缺氧，使队员许崇安患了高原肺水肿，生命垂危。随队医生所带的抢救肺水肿的氧气和药品已经不多，攻坚队只得通过无线电向总部告急。

帐篷里，许崇安用微弱的声音告诉身边的战友：死后，请帮他换身干净点的军装，就埋在他工作了多年的高原，他死后仍然眷恋这片凝聚了他青春和汗水的土地；请替他给西子湖畔的老父亲写一封信，告诉他，他的儿子没有辱没这身军装……

帐篷外，风雪飘摇，战友们轻轻哭泣。

就在这时，电台传来消息：总参首长已经从武汉调来一架飞机，空投药品、氧气。

许崇安有救了！

死寂的高原响起了测绘兵的欢呼！大家立即燃起几堆野火、铺下几面测旗。随着飞机的轰鸣，几朵伞花降下生命的期冀。

乔戈里峰上，测绘兵们整整奋战了 28 个昼夜。

80 年代初，二队担负起了昆仑山加勒万河地区的测绘任务。这是我国最后一块测绘空白区，九龙冲是该地区的一条冰川，海拔 6000 多米，沟窄路陡，山险水恶。无疑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6 月上旬，29 名官兵组成“敢死队”，挥师九龙冲。

第一个关口便是加勒万河。尽管近五十米的河宽不足为奇，但那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咆哮着翻卷着的气势却不能不叫人心惊肉跳。

为了保险起见，“敢死队”先放两峰骆驼试水，这两峰骆驼高大健壮，是骆驼团体中首领式的角色，平时总是昂首挺颈，威武非常。可如今面对滔滔奔涌的河水，它们俩儿几乎成了胆小鬼，非常非常小心翼翼地踏进水里，非常非常谨慎地迈动步子。还没走到 20 米，这两位骆驼家族的骄傲就被汹涌的河水掀翻卷走了。

眼睁睁看着河水中沉浮的两只骆驼头飞速远去，敢死队员们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的确有点害怕！可是“害怕”归“害怕”，河不能不过，否则岂不辱了“敢死队”的称号？

一根绳子将所有的人连成一个整体，一同步入激流，一人冲倒了，两边的人赶紧抢救；一端有险情，另一端奋力相助；就这样，对岸一点点向他们靠近，就这样，他们一个个全部涉过加勒万河。

进入了九龙冲冰峡后的第 6 天，气温突然急剧上升，融化的雪水将他们的来路，也是唯一的退路慢慢变成激流。这样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无疑将对他们构成极大威胁，很有可能使他们失去回返的可能。“丢下任务立即撤退吧！这是特殊情况，上级不会责怪”。可测绘队员们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撤退，都热烈地表示不拿下九龙冲，誓不回营。

继续向高原进攻，没有一个人回头，测点一直被他们作到了冰川端头。

有一个四周都是深谷冰川的孤立山头的顶端，也必须插上测旗。驻扎在另一个山头的敢死队员们组织了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让我试试”，技术员吴四海诚恳地望着队长。

“可你的胃病？”老队长知道，上山这些天来，吴四海已被胃病折磨得不像样儿了，他虽然没跟任何人说，但从他时时痛苦的表情里，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位刚刚入伍时健壮如虎，如今却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小伙子是全大队的业务骨干，号称“拼命三郎”，每每有“重、难、苦、累”的任务，都少不了他一份。此次上山，正值他的胃病又一次爆发高峰期，“敢死队”

的名单里原本不包括他，是他主动找到领导，软磨硬泡地成了“敢死队员”。

此刻，他面对战友们关切的目光，十分坚决地点了下头。这是他表明信心和决心的习惯动作。

接过测旗，他头也不回地独自下山。

6月的季节，在这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仍是皑皑白雪、厚厚冰层。吴四海用手抠住微小的冰缝，一点一点向下移。没有冰缝的地方就脱下手套，用手温在冰面融出一点落脚地，再向下挪。就这样整整用了4个小时才下到沟底，又用了4个多小时才攀上山壁。

火红的测旗终于在山头飘展，而吴四海却因疲劳过度，一跤跌进了另一面山谷。

等战友们找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没事儿。”便又昏迷过去。

终于完成了全部预定任务，可怎么回去呢？

滔滔雪水早已毫不留情地封锁了来时的路。

冒险闯关！队长崔国顺咬牙作出这一决定。

“让我先来。”来自南方水乡的小战士王东升长得象他家乡的山水一样秀气。他是全队年龄最小的，平时大家都把他当成小弟弟一样疼爱，此刻，这个小弟弟满脸满眼的坚毅，似陡然间成熟了许多。

他立即把保险绳拴在腰间，让其他人抓着纵身跳入洪流向对岸冲去。半小时后，他奇迹般地在下游50多米处登岸，他把绳子牢牢拴在岩石上，为全队搭起一道水中绳桥。

用同样的方法，敢死队闯过了七道激流，最后来到加勒万河边。

这条不久前曾被他们征服过的50米宽的河流，此时已是汪洋一片，湍急的漩流更是强劲了十倍，巨大的吼声更加响了十分，似在向这些勇士们示威。

大家分析：这样大的水势渡河，危险性太大，很可能全军覆没。唯一的办法是等到入夜，气温降低，冰雪融化速度减慢，水势便能下降。于是，大家边等待夜的降临，边做好泅渡的准备。

果然，入夜后，气温急剧下降，水势也很快下落，伴随下落的还有水温，几乎到了冰点。在这样刺骨的水中淌行五十多米，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我们的敢死队员们却似乎根本没觉察到痛苦的存在，用绳子互相牵连着走向河心，身上捆着沉重的器材、资料，嘴里大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

在这个集体中，不知从何时起流传开了一首歌谣：

出征半载把家还，

破衣烂衫装一箱。

妻子儿女顾不上，

姑娘莫嫁测绘郎。

是出自测绘兵之手还是出自测绘兵妻子之手，无从考证反正从一个侧面描写了测绘兵生活。

新时期连队建设的旗帜——北京军区某部三连按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建连纪实

“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江泽民主席的号召，极大地激励着全军官兵。北京军区某部3连努力实践“五句话”总要求，建设全面过硬的连队，成为全军连队建设的一面旗帜。

对“五句话”总要求，3连不是喊口号，而是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在3连，“五句话”是一切工作的统揽目标和规范。

凡是到3连考察过的人，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3连按“五句话”总要求建设连队全面过硬，不是溢美之言，而是硬邦邦的事实。

讲政治合格，3连是北京军区的“思想政治工作模范连”。1990年以来，有113名官兵被团以上机关树为模范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等先进典型。仅退伍老战士留给连队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就有187本，累计900多万字。

比军事过硬，3连年年被集团军评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近年先后15次参加师以上的比武考核，共夺得47项第一。

论作风纪律养成，老红军传统在3连不断发扬光大。他们近3年18次外出执行训练执勤生产任务，次次载誉而归，没发生一起违反纪律的事。

再看基层后勤保障，连队虽驻塞外山区，但山后梯田片片，屋前瓜果满园。每年收益2万多元，蔬菜不仅基本自给，每年还要被团服务中心收购上千公斤。连队官兵每周至少喝3次牛奶，吃两次鸡、两次鱼、两次红烧肉。

还有那些有口皆碑的故事，无不闪现着全面过硬的风采。

团里搞歌咏比赛，外出执行任务的3连只剩下不足半个排的兵，硬要和成建制的全团各连队赛歌，就这样3连仍夺第一名。于是，就有了“半个排唱赢一个团”的佳话。

今年5月，军机关为在更大范围内检验一下3连的战斗力，选定全集团军3个最拔尖的连队进行对抗性紧急拉动比武。方案定下后怕走漏风声比不出真高低，把通向3个连队的电话临时掐了。随后，首长们亲自赶到各连下达命令，同时长途奔几十公里，“立足未稳”又全面比武。结果，3连夺了9项第一，两项第二，总评第一！于是，3 连又有了“一个连赢遍一个军”的名声。

某陆军指挥院校19名高材生到3连实习，提出与3连比比武艺。3连安排炊事班上阵。学员们心里嘀咕，3 连太小看人了。可一试身手他们不得不服：种菜的战士满巧林跑400米越障，只用了1分39秒；饲养员王泽高单杠练习大回环，连转18圈；炊事班长刘辉单杠卷身向上，一口气32个上下。于是，3连又有了“炊事班赛赢了院校科班”的美誉。

面对全面建设的硕果，3 连官兵再学江主席的“五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和平时期对军队建设的要求，必须是全面的，唯其如此，连队建设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

3连有条受人推崇的经验：不流血流汗，半句话也落实不了！

在3连，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让人眼热心动的事实；撩起官兵身上的衣服，每个人或手上、胳膊上，或胯部腿上都留有伤疤，连长刘久军身上共有57块。

3 连每一位官兵身上都有一串血汗写成的故事：投弹大王张松杰投出去的手榴弹足足能装满两大卡车，硬是从最初全连倒数第一的32米，练到全集

团军无人问鼎的 84 米。1992 年元旦刚过，时任 3 排长的刘久军带领全排接受军区考核验收。在做腾空反身卧倒动作时，他受过冻伤的左胯重重地摔在一块石头上，痛得眼冒金花。他咬牙做完全部动作后被送进医院，抽出淤血 100 多毫升。领导劝他不要再参加比武了，刘久军坚决要求继续参加比武，吞下 4 片止痛药，往伤口喷上“好得快”冷冻液，就上了比武场。比武一结束他就晕了过去。在为连队多争得一块金牌的同时，他自己也被评为全军优秀教练员。

3 连根据每个人的技能基础和体质，设置了 15 个训练台阶，一个台阶达标过关后升到上一个台阶，登上 15 级台阶，便算达到了目标。为了登上这 15 级台阶，他们坚持每天中午 10 分钟站姿训练，每天晚上 10 分钟坐姿训练。连队驻地不远处有一座海拔 1017 米、平均坡度 45 度的山峰，每天操课前，人人都往上爬一趟，几年下来，坚硬的山路硬是被跑出一条凹陷下去 40 厘米光滑的路。一双双铁脚板、一条条飞毛腿、一个个神枪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目前，3 连创造和保持的纪录就有：

5 公里越野，北京军区最好纪录；

四○火箭筒射击，集团军最好纪录；

对不动目标爆破，集团军最好纪录；

400 米障碍，集团军最好纪录；

团以上优秀教练员 29 名，北京军区最好纪录；

团以上训练标兵 77 人，北京军区最高纪录；

5 年中为军委总部和军区作表演 35 次，北京军区最好纪录……

3 连官兵在训练中十分注重讲科学。他们请八一体工队的教练当院挂钩，培养了几个防治训练伤的战士保健员、按摩师。

3 连官兵的实干精神，还体现在农副业生产上。过去，连队没有菜地。他们就自己动手，搬走石头，筛出细土，用 5 年的时间，在房前屋后开垦出 88 块“巴掌田”、“炕头地”，加起来共有 11.7 亩，种着 30 多种蔬菜。一位老将军看到这些菜地，惊叹：“就是当年的大寨人，也不过如此了！”

3 连干部对自身要求的那种严劲，着实让战士服气。

3 排长李艳玲单杠大回环不过关，心里很难受。有一次连队外出插秧，他负责留守，他逮着时间就吊在单杠上，双手虎口磨烂了，两臂甩肿了。等部队返回时，战士们看到 3 排长大回环做得呼呼生风。

就是靠这股子劲头，3 连 7 名干部有 6 人在师以上考核比武中拿过金牌，每个人都有一手拿手项目：连长的 400 米障碍、指导员的四○火箭筒射击、副连长的单杠大回环、副指导员的投弹、司务长的 5 公里越野。全连干部组成 1 个班，各科目成绩可以胜过任何 1 个班。干部年龄大的 30 岁、小的 24 岁，在体能、技术方方面面都敢和十八九的小伙子对抗。

一年夏天，一场大暴雨刚过，副连长王玉良带着连队在复杂地形进行战术低姿匍匐训练，他面对脚下一泥潭对大家说：“战场没有预定的地形条件，碰上什么都要爬过去！”说完，他一个漂亮的匍匐动作就扑向泥潭示范。谁也不知道这泥潭的深浅，他趴下后整个身子都看不见了，只露出一个脑袋。

战士们笑了，可笑着笑着大家看呆了：泥水中的副连长说了声：“看着！”便蠕动着爬了过去，做着标准的低姿匍匐动作。战士们被感染了，一个接一个“扑嗵扑嗵”跳了下去。

3 连干部还认准一个死理：干部就是要比士兵有更多的付出。

有一年连队到农场去割水稻，干部分配任务时照例给自己留了一块地。连长刘久军的那一块，到预定时间还没割完。战士们要帮他干，他说第二天再干，把人撵走了。可到第二天，战士们看到的是一块已收割得干干净净的稻田，才知道是半夜三更时，连长把那片稻子割完了。

干部比战士多付出的，除了汗水还有心血，文娱骨干阿明对此感触颇深，他说：“今年 7 月份，连队训练间隙开展的文体活动就有“拉锯”、“顶牛”、“一碗水端平”、“开飞机”、“诗歌朗诵”、“天南地北谈”、“爱国英雄赞”、“话说我的家乡好”，把连队搞得生龙活虎。哪一项活动不是干部们精心策划出来的？

干部们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战士们。一天，连长刘久军约几个骨干晚上研究自制运动坦克靶的事。几个骨干到时候一去连部，看到刘久军一脚踏在盆里，一脚踩在盆外，睡过去了，洗脚盆里的水流了一地也不知道，他们心疼自己的好连长，几个人悄悄地退出，连夜商量着把方案搞出来了。

3 连干部个个过硬，是因为有个党管干部的好作风，“群众瞄着党员干，干部围着支部转”，是他们的好习惯。

有一次周末过组织生活，刘久军因第二天上级就要他在团战术集训班上示讲，便托人请了假，把自己锁在屋里写起教案来。不一会儿党小组长、司务长刘凤权敲门进来，冲着连长劈头就说：“你身为党支部副书记，有事就可以不过组织生活，如果大家都有事怎么办？”连长连忙放下手头工作，跟司务长过组织生活去了。在几天后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这事又被大家拎出来议了个够，刘久军也就此作了深刻检查。

凡到过 3 连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光荣传统在这里无处不在，魅力无穷。

有位记者跟随连队进行 5 公里越野训练，顺手将磨破的袜子脱下扔在路上。副指导员刘杰把袜子捡起来，看看还能穿，回去便洗净缝好，放在记者的床头上。

打竹板，这种传统的表演形式在 3 连充满生机，全连人人都能打，整连参加的群体快板表演令人叫绝。训练间隙、行军途中，随便叫上一个兵，就能“呱哒、呱哒”来一段……

连队的荣誉室保存着一盘小石磨，那是 10 年前，战士习小平千里迢迢从四川背来的。10 多年过去了，这盘小石磨成了陈列品，但“小石磨”精神却延续下来。

1993 年 12 月，炊事班战士张社伟看到连队的磨刀石不好用，就找当地老乡打听，星期天翻山起岭 25 公里，从一条山沟里背回两块 11 公斤重的磨石。战士满巧林自学攻关，1993 年冬天，在塞北口外寒区率先种出了第一棚春节采摘的黄瓜。后来，一茬茬战士学习满巧林艰苦创业，又相继在数九寒天里种出了第一棚西红柿等 10 多种蔬菜。原指导员王占斌晚上查铺时，看到大多数战士只有一双鞋垫，白天训练让水浸湿了，晚上只好放在暖气上烤干。他和连里几名干部凑钱买了台缝纫机，自己动手给战士做鞋垫。

每到夏天，3 连驻地周围总能见到一簇簇郁郁葱葱的“连草”，它是 4 年前河南籍战士刘宝贵为节省连队开支，从老家带来种子种植的扫帚苗。在 3 连的后山上，还有一处特殊的“小长城”景观，它依山蜿蜒近 500 米，上面烽火台、嘹望楼样样俱全，周围花团簇拥，绿树成荫，是官兵们业余休闲的好去处。修建这座“长城”时，官兵们光碎砖就捡了 10 多万块，为了记住

这段创业史，连队党支部每年都要在新战士中进行“小长城精神”教育。而今，它已和“小石磨精神”、“连草精神”一起延续着生生不息的3连传统。

3连把包容着传统精神的作法坚持下去，变成好习惯。“连草”已种了5年，现已发展到全团被确定为“团草”；鞋垫已做了4年900双；“小石磨精神”已发展成“为连队添家业”的习惯；“黄瓜精神”已孕育出“大棚博士”……

一位将军在考察后感慨地说：“在3连，传统已不纯粹是一种精神，而是一项项实实在在的落实‘五句话’总要求的建设性工作。”

说到3连育人的成绩，有这么一个佳话：有一年老兵退伍时，赵指导员把3连22名退伍兵送到北京站。中午12点到车站，离老兵专列发车时间还有6个多小时，赵指导员便决定让他们去逛逛北京城，交代大家晚6点整在二楼军人候车室集合。机关的送兵干部慌了：“他们已经不是3连的兵了，拢不回来会坏事的！”赵指导员自信地一笑，没有理会。

夜幕降临，到5点40分，在广场上等待的几个送兵干部仍未见一个人回来，急得什么似的。赵指导员说：“慌什么？咱们定的是6点，在二楼的军人候车室！”6点整，赵指导员他们准时到了二楼，只见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整齐地排着两行“国防绿”。

原班长出列，立正，报告，声音洪亮而庄重：“指导员同志，22名退伍兵全部到齐，是否登车，请指示！”

赵指导员百感交集，心里一酸，和战友们抱在了一起。

送兵干部目睹这一幕，直说：服了服了，都说3连带兵有方，果然名不虚传。

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连队的建设靠士兵，3连用“五句话”把育人和建连结合起来，把育人作为建连之本，其育人的成绩，让人肃然起敬。

阿明等6位蒙古族战士，1994年入伍时一句汉话都不会说。机关的同志担心这6个兵会拖3连的后腿，曾提出是不是换几个兵。3连党支部表态说大可不必。连队帮这6个兵制定成人成才计划，一锤一锤地锻造他们。两年后的今天，这6个兵果然令人刮目相看：人人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用汉语写信写心得，其中4名还当了班长。

3连也有“个别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进步幅度更显得“个别”：

从小娇生惯养的新战士金国善，一度吃不了3连这分苦，铁了心想调走。可6个月后他父亲怀揣一张调令来连时，金国善却九头牛也拉不回，认定在3连会有出息，说服父亲高高兴兴地把调令撕了。

铁心打算混3年的战士进步为扎根连队的好干部。张玉喜、李青松是同乡，他俩入伍第一天就开小差躲在营区外的河沟里，被找回后情绪低沉，下决心混时光，还干过下跪求情要求打道回老家的事。3年之后，双双成为连队骨干，次年又双双被破格提为干部，现在是公认的优秀带兵人。

还有这样令人称奇的事：连续6年夺得北京市青少年长跑冠军的战士李庆元，1993年6月正准备参加集团军比武时，原教练动员他参加一次全国性马拉松长跑比赛，说李庆元绝对有实力获前三名，可得6至10万元奖金，退伍后找工作评职称都有用。李庆元却义无反顾地为部队夺金牌，结果获集团军5公里越野第一名。这生动地反映出一个战士纯洁而高尚的金钱观与功利观。

5年以来，3连先后有12名战士直接提干。还向兄弟单位输送了14名干

部、27 名骨干。24 名战士考上军校和被保送入学。

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何愁一个连队不能全面过硬？一位将军在分析 3 连成功的经验时，曾经指出：3 连与许多连队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别人把眼睛只盯着建连的几项硬指标的时候，3 连把眼睛盯在了人身上，把“管兵建连”变为“育人建连”。这是连队落实“五句话”总要求的一条很宝贵的经验。

特区文明好六连

这是共和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这里是人民解放军文明形象的窗口——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六连。

透过这两扇窗口，人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两个文明建设姹紫嫣红的春天。

1996 年 12 月，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这个连队“深圳特区精神文明好六连”荣誉称号，并欣然提笔，为 6 连题词“作特区忠诚卫士当精神文明标兵”。

驻守深圳市区的某部 6 连，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气息。但同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官兵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

6 连党支部认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他们紧紧围绕“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运用特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教育官兵，先后组织大家参观改革开放搞得好的乡村和企业。连队举办了特区知识系列讲座，组织官兵参加深圳市主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百题竞赛”，还组织官兵参观特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和反腐倡廉成果展，请全国学雷锋标兵傅天省和爱国拥军模范陈观玉等到连队作报告。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有效地增强了官兵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个别官兵产生了“早退伍早发财”的想法。如何看待先富和后富？如何看待军人的价值？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党支部面前。

这里是创办经济特区首先破土动工的地方，也是当年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地方。站在摩天楼顶的阳台边，马指导员生动地向战士们讲述着革命斗争史和特区建设的巨大成就。官兵们的心灵被震撼了：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的一切奋斗，不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吗？

为了让官兵们真正理解军人的价值，连队把一些英模代表请来作报告，组织出去搞社会调查。官兵们了解到，深圳 40%左右的大型企业和集团公司的厂长、经理，都是从部队这个大学校里走出来的，从而对军人这一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军人，自有军人的价值取向。卢露娜入伍前是沙头角中英街上一家金店的售货员。入伍后她卸下金银首饰，一门心思爱军习武。一次，她巡线路过沙头角，昔日的几个女友得知她每月只有几十元津贴，就劝她：如今正是挣钱的好时机，还是早点退伍吧！小卢平静地说，当兵尽义务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后来，小卢成了一名连队业务标兵，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人，自有军人的追求。上大学是战士小张从小就有的愿望。到部队后，她自学英语达到中专水平。侨居国外的伯父几次写信动员她提前退伍，并答应资助她出国留学。小张却回信说：“当兵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必须善始善终。”后来，伯父又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专程到深圳做小张的工作，小张还是婉言谢绝，理由是：从军报国是我更高的追求。

以 6 连的中心楼房为圆心，半径不到 500 米内，就有 150 多家歌厅、发廊、桑拿浴室和酒楼、商场。这无疑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但作为军人，必须坚决抵制“酒绿灯红”的消极影响，始终保持我军政治本色。为此，6

连党支部一方面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官兵头脑，构筑思想上的防线，另一方面主动占领连队的思想文化阵地，先后建起了卡拉 OK 厅、健身房、桌球室、乐器室、游戏机室。党支部还组织战士开展批驳“歪歪理”和展示军人阳刚之美活动，引导战士分清是非，鉴别美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强化纪律观念和法制意识，是 6 连构筑拒腐防变防线的又一重要手段。连队规定，军人不准进舞厅、发廊、下餐馆。多年来，无一人闯“红灯”。

连队要求干部战士带头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有关法令。司机陈小平执行巡查通信线路任务经常驾驶吉普车进出海关。一次陈小平拉着器材出海关执行任务返回时，一个小个子青年走过来低声对他说：“请你顺路捎两箱东西，过了海关我给你 3000 元。”陈小平义正词严：“这种违法的事情我不干！”

上级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不准参与股票交易。连队百多米处有两个证券交易所，有时买股票的队伍，一直排到连队哨兵跟前。然而几年来，连队无一人涉足股市。

上级明令军人不能在社会上乱交往。几年来，连队官兵无一人参加地方上的剪彩庆典、地方老板请吃等活动。

有一次，地方一老板为了追回巨额欠款，请求连队派人协助，许诺事成之后给 30%的回扣，被连队党支部断然拒绝。大鹏湾畔的王母哨所，与香港隔海相望，曾是非法分子走私贩私的集散地。一天上午，哨长周荣华正在维修线路，突然一个中年人走过来，拿出 2000 元钱说：“我从海那边弄了 100 台录像机，先在你这里存放两天，事成之后再给你 8000 元辛苦费。”周荣华态度坚决地说：“我如果吃这一套，就没有资格在这里站岗放哨了！”

金钱关、享乐关、名利关，6 连官兵过了一关又一关。广州军区司令部直工部刘部长说，6 连过得硬，关键是思想、纪律、作风过得硬。

连队学习室里那尊“拓荒牛”雕像，与深圳市政府门前那尊象征着特区人民开拓进取、拼搏创业精神的巨型“拓荒牛”雕像一模一样。

这是深圳市一位小学校长赠送的。透过这尊雕像，6 连官兵深刻地感受到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函。

在 6 连，即便家中富有的战士，上街也从不“打的”；官兵外出执行任务，人人背着灌满水的军用水壶；特区人习惯进自选市场买菜，连队官兵却在哨所周围开荒种菜、养猪，做到一年四季肉菜自给有余。

一年冬天，有一个开发廊的老板娘琢磨：如果在 6 连门口开一家发廊，把连队的官兵吸引过来，收入一定很可观。然而发廊开张半个多月，却没有一个战士光顾。老板娘又生一计，在门口写了一个招牌：军人优惠，一律六折。谁知一连 3 天，仍然不见军人的影子，老板娘只好关门走人。

6 连 3 年前就开展“不抽烟、不下馆子、不进发廊、不向家里要钱，人人有存款”的“四不一有”活动，是最早被军区司令部评为“四不一有先进单位”的连队之一。

在 6 连官兵看来，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对艰苦奋斗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连队有一个节约箱，里面有战士外出执行任务捡回的废铜烂铁，也有牙膏皮。一年内，节约箱的废品卖了 600 多块钱。团支部提出，用这笔钱和农副业生产积攒下来的钱买一台电子琴，改善连队的文化生活。但有人反对，

理由是：“ 节约箱攒起来的钱应该把它存起来，今后说起来也是个成绩。 ”党支部明确投了团支部的赞成票，而且以理服人：我们就是要通过艰苦奋斗，让连队的生活更美好。

桂林籍战士唐丽红回家探亲，和几个朋友一起游览芦笛岩时，见一群日本游客围着工作人员叽哩哇啦。唐丽红走近一听，原来当天外国游人特别多，懂日语的导游小组应付不过来，只好让客人等一等，而日本客人下午就要坐飞机去广州。唐丽红走向前去，用流利的日语说：“ 请客人们跟我一起走，我来给你们当导游。 ”小唐绘声绘色的讲解，令外宾很满意。告别时，他们拿出 200 元人民币以表谢意。唐丽红微笑着说：“ 不必客气！我是中国士兵，这是我应该做的。欢迎你们多来中国参观访问！ ”

客人一听，先是惊讶，接着赞叹不已：“ 中国军人素质高，了不起！ ”和唐丽红一起游玩的女友也感到很惊讶：“ 你什么时候学会日语啦？ ”唐丽红告诉女友：她服役的 6 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书香连 ”，学习环境很好，只要肯钻研，都可以成才。

6 连党支部深深懂得：文化素质与文明成正比，培养高素质的“ 四有 ”新人，要舍得投入。

连队开办了电工、写作、书画、英语、电脑、经济管理等培训班，建起了拥有 3600 多册书籍的图书室，订了 40 多种报纸杂志，还用上级给的 7000 多元奖励费建立奖学基金，使全连官兵的求知欲望日益高涨。

近年来，参加函授学习的官兵中，有 10 多人考上军校，14 人拿到大专文凭，40 多人获得单科结业证书，68 人退伍后被地方有关部门录用。

6 连官兵的成才，是立足本职岗位实现的。连队有 8 项通信专业，技术要求高，难度大。为了练出接转电话“ 一次通 ”、技术指标“ 一口清 ”和排除故障手到病除的硬功夫，战士们坚持刻苦训练。十多年来，连队涌现了 90 多名技术能手，70 多名优秀话务员、值机员，有 40 多人在各级专业比武中夺得名次。

官兵专业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战备值勤任务的完成。有一年连队承担了全军首家“ 人工智能电脑话务系统 ”换代任务。全连官兵凭着过硬素质，在很短时间内出色完成了设备搬迁、安装、测试等工作，受到了广泛好评。

深圳是一座开放城市，更是一座文明城市。

驻守在这片热土上的 6 连官兵，随时随地展示着我军文明之师的形象。战士上街，两人成排，三人成行；等车排队，上车让座；走路不吃东西，果皮纸屑不乱扔……深圳市民说，6 连的兵仿佛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6 连的官兵说，我们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国家、为军队、为特区增光添彩！十多年来，6 连接待国内外参观者 2 万多人次，美名远扬。

当然，最直接领略到 6 连精神文明风采的，还是深圳人。十年来，军民之间没有发生一起纠纷。许多地方单位的领导都夸 6 连是个好邻居。

连队和哨所附近有两家敬老院。在连队官兵关照下，100 多位孤老受到照顾。敬老院的老人们说，6 连官兵个个都是好儿女。

连队官兵因工作需要，经常与外商、合资企业老板及菜农、果农、渔民打交道，但无一人违反群众纪律。当地群众说，6 连的兵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好形象。

平时，6 连官兵视驻地如故乡，视人民为父母；关键时刻，更是挺身而出。抗洪抢险，6 连官兵一马当先；深圳发生特大爆炸事故，6 连官兵冒着生

命危险转移群众。在 6 连的荣誉室里，陈列着 100 多件写有“ 威武文明之师 ”等褒奖字样的锦旗、字画、纪念品。深圳市委书记说，6 连是特区精神文明的排头兵。

光荣啊，深圳特区精神文明好 6 连！